

1928

年

第

卷

第

3

期

北平學界濟案外交後援會宣傳委員會主編

濟案特刊



民國十七年十月三十一日出版

北平學界濟案外交後援會宣傳委員會主編
會址：北京大學第二院

編輯通訊處：北平篋羅倉十一號

北平學界濟案外交後援會特別啟事

本會為北平多數中等以上學校所組織，成立於張逆惡勢力高壓之日，改組於國民革命軍克復舊都之時。其目的在喚起民衆，一致對日，作政府濟案外交後援。半載以來，積極工作，尚有相當成績，差可告慰。至本會最近並無改組為反日會情事；而北平目下之所謂反日會，因聞「份子複雜」，本會絕未參加；該會一切行動，概與本會無涉。本會會址仍在北京大學第二院，亦未敢強佔某遺老住宅。誠恐各界不明真相，特此鄭重聲明。

徵求濟案刊物啟事

本會現擬徵求國內外所出版的關於濟案或反日的刊物，如濟案的專刊，特號，畫報，濟案系統的記載與評論，以及其他關於濟案或日本對華侵略的狀況和陰謀等等文字。如蒙各團體惠下，或私人購贈，均所歡迎。來件一經收到，即登本刊鳴謝。來件請寄北京大學第二院本會收，或北平篋籬倉十一號章雄翔先生轉。

徵求濟案史料啟事

本會最近擬編「濟案痛史」一書，以廣宣傳，而留紀念。現正着手搜集濟案史料，凡關於濟案之各種文字，無論其為報紙之記載，抑為未刊之著作，成篇斷片，均在徵求之列；凡我同志，務希多多惠下，以資參考。一俟本書出版，當以若干冊奉酬，藉答雅意。

通訊處

北平篋籬倉十一號章雄翔先生

濟案畫報特別啟事

濟案畫報編竣後，即與濟案特刊第二期同時付印。我們以為必能同時出版，故在上期本刊刊登出版廣告。不意承印畫報之印刷局，臨時發生障礙，致未能如期出版，歉仄殊甚。函索諸君，請為原諒。現在畫報業已出版，當即行寄奉；如有遺漏者，乞來函聲明；有意索閱者，請附郵票一分，即寄不誤。

本刊別啟事

本刊第一期，業已送罄，函索諸君，尚祈原諒。

章江波啟事

鄙人現欲為本會編輯「日本對華侵略面面觀」一書，內分政治，經濟，交通，文化諸門。除文化侵略一篇，已披露本期特刊外，其餘正在搜羅事實，從事整理；倘海內賢達，關於日本對華政治經濟等項侵略事跡，不論成章片段，願意割愛者，請逕寄北平交通大學章江波親收為感。

本刊記者章雄翔啟事

濟案特刊出版以來，風行海內，惠函索閱者，不下千件。除少數係記者親手料理外，其餘均為敝寓工友所封寄。遺漏之處，在所不免。如有漏寄情事，請即函知，自當補寄。至親臨敝寓諸君，不及一一接待，殊為遺憾；非敢自高身價，誠以記者研究時間，現正苦少，未敢妄自浪費也。

濟案特刊

北平學界濟案外交後援會宣傳員編

● 第三期目錄 ●

中華民國十七年十一月一日出版

卷頭插畫(四幅)

我們的出路.....章雄翔

我們對於濟案交涉的觀察和主張.....陳澤恩

談談中日交涉問題.....章勃

濟案與弱國外交.....徐寶璣

濟案與遠東和平.....鮑明鈞

濟案真相與國際輿論.....章雄翔

濟案發生的內幕與國人應有之努力(二).....章勃

濟案的禍首田中義一論.....張水淇

日本對華文化侵略的狀況.....章勃

從濟案聯想到其他.....韞慈

濟案的背景和今後應付的方針.....孫景濂

為濟南慘案敬告歐美列強的國民.....黃少游

關於濟南治安維持會.....王賓孫女士

反日聲中之雜感與今後之希望.....周晉康

短劍(四則).....昭長等

通訊(三則).....冠秀等

編輯後.....記者

濟案特刊

第一期目錄

發刊詞.....黃濱川

濟案的認識與我們的態度和策略.....章雄翔

我們對於濟南慘案的主張.....陳澤恩

我們奮鬥的經過.....馬一民

濟案與國際公法.....章勃

為濟案事勸告日本.....萬琮

對於濟案國民應有的覺悟.....郝瑞桓

甲午後日本凌侮中國記略.....黃叔喬

濟案與民衆.....于惠亨

日兵盤據濟南及膠濟鐵路的現狀.....雨惠

濟案發生的觀察.....周晉康

關於濟案的一封信.....楊大烈

短劍(三則).....宏劍等

我們的工作.....同人

濟案特刊

第二期目錄

我們的宣言.....同人

日本之侵略策及其軍閥.....吳貫因

濟案發生的內幕與國人應有之努力.....章勃

日本對華的侵略政策.....陳澤恩

對日經濟絕交的意義及其具體辦法.....章雄翔

日本對華侵略的概況.....王賓孫女士

對濟案一般的錯誤觀念.....徐步

日本之失策及我國民對濟案應負之責任.....謝育祺

日人故意造成濟案之面面觀.....朱德齡

關於濟案之我見.....王朝佑

致學界濟案後援會的戰士們.....一個亡國奴

短劍(六則).....WW女士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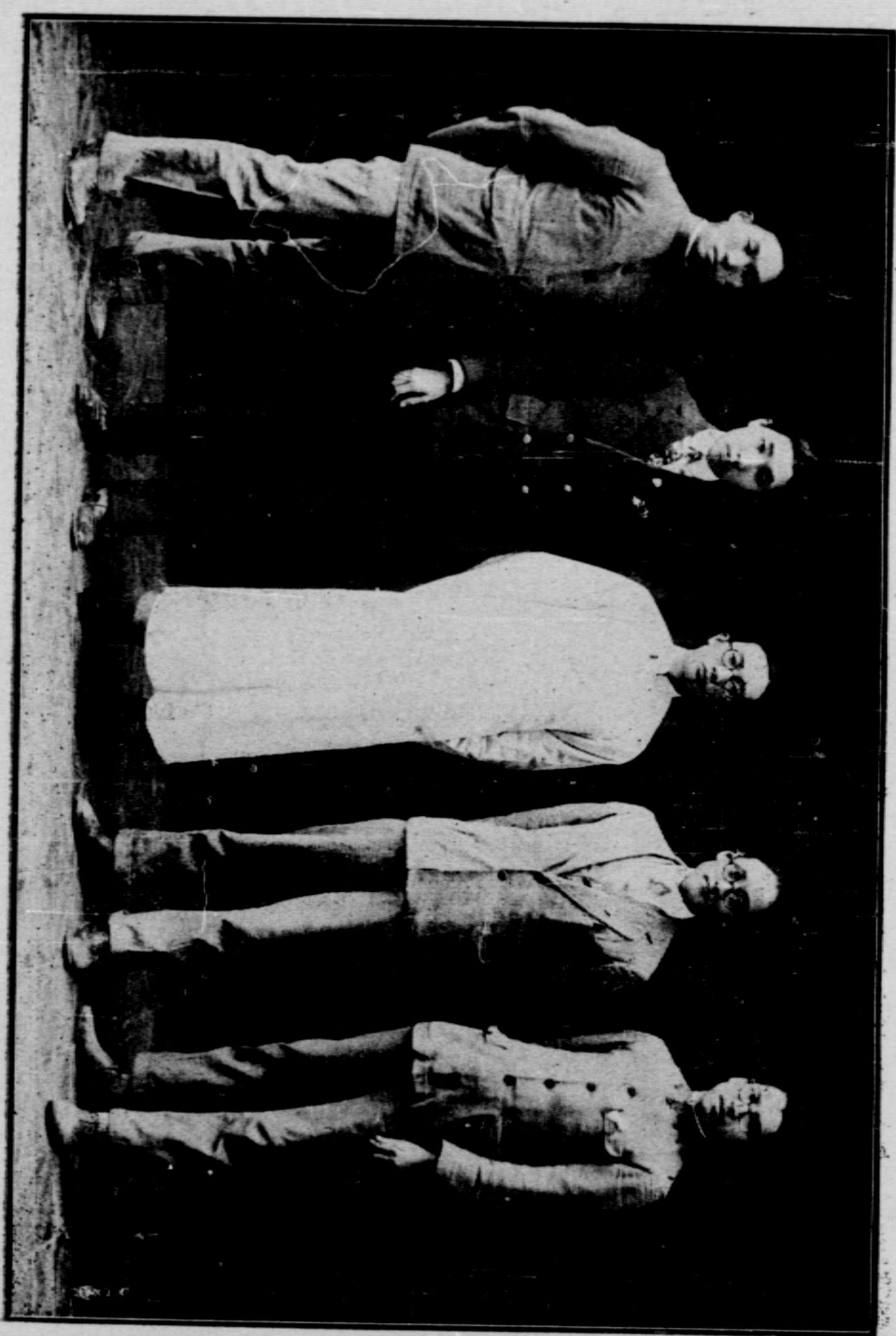
編輯後.....記者

介紹交通經濟彙刊

交通經濟彙刊，為北平交通大學，交通經濟學會所主編。內容豐美，為中國交通界惟一刊物。自第一期出版以來，即受國內外之稱譽。現第二期定於十一月二十日出版，有志研究交通經濟之學者，不可不人手一冊。

交通經濟彙刊發行處：北平交通大學交通經濟學會。

北平學界濟案外交後援會宣傳員同人



(馬一民)

(甘先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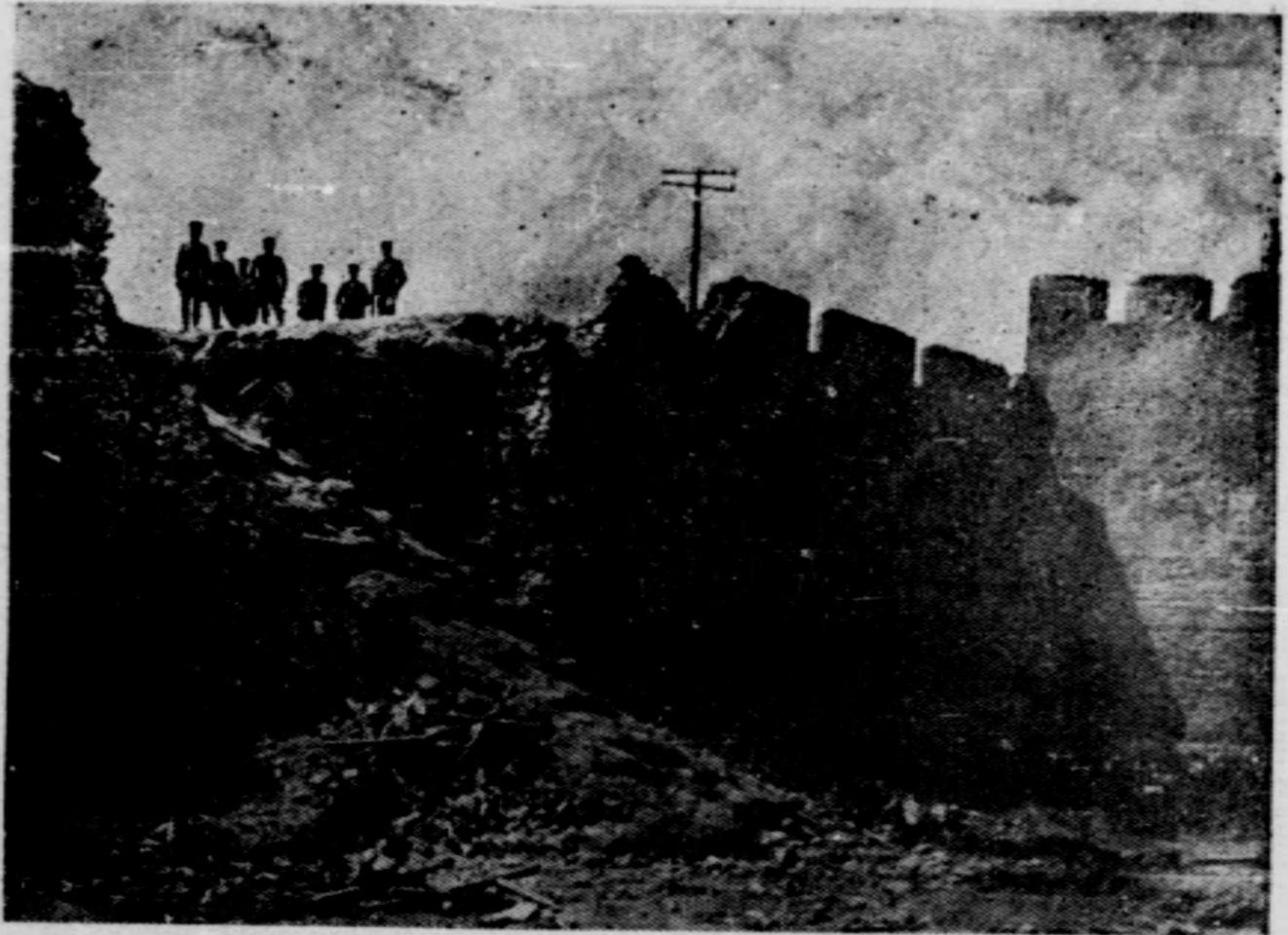
(陳澤恩)

(章維翔)

(章勃)

濟案寫真

(1)



日軍佔領濟西南北城時的情形

(2)



日軍在濟南膠濟路東站殘暴情形之一幕

●本會尚有慘案寫真多件，登在濟案畫報上面，如承函索，當即奉寄。

我們對於濟案交涉的觀察和主張

陳澤恩

創深痛巨的濟南慘案開始談判了，這固然是我們盼煞的事件。因為不僅我們受了奇恥大辱沒有昭雪，慘死的數萬同胞沒有瞑目，還有那數千萬的父老兄弟姊妹們，整日整夜的呻吟於那日本帝國主義的獸兵統治之下，求死不得，要活不能的受活罪呢！所以日本倘若真果翻然悔誤，開誠布公同我們交涉，我們無不欣然允諾，以誠摯的態度與她作公正協商。但若日本依然不放棄其帝國主義野心的政策，那麼縱然交涉歸於破裂，也責有悠歸，非所痛惜。既然此次交涉順利與否的關鍵，全視日本之有無誠意為轉移；那麼讓我們先來研究牠交涉的動機與其表現的態度，以收知己知彼之效，再分析我們對此交涉應採的態度和要求吧。

她現在對華交涉的動機不外以下三點：

(1) 國際孤立：乖巧的日本，對華常唱協調政策；屢藉他國的力量；以達到她的侵略中國的目的。此次北伐，她又大施其故技，竭力鼓吹共同對華出兵；那知其他的帝國主義者，因為累吃其虧，所以此次不願再給她利用了，

結果只有她一國仍悍然不顧的出兵來大釀其禍！此次國府要求各國廢除不平等條約，而日本又大舉破壞；不說國府基礎未固，便講國府不能代表整個的中國，沒有廢除不平等條約的權力；那知其他各國又置若罔聞，紛紛的來和中國交涉。至此日本才瞧出了她的協調政策，掃地無餘，在國際地位，亦陷於孤立的狀況。她就不得不變更外交手腕表面上也來同中國交涉交涉！

(2) 緩和國內的輿情：因田中內閣外交政策的失敗，陷日本於孤立的境地；勞兵遠侵，又一無所獲，反激起了中國人激烈的排日。因此不僅其敵黨——民政黨和勞動黨等——又在進行猛烈的倒閣運動，即樞密院與全國的輿情都對它深表不滿。田中乃不得不用那掩耳盜鈴的笨拙手段，假意同中國交涉，以冀博其國人的歡心，而思永握政權。

(3) 緩和中國的排日：慘無人道的濟案發生，舉國同胞都一致的奮起作猛烈的排日工作。且因時間愈久，排日的工作愈緊張，反日的空氣愈濃厚，拒日的地方愈普遍。田中深恐此以往，終非得策，乃欲伴作與中國交涉之態，以緩中國人對日本的敵愾！

日本對中國交涉之非出於誠意，由上就可瞭然了，那麼她對於此交涉的表現又怎樣呢？約言之，可得以下四點：

(1) 不撤兵：日本出兵山東的口實，現已消滅，理應先撤在魯日軍，然後再同我們交涉，今乃仍然強佔山東，以向我示威而作交涉的後盾，這是她無誠意解決濟案的表現。

(2) 不派全權：即退萬步來說，不先撤兵不能云其非無誠意，然既有交涉的決心，為何不派遣全權代表來華交涉，乃使一領事向我國作單純的接洽，採此不癢不痛的推延手段呢？其無交涉的誠意可知。

(3) 寧濟案併提：濟案何等的重大，寧案何等的輕微；且其性質亦迥不相同，為什麼日領一定堅持以寧濟兩案併談，藉此邀挾呢？

(4) 反提條件：日本帝國主義者，阻撓我北伐，干涉內戰，佔我山東，慘殺我外交官吏與人民的種種橫暴兇殘的行爲昭昭在人耳目，至今還不自省，竟乃反提條件，要求中國向她道歉及賠償。蠻橫如此，真是外交史上未有的奇例！這樣咄咄逼人，那有解決濟案的誠意態度呢！

由此看來她向我國交涉的動機純係受國際的威脅，迫於國內的輿情，和緩和中國的反日的三點爲出發點，並非出於誠意；所以她交涉的表現就不得不採取那不撤兵，不派全權，寧濟案併提，和反提條件等強硬的，敷衍的，與搪塞的卑劣手段！日本對於濟案交涉的動機和表現，我們知道了，那麼我們對此交涉的態度和要求呢？

我們的態度是：倘若日本具有交涉的誠意，我們是竭誠的歡迎；我無誠意，我們也不必急同她交涉。可一面藉國際關係以判裁日本；聯絡政友會的敵黨，使其極積的攻擊田中內閣；同時的提倡民衆運動，以作政府的後援；政府又作充分的武力準備，以爲外交的後盾。則濟案的勝利，自不難如操左券。

我們的要求在交涉前是：

(1) 撤兵：交涉的先決條件是日本的先撤駐魯日軍。此爲國際外交上的正常辦法。不如此則無論解決如何問題，皆有受人威脅的嫌疑，所成立的協定難期公正的。因此不能不堅持以撤兵爲交涉的先決條件。此次交涉，當局未按此步驟而行，我們不能不認爲這是當局的失策。

(2) 全權代表：濟案的交涉，何等重大，豈與一無全

權交涉的領土談判所奏效。若云此次交涉純係接頭性質，那麼派一交涉員同他略談即足，安能以負有全權而身為外長的降格同他喋喋不休的折衝樽俎呢？所以為濟案交涉的成功與國府的威嚴計，不能不要求日本派遣全權代表，再行交涉，今當局畧為疏忽，我們不得不認為這是當局的失態。

(3) 公開交涉：秘密的外交是官僚的外交，易受一二人的操縱，國家的權利和利益也易因一二人的利益而損失。現在的國民政府是革命的政府，應將公開的國民的外交，將交涉的主張和談判的經過等全部隨時行諸民衆，使民衆易於供給意見和監督。然而此次交涉，好似仍秘密進行，我們不得不認為這是一人造憾。

倘是上面的要求達到了，那麼我們何她交涉，最普通，最低限度的要求應當是：

- (1) 日本政府正式中國政府道歉；
- (2) 罷免田中內閣和懲辦福田等高級軍官；
- (2) 賠償中國因濟南慘案所受的損失；
- (4) 廢除中日間一切不平等條約；
- (5) 交還各租借地和各租界。

這是我們最低限度的要求，不可不本「決不退讓」的精神來獲得圓滿的解決！

同胞們，濟南慘案的交涉開始了，我們須得一致的奮起排日作政府外交的後盾。同時我們尤不得起來嚴厲的監督政府，以免我大中華有絲毫的損失！我們所監督的目光，尤其要注意下列兩點：

(1) 膠濟鐵路和青島等固然是河南山東等省的唯一海口但也不可因之而就馬馬虎虎的把濟案解決了！

(2) 此次中日交涉，涉及中日全部問題，不能讓政府以其他各案或各外交涉的犧牲了來換取濟案交涉的勝利！同胞們這次交涉是與日本算總帳的交涉，我們至少也要達到上面所提的要求才算是我們的勝利呵！

談談中日交涉問題

章勃

我們從經濟上，政治上看來，目下中日兩國所處地位的衝突，實到無法可以妥洽的境界了。不是日本帝國主義者，壓迫中國的國民革命；便是三民主義制服日本的帝國主義；不是日本侵略主義的繼續進展；便是反日本帝國主義的運動徹底成功。作者始終認定中國國民革命過程中的

最大障礙，是日本帝國主義者；作者始終認定中國能否脫離帝國主義之束縛，能否達到國際上自由平等的地位；就要看我們四萬萬民衆，能否打倒日本帝國主義者！

日本自從日俄戰爭以後，由不平等的國家，一躍而爲世界第一等強國。從此時起，該國一般人士，便處處步武西洋帝國主義者的後塵，便處處抄襲西洋帝國主義者的老法子；一邊振興工商業，一邊訓練陸海軍，接極爲侵略人國的準備。當時國內遂有所謂南進主義和北進主義。南進主義，就是主張向海洋發展的；北進主義，是主張向大陸發展的。惟南進政策，不免要知列強直接發生衝突，容易引起激烈的鬥爭，而有得不償失之慮。日本帝國主義者，欲免此缺憾，成功易而阻力較少者，自然以北進主義爲最合宜。由是北進政策，遂定爲日本的根本政策，自從伊藤博文以下，西園寺公望，桂太郎，大隈，以至田中，他們所採的政策，完全是根據上述政策對華侵略的。就是日本現有各政黨（除社會主義各政黨而外），不論民政黨，政友會等的根本主張，也是本着這個政策一致對華侵略的。即以日本教育方針而論，也是本着這個政策主張接極對華侵略的。其間所不同者，特手段有急進，有緩進；有主政

治侵略，有主經濟侵略之分而已。他們對華侵略方策，大概而論，可別爲二：對於滿蒙方面，是政治經濟兼籌並顧的；對於內地十八省，是專門採取經濟侵略的。所以日本帝國主義，當我國軍事發展到黃河流域的時候，便驚惶失措起來，破壞國際公法，出兵山東；滅絕人道正義，激成慘案。其後接着，有所謂皇姑屯事件，干涉易幟事件，都是處處本着大陸政策進行的。不幸我國政府當局不察，誤認日本田中內閣，不久必因反對黨的攻擊而傾覆；誤認濟案的發生，完全出自田中的主張，而必不爲敵派所贊成，因此我國絲毫沒有接極的表示。結果，我們政府之所期，完全成爲泡影，多行不義的田內閣，不惟不倒；而且他的勢力一天大似一天。從民政黨多數黨員的脫黨；議會通過出兵經費；大阪神戶各處商會的贊成田內閣對華政策；等等，可以知道一般了。

現在姑舍往事而不論，專就本題來談一談吧。此次中日談判，到了今天，已有八次。他們討論的範圍；不外修約，排日，濟案，寧案，漢案，諸要點。從表面上看，此番日本好像，由強硬而轉化似的，其實並不是這麼一回事，今日田中內閣的政策，依然是接極對華的。日本近來之

所以稍露緩和之趨勢，並非真真出於日人悔禍之心，乃有其陰謀狡計的。固然，吾國內部之日見鞏固，足以使強鄰側目，若謂以吾國目下之政局，即已足使日本帝國主義者屈服，實在太早一點呢。吾國國民之自動和日本經濟絕交，固不能不使日人感甚大之痛苦。不過以日人盲目愛國心的熱烈，與國中的好大喜功，而謂其可因此一受損失，遂至改變其對華根本方針，又有誰肯相信？有的人以為日本現在有見我國近來國際地位的改善，因恐陷於孤立的地位，不得不陽示和平，虛與我國外交當局委蛇，冀以緩和我國及國際間一般的空氣，此言固不能說是沒有相當根據，然由此即斷定日人外交政策的轉變，也未免昧於對方情勢了。誠以日人侵略中國，為固定方略，無需各國之援助，也不孤立而中止的。雖然，現在的中日問題，固非純粹中日兩國的問題；但以目下國際混沌局勢裏面，日本並沒有受他國牽制之可慮。就對華在表面最表示好感的美國，近來正忙於國內選舉，亦無對日積極行動的模樣，然則以國際情形而使日人有急於變更政策的一語，當然也不是深信的。

我們從已往之經驗，日本對華外交的策略，向來是採

取恫嚇，延宕，搪塞這三個步驟的。每一問題或案件的開端，虛聲恫嚇，不可響邇；繼見我國民氣之緊張，乃偽做和緩，藉詞延宕，或竟置之不理；終則靠些不相干的問題，或略施小惠以為搪塞。什麼鄭家屯案，福州事件，長沙亦一慘案，五卅慘案以及其他一切案件，都是這樣糊塗過去。已往如此，現在何嘗不是如此。我們就最近的交涉來看，他們所取的態度，可說沒有半點的誠意，處處含有延宕和搪塞的臭味。我們把他們對於此次交涉的主張，歸納起來，大概可分下列幾點：

- (一) 主張以寧案來抵消濟案。
- (二) 主張以取締排日和取得膠濟路及青島之特權以為山東撤兵的條件。
- (三) 允許中國修約，但中國對於從前日方和張作霖所訂密約，國府須加以承認。
- (四) 關稅自主日本在原則可以承認；但中國須根據民國十四年關稅會議日方提案辦理；華方對於西原借款須由關稅收入項下保證償還。

他們這樣主張，不僅與中國民衆所要求的，相差不過十萬八千里；即與外交當局所開最低條件相比較，距離也

還很遠呢。濟案和寧案並提，欲以寧案抵消濟案，這是什麼話。寧案日方所受的損失，可說輕微之至；我方對於濟案所受生命財產的損失，何等重大；而且濟案和寧案，性質完全不同；情形亦復有異，欲以此抵彼，不是有意侮辱，便是沒有交涉的誠心。關於撤兵一節，從國際公法上講，是天經地義的，一個獨立的國家，當然不應有敵國武裝的侵入；何況日本之出兵，完全出於荒謬的舉動，侵略的行爲呢。我們覺得此次交涉的先決條件，就看日本能否即日撤出，假定不願撤兵，或者有條件的撤兵，如取締排日，及取得膠濟路和青島之特權，那末今後山東依然不能脫離日本帝國主義的蹂躪，可以斷言的。且以取締排日及取得膠濟路和青島之特權，爲撤兵之交換條件，這是完全出於日本延宕的策略，絕對不是出自誠意態度的，何以言之？我們的排日，完全是一種稍極的反帝國主義運動，是處在被動地位的。排日固在我方，而所以激成排日的原因，還是在日本帝國主義者的本身。要想我們不排日，首在日方放棄侵略政策，而以平等待我爲前提。假若一方不斷的積極侵略，一方面欲求我政府取締排日，在有覺悟的民族裏，是一定不可能的事。至於取得膠濟路及青島之特權，而

爲撤兵連帶的條件，尤爲荒謬。膠濟路及青島之特權早經合法手續收回，日人有何理由提出此項要求，我們山東的民衆，無享受了日本帝國主義者的恥辱，受了日本帝國主義者的蹂躪，難到當他們撤兵之日，還要以路權及海口特權來酬謝這班劊子手嗎？關於修約問題，說起來，我是根本不贊成的，這種修約，祇有幾個無能的外交當局，才有這樣主張的；不過在此處，暫置不論，我們姑且認修約，爲妥善和平，那末日本帝國主義者，若有一點誠意的，依理便當無條件接受我政府合理的要求。可是日本則不然，他一方面答應我們的修約；一方面便要我方承認他們從前與張逆所簽訂的密約。換言之，他們歷年由不正當手續所竊去關於滿蒙一切特權，都要藉修約的機會來相交換，他們用意之深刻，居心之狠毒，於此可見一斑了。至於關稅問題，當民國十四年關稅會議的時候，因日本之倒亂，與會各國，未獲結果，紛紛星散。目下北伐告成，全國統一，列國有見我國政局，日趨穩定，對於我國關稅問題，俱有相當讓步，惟日本則仍堅持從前提案，須以互惠稅率及承認素爲一般人士所反對的西原借款爲條件。換句話說，他們名義上；又承認中國關稅自主權，實際上仍須把持從

前的實惠，不，而且從前用以摧殘國府，摧殘本黨的借款，也要強迫統一新政府承認牠，這種一想情願的作品，難道是有誠意和我辦交涉的嗎？從上面看來，他們對於濟案，對於修約，對於撤兵。對於關稅自主，對於滿蒙問題，對於一切不當借款……他們所主張的，可說與我完全處在相反的地位，所以依照目下情形推演下去，此次交涉，不是中國和牠談判破裂；便是我國完全屈服，完全失敗，我們知道此次交涉，日本實有其陰險的計劃，絕不是田中外交政策的轉變，要與我國和好，這一點我們全體民衆所當十分瞭解的。他們此次要把一切懸案，同時解決，就是想使我國人的視線，不至集中到一點；由是遂得在迷糊中解決了。我們知道，日本帝國主義者所念念不忘的，是滿蒙問題和關稅問題。前面已經提過，日本對華侵略，本着二種方針：對於滿蒙，是主張政治侵略經濟侵略同時並進的；對內地十八省，是主張單純經濟侵略的。惟其如此，所以此次交涉的中心，當然就在滿蒙和關稅二個問題上面，因此濟案和撤兵，實為掩護滿蒙積極政策的砲火；同時原借款，互惠關稅等等，又為經濟侵略的先決問題。假使濟委和撤兵問題不解決，而滿蒙問題遂無從解決，假定西

原借款，互惠稅率等不承認，則關稅自主，日本一定是要出來牽制的。所以把這次交涉仔細考察起來，第一步難關，固在濟案，而最後的難關，還在滿蒙既得權（？）承認問題，和關稅互惠稅率問題。說到這裏，我個人對於現在外交當局，是否有那樣能力，有那樣勇氣，對這二問題與日去抗爭，而得到比較的胜利，實在有點懷疑。因為此次的交涉，是完全根據政府少數人的意志，不是根據民衆的意志；既不是根據總理的政策，政綱，遺訓的；也不是根據整個黨的決議去進行的。你看他們辦這次交涉，多麼秘密，不僅對多數民衆如此，就是對於本黨黨員，也是做做金人三絨其口，不使預聞，民衆自己運命的決定權，和民衆自己參與政治權，完全被少數黨閥限制的今日，舉辦這種關於黨國存亡的大交涉，吾輩小民，真有不勝其憂慮的呵！

自然這此交涉，決非以前之比，我民族能應達到自由平等的地位，我民黨能應獲得民衆的信仰和擁護，都要看這次交涉來決定了。我們知道，以前對外的一切交涉，都是北京偽政府所負責的，無論辦得好不好，終歸一般國民是不信他，要把她打倒。這次中日交涉呢，是要國民政府，亦即中國國民黨來負責了，辦得好，便無問題，辦不好

，自然要減少民衆信仰的。加之，反動份子，還未肅清的時候，正在那裏乘機造謠，震亂人心，復以我國民衆反日的心理，近十年來是很激烈而且深刻的。如果政府方面，要令民衆發生誤會或不滿，當然要與本黨有了絕大危險的，——因為本黨的基礎，是建築在民衆上面呵！

我國民衆，自從甲午戰爭以後，歷年受了日本的侵略，所以對於日本帝國主義者，除了一部得洋奴買辦而外，可說沒有一個不切齒痛恨的，尤其五三以後，一般民衆之於日本帝國主義者，已成不可解脫的深仇。我們爲爭國際平等地位，爲爭中華民族的光榮，對於此次中日交涉，絕對不願政府採取妥洽的外交，而要政府採取革命的外交，譬如對於濟案，我方無論如何應提出這幾個最低的要求：

(一) 罷免田中內閣和懲辦福田等高級軍官 (二) 鉅額賠償——只少二萬萬元 (三) 蔡公時被害日方應派專使來華，鄭重道歉 (四) 保證今後永不發生此事。對於一切不平等條件，不論在滿蒙或他處；政治上或經濟上，都應本着總理遺訓，本黨政綱政策，完全宣告無效；旅大租借地及南滿鐵路所屬地，應速交還中國。對於關稅問題，事關國民經濟，我方應當拒絕日方無理的要求，如此次強我承認已往

不當債款爲條件，尤應激烈予以反對。撤兵乃當然之事，亦爲此次交涉的先決問題，應該即日實行，尤應拒絕任何交換條件，這是我們對於這次中日交涉應有的態度。

總而言之，我們現在是處在國際上不平等的地位，由這種不平等地位進到平等的地位，由被壓迫的國家進到自由獨立的國家，居今日情勢之下，祇有採取革命方式，以民衆力量爲後盾，抱不折不撓的精神，和日本帝國主義相拮抗，要用死力去奪回我國一切既失的權利。否則，一味聽憑帝國主義者的支配，僅知哀求帝國主義者的可憐，這是不長進的民族，才是如此，因爲照這樣下去，那國家那民族決不能走到光明路上去。

十，二六，一九二八，交通大學

濟案與弱國外交

徐寶璜教授講

章雄翔記

濟案發生的時候，我適在濟南，身受的刺激，此生總未必能忘記，今天有向大家來說濟案的機會，這這是我所願意的。不過濟案經過的事實，以及應付的策略，講的人已經不少。我今天所要講的，自然不免重複，不過也有幾

種意見，似乎以前尚沒有人談起過。今天的講演，可分做三段：（一）濟案的真相；（二）濟案的教訓；（三）弱國的外交。

（一）濟案的真相

我們事後從種種事實觀察，乃知此次濟案，並非偶然發生，乃係日本政府以有組織之行動故意造成的。在濟南的日僑本來很少。國軍屢次宣言保護外僑，別國人都很信任，日本人也應該放心了。即使不能放心，日本政府可以通告日僑，在國軍進佔濟南時，大家往青島暫避一下，等事定再回來。乃日本政府計不出此，在國軍向山東境內前進時，即藉口保僑，不惜違背國際公法，不惜破壞中國主權，不惜引起我國民衆反感，出兵山東。等到國軍佔領兗州時，日軍即由青島開入並非租界之濟南商埠，分段警備，建築防禦工程，以保護此少數之日僑，日人素來聰明經濟，今竟有這種從表面看來是狠不經濟狠不聰明的舉動，顯見日本政府是別有用心了。

就退一步說，承認日本出兵，是真爲保僑，那末，到濟南的日兵，除了遇着與日僑安全有關係的事件外，理應循規蹈矩，嚴守範圍才對。國軍係五月一日佔領濟南，紀

律極好，絕無騷擾情事，對於外人，極有禮貌，當時中外報紙，均加稱讚，日本報紙亦有稱許的記載，本應彼此相安無事了。乃日軍自始即表現無意識的驕暴。往往直立沙包之頂，出槍露刃，對於行過之國軍兵士，怒目相向。好在國軍訓練有素，對此示威，除盛額外，未有所回報。否則恐不到三日，即已發生事端了。又日軍對於國軍宣傳人員，張貼標語，在街講演，往往出而干涉，不聽則橫施逮捕。好在我方並未抵抗，否則恐也早鬧事了。由此種種，顯見日本之出兵濟南，並非保護僑民，乃係有意挑釁，造成濟案了。

日軍一再挑釁，因我方含辱忍受，絕無回報，遂無結果。迨至五月三日，日軍不能再耐，硬要造成濟案。故意施詭詐，忽將障礙物撤去，以示其無他意。乃撤去未久，約在上午九時許，日軍忽在防區之內，用機關槍淨街，重行堆置防禦物，並用裝甲汽車，運送哨卒，分配於防區以外。凡穿中山服的，軍服的，一律加以射擊。以後又在其防區之內，以系統的方法，掃蕩一切。於是濟案就爆發了，成立了。

究竟因爲什麼爆發，恐怕只有日軍自己知道。他們所

宣傳的話，殊難見信於人。即令日人所稱有華兵入日僑家中搶劫，華兵在日僑商店中強用中央銀行角票，致發生衝突的話，都是真的，也不過是很小的事情，只須日軍當時加以逮捕，移交國軍，軍事當局，自必從嚴懲辦，使日軍滿意而去。乃日軍計不出此，竟小題大做，剝削之間，竟採取大規模作戰行爲，一發白應，橫施殺戮，這非日軍有意挑釁，硬欲造成濟案，還有何種解釋。

這時蔣總司令還在濟南，知道係日人有意挑戰，並且日人意在擴大範圍，於是遂定下了忍辱負重的方針，嚴令各軍，無論日軍如何橫暴，我軍不得還擊。國軍兵士雖義憤填膺，均能遵守命令。於是雖日軍屠殺了我軍民數千人，雖將濟南無線電臺用砲轟毀了，雖將山東特派交涉員蔡公時先生及全署人員槍殺了，雖將膠濟鐵路全線佔領了，我方均已冷靜待之，並未起而糾正。日軍見我軍雖受激而不動，範圍未能擴大，乃復於七日向我方提出最後通牒，內有無理的要求五條，限我方十二小時答復。我方自不能允其無理之要求，但又限於國力，只好讓出濟南，退守泰安。然濟南終受了日軍之大砲轟擊，泰安也時有日方飛機拋擲炸彈，日軍之挑釁，真無所不用其極了。

從以上各種事實看起來，日軍自始至終，係一種有組織的挑釁行爲，硬欲造成類似濟案的局面，而我方則始終取容忍退讓之態度，無一點有組織之武力抵抗，這是極顯然，雖日人亦不能狡辯的了。

至日軍故意挑釁的目的：乃因日本在華利益與國民革命之目的正相衝突。故欲在此革命勢力尙欠充實的時候，激動國軍，與之一戰，乘勢將國民革命的基本力量，一舉而消滅之，以遂其永久侵略中國之陰謀。即此層不能做到，也可乘此佔領濟南，及膠濟沿線各地，佔一討價還價之地位，以謀保障其已往所取得之不正當的利益。所幸軍事當局，看清他的陰謀，一再退讓，始終隱忍，範圍沒有擴大，於是日本最大的永久侵略的目的，當然沒有達到。至他第二目的，能否達到，當然要看我們上下的努力如何？

(一) 濟案的教訓

這次濟案給予吾人兩種深刻的教訓，我們應該時時用以警惕我們自己。

(一) 國際公法毫不足恃：這次日兵在濟南大屠殺之後，除了各國報紙偶然發了一些不平的言論以外，國際聯盟並沒有根據國際公法，保障我們，裁制日本。有關係的國家，

亦均噤若寒蟬，毫無表示，國際公法之不足恃，又多一層證明。我們除非自救，是決無出路的。

(2) 華人生命雞犬不如：受傷的兵士，本沒作戰的能力，自不能妄加殺害。但日兵竟把濟南山東醫院所有的傷兵，個個槍斃，試問日人眼中還把中國人當作人類嗎？蔡公時係中國外交官，即在宣戰以後，亦應受特別的待遇，今中日並未開戰，日人竟加以割耳去鼻的極刑。濟南民衆，橫遭殺戮，竟達數千人之多。吾人生命之價值，誠雞犬不如矣。聽說日本現在還要向我們提出道歉及其他無理的條件，方肯解決濟案。人道在那裏？公理在那裏？這些好聽的名詞，我們是享受不着的。聽說日人常比我們爲豬，以爲打幾下，踢幾下，不過當時哼幾聲就算了。過後是不會有別的。我們甘做豬嗎？不然就應該趕快振作起來，拯救自己，力雪濟案之恥。我們不要再卜國際公法的當，我們不要再受人道公理的騙，只有自己是可靠的。能如此，我們生命之價值，自有提高之一日。

(二) 弱國的外交

「弱國無外交」這五個字，是我們常聽見說的。因爲外交是以武力爲背景，武力強者雖理曲而外交常佔勝利，武

力弱者雖理直而外交反遭失敗。所以弱國若專賴外交的方式來辦外交，專賴以外交當局來辦外交，是沒有勝利的希望。但弱國若能於外交方式以外，全國上下從宣傳抵制準備各方面切實努力，必能補助外交，甚至使外交收相當之勝利。中國是弱國，日本是強國，中日辦起外交來，自然總是日本佔勝利。所以我們對於外交當局，不能十分責備他容忍，更不能責備他延擱，只有限制他不得違背國民公意，簽訂喪失國權之條約或文書。同時我們自己要努力宣傳，要消極抵制，要積極準備。經過相當時期之後，外交方面，必收間接的良善的效果。這就是我所謂弱國外交。

(I) 努力宣傳

宣傳可分對內對外兩方面講。對內的宣傳，不獨要喚起民衆的覺悟，知道我們現在所處地位的危險，及所受的恥辱，最重要的，是喚起民族的自信心，相信中國已往的歷史，是偉大的，將來的希望是無窮的。從前中國民族，是很自大的，往往看不起旁的民族。自經鴉片戰爭以後，便截然不同了。民衆的心理，以爲外國人是萬能的，中國人簡直毫不中用，甚至以國人所受外交的侮辱是應該的。這種視自己爲劣等民族的自暴自棄的心理，真足以亡國而

有餘。國人之所以一盤散沙，不能團結，對外只有五分鐘的熱度，就是因為這樣心理。所以對內宣傳，光是講日本人如何欺負我們，侵略我們，是不夠的，不獨不夠，也許會使國人格外失望，格外不相信自己。所以一定要同時將中國以往偉大的歷史，多多告訴，使民族的自信力恢復轉來，相信凡百事業，只要外國人想得到的，我們也可以想得到；只要外國人做得到的，我們也可以做得到，我們的聰明才力，是決不讓於人的。這種民族的自信力，恢復之後，國人自能團結，自必努力。因有國恥，團結必愈堅，努力必益奮。久之，自然會收自強的效果，對於民族所受恥辱，自有洗刷的一日。所以喚起民族的自信心，是弱國外交的一種要素。

國際輿論，現時雖無甚效力，但亦不可忽視。所以列強無不年費鉅金，從事國際宣傳，以謀國際輿論之了解與贊助。強國尚且如此，弱國更應注意對外宣傳了。國人近亦注意及此。所以濟案發生後，各團體紛紛打電到各國去，報告濟案真相，及吾人態度。這本是正當的辦法。不過這種辦法，效力恐怕甚小，因為以宣傳的方式來辦宣傳，外人不免以為這是片面的宣傳，因而不十分重視了。故除

上項宣傳辦法之外，宜設法以新聞的及交際的方式辦理對外宣傳事業，那時宣傳才能收偉大的效力。

新聞方式的宣傳，為組織國際通信社，平時以敏捷的方法，把各種外人所注意的關於政治經濟社會等等之正確新聞，供給外報登載。久而久之，外人對於這個通信社，自然會發生一種信仰，對於他的稿子，毫不懷疑的與以登載。於是一旦發生國際事件，有對外宣傳之必要時，即可直接假手於該通信社，間接假手於外國各報，把事件之真相，不露痕迹，一一披露於全世界。較之團體發電，不獨收效較大，而且較快，因為團體發電必須經過若干手續也。

日本的對外宣傳，就着重在這個方法，東方電通等通信社，就是日本對外的口舌。這次濟案發生，日本政府便利用牠們來作對外的宣傳。果然外報都採用牠們所供給的稿子，以致最初外人多受此項登載的影響，為日人所蒙蔽，相信濟案的責任，在華而不在日了。後來幸有在濟南之他國人士，將目見的真相，報告本國人士，而我國團體所發的電報，也漸漸寄到，於是日人巧妙的宣傳，終掩不住赤裸裸的事實，濟案真相遂漸呈露於世界人士之前，世界

輿論，因以稍變。但是人類的天性，是先入為主的。首先披露的新聞在世人腦海中所留的印象，往往不是以後更正的記載所能完全消滅的。所以此次濟案，我國因無宣傳機關，在國際輿論上暗中實吃虧不少。古人說，亡羊補牢。我們應該因濟案的關係，趕快設立國際通信社，以爲他日對外宣傳之用。

至交際方式的宣傳，爲平日對於在華的外國宣教師，或新聞記者加以聯絡。遇有對外宣傳的必要時，即用朋友的資格，以交際的方式，把事件的真相告訴他們，請其報告本國。只要我們的事實，是真確的，外人大都願意盡宣傳報告之勞。這種報告，是有很大的效力，因爲第三者的報告，本國人的報告，自容易得外人的信任。所以我們以後應該格外注意此種宣傳。總之對外宣傳，也是弱國外交的一種要素，設若能以新聞及交際的方式出之，在國際輿論上，必能收相當的效果。

(2) 消極抵制

談到消極抵制，大家都會想到抵制劣貨，是一個最有效力的方法。但是就過去的成績看起來，每次抵制，收效並不大，而且爲時甚短，不足以塞帝國主義者之膽。失敗

的原因，固然很多，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組織不完密，最初幾乎毫無組織，到現在組織是有了，不過大都是上層的大組織，而無下層的基本的小組織。大組織只能發號施令，提倡宣傳，不許人賣劣貨，不許人買劣貨。而一切的實行，求其真能實行，則非有小組織不可。所以若無基本組織，大組織除高談宣傳之外，不能有偉大的成績。所以從濟案發生以來，各地雖然有反日團體或經濟絕交團體之成立，雖抵制劣貨，喧騰人口，然夷考其實，收效甚微。

我所謂基本組織，最重要的，是消費者方面的組織。因爲消費者，若能大家不買劣貨，則劣貨即受根本的打擊，彼時即有奸商偷販劣貨，於抵制亦無大碍。但是消費者若無組織，往往雖有抵制之熱心，而不能收抵制之實效。因爲普通人對於物品，大半不能辨別孰爲劣貨，孰非劣貨。在商店購物時往往憑商人的話，以爲買不買的標準。設若商人以劣貨冒充國貨，或他國貨，消費者往往就上他的當，認劣貨爲國貨而買進了。有時消費者明知所用之物品爲劣貨，決不再買，但是不曉得可以代替的國貨是什麼牌名，又不耐煩去調查，結果往往只好信商人國貨尙無代替品的話，再買該項劣貨。所以消費者若無一種組織，幫助

他調查貨物，監督他不要灰心，雖有熱心，也難抵制，況且熱心還不能持久呢。

消費者的組織，最好像從前所謂「十人團」一樣，人數以少為佳，常常集會，共同研究，分途調查，那是日貨，那種國貨可以代替，並互相勸勉，互相監督，這樣一來，抵制方能見諸事實，而且能持久了。這種組織，可稱為消費團，或消費者同盟。消費團對於婦女，應特別歡迎其加入，因為家庭購置東西，大半是由婦女經手。消費團的組織，設若能普及，同一地方的消費團，可以聯合起來成立一種總的組織，盡調查指導監督之責。這樣，消費團的行動，可以經濟嚴密整齊，而效力也就更大了。消費團總會。最好開辦一個國貨商場，或開一次國貨展覽會，使消費者有認識國貨之機會，至少亦須刊印國貨目錄，以備各團參考之用。消費團如辦理得法，即消費合作社之化身，除抵制外，尚可辦理其他于團員有利益之事項。所以此種組織，在抵制宣告終止以後，仍可繼續存在，不必解散。如他日遇有再抵制必要時，即可朝下命而夕實行，不必臨時新起爐竈了。總之抵制劣貨，也是弱國外交的一種要素，求其能收實在宏大的效果，我們應該趕快提倡消費團之組織。

織。

(3) 積極準備

在日本沒有拋棄他的帝國主義以前，中日的利益是難一致而不免要時常發生衝突的。日本恃其武力強盛，衝突時自必以武力相壓迫，如同這回濟案似的。我們因為國力薄弱，暫時只好忍受。然為自衛計，為民族人格計，為國際地位計，同時應該積極準備，以防壓迫過甚時為武力抵抗之用。也許因為準備有了，帝國主義者的看法也不同了。所以積極準備，是弱國外交上極應注意的要素。我們現在高喊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口號，試問我們的準備在那裏？準備是要時間的，國人趕快起來積極進行罷。現在將準備的方針談一談。

我國海軍遠不及日本。現在從事擴充，不獨無此財力，恐怕十年之內還趕不上。所以中日如果開仗，這仗一定是在中國疆土上打的，所以作防守戰是我國積極準備的方針了。不過防守亦非易事。因為我國陸軍為數雖多，實則訓練有限，所用槍炮及其他作戰工具，多係陳舊之物，難與日本最新式之槍械比，況且因受了不平等條約的束縛，我們國防的設施，幾乎可以說完全沒有。大沽等地的炮臺

業已撤了。平奉路沿線如山海關，秦皇島，灤州，天津，楊村，廊房，北平等地，日本可以駐兵。旅順，大連，青島，差不多成了日本的領土，做牠侵略華北的海陸軍根據地。東三省是其勢力範圍。南滿鐵路，膠濟鐵路，均其掌中之物，沿線駐有日兵。日本軍艦復可自由航駛，直入中國腹地。大家想想，我國有幾多地方，已經佈滿了日本的兵艦和陸軍，未來的日兵日艦，又可於數日之內趕到，我國的兵與艦又遠不及人，這是多麼危險呵！所以中日如果交戰，最初中國必會失敗，沿江沿海各地，內地如北平等處，大概都會被日軍佔領。我軍只好邊戰邊退，退至有險可守的地方，拼命守一下，等到守不住時，再往後退，退後又守，守後再退。退到內地，日本的海軍是進不來了，戰線延長，佔地增多，陸軍兵力也就散開了，運輸也不及從前容易了。那時日軍或者不敢猛進，就是要進，我軍憑險而守，以逸待勞，而且熟悉地方情形，大約總可以抵制得住。所以在內地作防守戰，是我們積極準備的方針了。

我們研究歷史，我們就知道社會雖為笨重之物，但一國在兵連禍結民不聊生時候，政治上往往會起一種極大的變化；變化起後，該國的實力就會大減，不能再以武方與

交戰國抗了。歐戰數年，俄奧德之皇室，先後推翻，推翻以後，該國等即不能繼續作戰，就是最好的實例。所以如果歷史是不騙人的，只要我軍與日軍相持兩三年，日本人民必感覺負擔加重，難於謀生，而日軍又多已開到我國，我們相信，那時日本國內的不滿意的份子必會起而為社會革命，推翻專制政治，改建民主政體。革命一起，終須撤兵。屆時我軍自可乘勢反攻，與以痛擊，得到最後的勝利，將已失之地收回。所以我們應該準備作持久的防守戰，我們積極準備的方針，就是在內地作持久的防守戰了。

本此方針，我們第一應該趕快在條約所不禁止的內地，多擇險要之區，用最新的方法，多多建築陸地礮臺。第二應該在內地多設兵工廠，以供軍械。第三應該在內地多修鐵路，汽車路，以利交通而便退守。第四應該在內地設立高級軍官學校，訓練高級將校人材。我國招兵尚易，所以擴充兵額，並不困難。所難的就是缺乏良好軍官。設若有了良好軍官，加以訓練，數月之內，即可練成無數勁旅。至其他尚應準備的事，自然還有好多，此處恕不列舉了。

以上所提出關於弱國外交的各種要素，我個人認為都

是切實易行的辦法。設若全國上下，能分途實行，也許濟案的交涉，不會完全失敗，即使現在失敗，將來總有勝利的一日呵。

濟案與遠東和平

鮑明鈞博士講

章雄翔記

遠東和平的破壞，二十八年前的庚子八國聯軍破北京為第一次，最近日軍在山東所故意造成的濟案，便是第二次。這次濟案發生，不獨是中國空前的恥辱，簡直是世界莫大的污點。我們現在講濟案與遠東和平，可以分做六段來講：

(一) 濟案的事實

去年國民革命軍北進，日本便藉口保僑，出兵山東，其後因革命軍受挫，始行撤去。這次張宗昌軍事失利，日本又效故智，居然第二次出兵山東，以釀成此次空前的濟南事件。濟案的發生，原因不明，有的人說，革命軍士與日本商民，因言語不通，發生誤會，而起衝突，因之日軍即於五月三日開始進行其有計畫有組織的屠殺，既燬我無線電台，又焚我火藥庫，而我國外交官蔡公時竟亦遭割耳

割鼻的極刑。屠殺之不足，更於七日向我國提出哀的美敦書，限十二小時答覆，而不候我國長官的答覆，即開始轟擊濟南城，侵佔了膠濟鐵路。凡此種種事實，報紙登載得很詳細，可以無待詞費了。但日本故意造成濟案的根本原因，則在阻礙國民革命軍的北伐，破壞中國的統一。

(二) 濟案法律上衝突之點

- A. 日本無權可派兵到濟南。一國有一國的主權，別國絕對不能侵犯的。這次日本悍然出兵山東，那末，由此所發生的一切事件，日本當然逃不了責任。這次日本如果以為濟南僑民有什麼危險，則儘可退出濟南，避居青島，又何必派兵？且濟南乃中國自關的商埠，並非租界可比，日本當然無權可以派兵到濟南。
- B. 日本無權劃膠濟路旁廿里歸其管理。華盛頓會議決定將膠濟路歸還中國，這次日本當然無權可以侵佔。
- C. 日本無權可砲轟濟南城及向泰安兗州拋彈。按照國際公法，兩國非在交戰狀態中，不得採用戰鬥行為，日本用大砲轟擊濟南城，並在泰安兗州等地方拋擲炸彈，若不是存心挑釁，何至出此非法的行動？
- D. 日本無權慘殺蔡公時及濟南兵民。外交官享有不

受任何國家法律處分的特殊權利，國際公法上明明是這樣說的；但日本這次竟慘殺我國山東交涉員蔡公時！我國並未與日本開戰，日本有何權利來屠戮我們的兵民呢？退一步說，即在戰爭狀態中，對於敵國無辜的人民和毫無抵抗能力的兵士，也絕對不應加以慘酷的屠戮的！日本這次槍斃山東醫院受傷官兵五百人，重砲擊斃濟民五六千人，這不獨為國際公法所不許，亦為人道公理所不容？

(一) 濟案政治上衝突之點

A. 破壞中國的統一 日本故意造成濟案的原因，目的在破壞中國的統一，與所謂保護僑民，似乎是風馬牛不相及的！不然，為什麼要佔據膠濟路，來阻止國民革命軍的北進？在五月十八日致蔣馮閻三總司令及張作霖的節略，還要嚴重的警告：

1. 京津不准發生戰事，否則派兵干涉。

2. 日本對滿州治安，負保護的全責。

不獨如此，五月十七日，日本還向英美法意四國申明：

1. 日本在京津除保護日僑外，並且願意保護他國的僑民。

2. 滿蒙區域內，日本不讓敗兵退回，即戰勝追兵，也

不許入境。

像這樣的說法，換句話說，日本簡直自認為滿蒙的太上皇，主人翁，這是何等荒謬的行徑！

七月十九日，林權助公然警告張學良勿與國府妥協，要使國民政府只統一到山海關以內。

就以上各點看起來，便可以充分的看出日本破壞中國統一的野心。

B. 日本破壞中國統一的原因 日本為什麼要破壞中國的統一呢？最重要而且最簡單的答案，便是由於「怕」的一個字！

1. 怕中國報甲午之仇 中日甲午之戰的導火線，為高麗東學黨的糾紛。中日兩國都派兵到高麗，亂平之後，日本竟藉故不退兵，兩下便發生衝突，因之甲午中日戰爭即爆發起來。

在那個時候，日本還是二等的國家，一切不平等的條約都未廢除，正如我國現在的一樣。他們很急切的要：(一) 關稅自主，(二) 劃除治外法權，(三) 收回租界。可是當時與日本訂平等條約的，只有英吉利一國。所以它便利用中日戰爭的時機，來打倒中國，以達到它廢除不平等條

約的目的！果然，甲午戰爭的結果，中國居然被打倒，而日本也因之一躍而為頭等的國家，而且廢除一切不平等的條約。日本現在所最怕的是：目前中國要採取當年日本所採的手段，來報復日本！

2. 怕國軍到關外破壞其特殊權利

日本在事實上差不多是東三省的太上主人翁，保持其所謂既得的滿蒙特殊利益；如果國民革命軍的勢力到關外，那麼，它的一切特殊權利，便要打消了，所以它就怕！

3. 怕國民革命成功

假使中國革命成功，而實行蘇俄式的政治制度，日本帝國將根本的發生動搖。

4. 先發制人

日本明知中國統一之後，遲早必與日本拼一死戰，所以便出這種先發制人的狡計，僥倖的希望此時能給中國以重大的懲創，使華北可以入它的勢力範圍，給中國革命運動以絕大的打擊，其用意的狠毒，真是無以復加了。

(四) 國家統一的史實與教訓

我們現在來看看意大利和德意志統一的歷史，做我們的參考，並定我們中國統一的趨向。

A. 意大利迭遭奧國的破壞，致不能統一；因知要達統

一的目的，必先打倒奧敵。所以西北省 Piedmont 屢次和奧國惡戰，起先是聯法而與奧國開戰，克復東北已被佔領之一省，其次則乘德奧戰爭，而把奧軍打敗，奪回東北覆亡的全部。同時意大利的中部和南部的統一，也遂之而告成功。

B. 德意志的統一歷史，大概亦是這樣。先是德意志受奧國的蹂躪，破壞國家的統一，所以卑士麥便決定與奧交戰，果然一戰而勝，奧敵遂倒。又見法國也是南北統一的障礙者，亦和法國一決雌雄，戰爭結果，法敵也敗，便奠了統一的國基。

從上面的史實看起來，我們可以得到一個教訓，就是：要謀國家的統一，假若有外來破壞統一的勢力，非先把這種勢力打倒不可。

回過頭來看看中國的歷史：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不客氣的說，只是以揚子江為界。因為當時未能以武力澈底解決，所以這次國民革命軍北伐，起先底定黃河以南各省，而以黃河為界，其後張作霖退出關外，現在則以山海關為界，這不能不說革命比較的稍為成功。

在這個將統一而未統一的當兒，我們要注意國際對我的態度！美國因為華府的關係，只好取不干涉的態度。日本則不然，因為眼見東省特殊利益的將行破壞，所以便取積極的干涉態度。濟案的發生，不過小試其鋒而已。

因此我們中國的統一運動，表現一種新趨勢，就是現在非先打倒日本不可！這是歷史的事實上給予我們的教訓。

(五) 滿蒙覆亡的條件及滿蒙與中國本部的關係

現在滿蒙之是否至於覆亡，要看看下列的幾點，如果完全具有這種條件，那末，滿蒙便算完了。

A. 各關係國的態度如何？ 日本的併吞高麗，起先是聲明保護，其後便實行吞併；當時列強因為沒有利害的衝突，採的是坐視的態度。如果各關係國現在以對高麗的態度，來對滿蒙，那滿蒙便有覆亡的資格了。不過現在蘇俄必不能忘却從前日本奪其在滿蒙既得權利的積憤，故日本要吞併滿蒙，俄國必與之為難。美國則不願日本進佔東亞大陸，澎漲成爲頑敵；英國也將因利害衝突，絕不至於坐視日本野心的滿足。

B. 東省人民是否有維持治安的能力？ 日本揚言的

是維持東三省的特殊利益，如果東三省人民沒有維持治安的能力，那末日本便有口實可藉，實行派兵，佔據滿州。

C. 東省人民勿授日本以侵略的機會 (一) 東省勿向日本借款，使免讓渡國家的權利。(二) 勿將土地長期的租與或賣給日人，免得將來的地土主權，盡落日人的手中。

使有漸漸攫得政治權的機會。

D. 本國實勢力能否解決東省？ 假使我們本國的實力有解決東三省的可能，那末，東省還可救，否則就從此完了。

滿蒙在中國的地位，是很重要的；我們絕對不能隨便放棄。我們看看滿蒙與中國本部的關係，便知道了。

A. 滿蒙是中國天然的殖民地 我國南部的天然殖民地爲南洋羣島。而北方的滿蒙，出產豐富，人口稀少，爲內地過剩人口宣洩的最良場所。這儼然爲我國北方天然的殖民地。

B. 滿蒙若失民族主義便發生問題 滿蒙住的都是中國人，滿蒙一失，三民主義中的民族主義，便要馬上發生問題了。因爲民族主義的目的，在求中國國內各民族的一律解放。

C. 滿蒙若失中國將發生動搖。中國亡過兩次，一次是亡于蒙古，一次是亡于滿州。建都北京，目的便在控制滿蒙。因為如果滿蒙一亡，日本勢力加增，再施侵略，中國便難保了。

(六) 濟案的解決

法律上衝突點的解決，並不為難，最為難的，便是政治上衝突點。因為法律衝突點，可以用下列幾項來解決：

- A. 根據南京事件解決，直接由中日兩國談判。
 - B. 請第三國家出而裁判，即所謂仲裁。
 - C. 如華會先例，召集一個國際上的外交會議來解決。
- 至於政治衝突點的解決，有二種根本辦法：一種是和平的，一種是武力的。

A. 和平的：

I. 要國民覺悟。

第一要全國國民對於這種不共戴天的仇恨，有所覺悟，而實行對日經濟絕交，以制日本的死命——可惜的是對日經濟絕交現在還未普遍實行。

2. 要力圖自強。

其次要力圖自強，趕快提倡教育，振興實業，修明政治；並且要聯絡日本覺悟的國民，使他們明瞭中國的情形。

3. 要得外交後援。

更其次要找第三國家做我們外交的後援。過去遼東半島，青島，膠濟路的得以交還，便是因為有友邦的助力。所以今後須有友邦出而主持公道，來做聲援，外交的解決，始能較順利。

B. 武力的：

1. 積極準備海陸軍。

意大利打倒奧國，全仗該國的海陸軍。我們現在打算打倒日本，對於海陸軍不能不有充分的準備。最好仿照美國辦法，實施大學軍事訓練，來養成軍官人才。因為中國現在缺乏的不是普通的士兵，而是優良的軍官。

2. 實行能抵抗外侮的政治制度。

我們現在對於政治制度，應該充分研究，不應該草率從事。中國目前最需的是實行能抵抗外侮之政治制度，因為這樣，危急的時候始能運用自如。

3. 聯盟。

意與法聯盟打倒奧，日與英聯盟來打倒俄德，所以交戰時聯盟是很重要的。如果我們與日本開仗，蘇俄，可與之聯盟，因為她與日本的利害發生衝突。美國則可授與相當的經濟及外交之援助。

總而言之，濟案法律衝突點的解決容易，而政治衝突

點的解決，却比較的難。可是無論如何，我們只有冒險，犯萬難，準備犧牲，來和日本決一雌雄，纔能得到國家的統一，維持遠東的和平。

濟案真相與國際輿論

章雄翔

濟案

真的相

殘忍新紀錄，這便是濟案，便是我們所痛心疾首不能或忘的民族史上奇耻大辱的濟案。

濟案的真相，四五月來的新聞紙以及其他的出版物，披露得很詳細，讀者想早已明白了——光是作者個人，在宣言上，文章上，傳單上，通訊上等，就不知寫了多少次；現在也不耐煩再寫了，只好把最近英國曼哲斯德指導報的通訊員丁伯萊 (H. Timperley) 在紐約國民週刊所發表的一篇「濟案真相」的文章，譯錄在下面，讓讀者自己在濟案第三者的文章裏頭，去尋求濟案的真相：

「據日內瓦電訊：日本呈送國際聯盟會之濟案聲明書，曾引起一種優惠印象，此或有之，因華方之宣傳工作頗拙

劣故也；但聯盟倘願將關於濟案之全部情形加以考察，則此優惠印象未必能持久耳。考察濟案時，有一層必然顯見者，即日軍之挑釁態度是。凡中立的旁觀者（余亦其中之一人）皆謂國軍佔領濟南，極其安靖，五月一號晨首先入城之一隊，離日軍營倉遠遠駐紮，絕少擾動。而日軍方面自始表示無意識的驕暴，彼等不以在沙袋後靜看為滿足，如美英兵然，而往往直立沙包之頂，出鎗露刃，幾欲觸整隊行過之國軍兵士之身，所缺者祇出聲而呼曰：「我等在此，汝敢來犯！」然國軍對此示威，除一蹙額之外，未有所回報。然在國軍佔領濟南之首兩日內，有一種嚴重時局行將爆發，則漸益顯明，華人以至外僑，時受日兵之不必要的暴待，作者亦親歷一次。在國軍入城後一小時內，作者至津浦車站，適及見白俄兵裝甲車之最後一輛掩護北軍北退，時國軍已出現於路軌一帶，余與此等新來者攀談，覺彼等態度和平，對外人甚客氣。作者所居德國旅館，有日軍防禦物環之，此次往返出入，日兵並不阻難，但余第二次往電報局歸時，一日兵無端以鎗柄擊余之背，此乃毫無理由之暴舉，余即訴諸日領事，幾經交涉；據云係因余之姓名誤未列入許給通行證之諸外人名單之故，卒由日領

道歉而罷。

『作者於五月二號晨在城內各處觀察見國軍宣傳員正在黏貼各種標語，說明國民運動之目的，宣傳品滿街散發，並有宣講員在街上演講，聽者甚衆；午前有宣講員多人被日兵捕去，其爲何故，似無人知之，余目覩彼等被押過市，押送之日兵面目儼然，而被捕者狀態幽默，且有見一日軍官騎馬經過而向之舉手者，有數人旋被釋放，但多數則被扣留，且不得音信。據蔣介石之參謀言，蔣雖命將此消息守秘，以免激動軍心，但國軍已知此事，因而人心大憤，又據蔣之參謀言，國軍中有一運輸科長在濟南日報館門前被日兵槍殺，但余未能證實此事。二號夜間日軍忽將障礙物撤去，似以爲大局已穩定，次晨一切安靜人人慶幸，詎轉瞬衝突即起，其如何起釁，誰先發第一彈，恐已爲永不能決之疑問。但此起釁爲隨後大爆發之星火，則無疑義。最初衝突，余未目擊，但於事後向各方探詢，僉謂係起於一單獨的事件，而範圍擴大迅速可驚，數分鐘內日軍已在防區內開機關鎗淨街，重行堆置防禦物，又用鐵甲汽車運送哨卒，分配於防區以外，然後開始在其區域內以系統的方法掃蕩一切。國軍兵士若干散匿各處屋內，以來福鎗回

擊，或擲一二手榴彈，有許多被差遣而入此防區之國軍兵士，至是進退維谷，祇有作戰以圖突圍而出。

『當時華人方面均莫名其妙，僅知發生衝突，日軍已入戰爭狀態耳。一時謠言百出，新到之國軍隊伍亦加入此大混亂，如是激戰至黃昏始止，蔣介石早有手諭，命其部下悉退出日軍防區，至是大部隊實行退出，然尚有少數留在區內，此輩於以後一二日內與日軍作巷戰，國軍方面始終未爲有組織的作戰，雙方雖皆血脈潰漲，然謂此係少數日兵自衛以抗一中國軍隊，則絕非事實。蓋此乃一方面的事，即一組織良好器械完備之兇猛戰團，對於衆寡懸殊之少數散卒表顯其無仁心的精良戰術也。

『國民革命軍以整個言，絕未加入此戰事，蔣介石之總司令部以全力阻止衝突起後，日方亦無圖縮小其範圍之證明。反之，使人頗覺二號晚間日方之撤退障礙物，實有成竹在胸，蓋以爲障礙物既撤，如有衝突發生，即可明日證本出兵山東之有理由也。據日人謂釁起於一日商店之被搶，即使果確，倘日人報告蔣介石，蔣必立即處置，以遏擾亂，乃不此之爲，先以刺刀威迫密集之羣衆，繼復以機關槍對大街掃射，使全城頓成恐怖世界而國軍兵士見其夥伴

及同胞無端慘死於槍彈之下，豈有不切齒以圖報復之情理哉？

「是故衝突既起，有一大部分國軍不受約束，自係事實，而在三號至五號之間，有日僑若干（內有婦女）被殺，亦經證明，當時情形如何，迄未明瞭。美英德三國領事曾於五號晚被邀乘日軍裝甲汽車往視此等屍體，然同時有許多證據證明日軍之極端兇暴，青島日總領事署之一日人代言者，於五月三十號一關於日兵屠殺山東醫院病人事件之問，曾為下列之說明：

「五月十號當日兵攻內城之際，日兵從西來，須先經過外城，彼等正穿外城而沿西門大街進行，從一大建築物，名山東醫院者之樓上發出重攻，日兵死五六人，日軍遂圖攻入醫院前門入，不能得，乃由側門，內部多分羅之院落，日兵一入，各方彈火紛集日兵向各窗中還擊，迨窗內聲息，日兵入內，而鎗聲又起，日兵乃將所見之人盡殺之。（釋者按據西教士多人之證明，該醫院傷兵絕無以力抵抗之事，日人此項說明，實全屬誑言，而最後一語適足證實其殘酷而已）。

「作者于日軍砲轟濟南之八號前赴青島，但當時在濟目

擊之外人，皆謂留在城內之國軍方面，並無任何組織的挑釁之形跡，或疑日軍此舉係一種討伐，然觀福田司令預先發表之咄咄逼人的布告，則此疑可釋。

「蓋彼明因維持日本帝國之威望起見，決取斷然的處置，以懲罰對日人施行暴犯之中國軍隊也。

「五三濟案既起，日本軍事當局完全自由行動，駐濟日領退處無權，而東京搖搖欲墮之日軍閱得以乘機再控制一切，今日比間（似指華盛頓）日使署中人對於濟案談判情形之探問，答稱「此乃軍事問題，吾人奉命不得干涉」，可見軍人勢力鴟張之一班矣。」

日本

的

宣

傳

此次濟案發生，日本通信機關如東方，電通等通信社，都鼓其如簧的巧舌，大肆其違背事實的宣傳，例如日方死亡人數，據日本陸軍省的報告，不過數名而已；而東方社竟張大其詞的宣傳「虐殺日僑三百人」；甚復捏造日婦陰部被插入竹片等等易於激動人心的消息，而對於山東交涉員蔡公時遭受割去耳鼻的慘狀，反一字不提，甚而加以否認。但事實俱在，那容日人的信口雌黃，淆亂黑白？所以歐美諸國，其先雖受日方反宣傳的蒙蔽；可是最近已

完全明瞭其中的真相了。

濟案發生後，日本通信社即發出下列的通信，報告濟案發生的情況：（原文載順天時報，讀者若與上面丁伯萊的文章，一相對照，當不禁啞然失笑也。）

「二日蔣介石於入城時，即對日本齋藤旅團長聲明，謂予既已入城，自當任日僑生命財產保護之責，望貴軍（日軍）即行撤銷守備區域之防禦線，從而若有自青島方面增兵之計劃時，現既無此必要，亦希即行中止云云。先是南軍已開抵濟南者，雖已達四萬之多，但軍規較為整肅，對治安維持上，亦已舉相當之成績。故日本警備隊，亦相當信賴其情，而對蔣之聲明，予以諒解。遂於二日下午，命擔任商埠地西部之守備區域之小泉部隊長，將道路上所設之土囊及鐵條網等防備，即予撤。其結果日兵守備區域，與華街間之交通，遂爾通行無阻，市街亦已漸歸平靜。」

濟案特刊

『乃不圖於三日早十時左右，已撤除防備及步哨線之商埠地內，突有多數南軍侵入，並闖進日僑住宅，開始掠奪，警備隊為迅守制止起見，遂趕派天津為四中隊前往彈壓。乃該項掠奪兵，竟突向日軍警備隊開槍射擊，同時駐屯附近之南軍約二千名，亦起而響應該項掠奪兵，正式開

始戰鬥行為，致日軍亦不得不起而應戰。然在此方面之兩國兵開始交戰後，於是駐紮商埠地附近之多數南軍，有如響之應物，一齊由東西各方向警備區域包圍攻擊。」

「斯時也，殆已全體入于戰鬥狀態，西部方面戰局，乃以由津派來之三連日軍約五百名與南軍約五千集團為對方互相激戰，十一時半約八百名南軍，竟予解除武裝。至正午由隣接警備區域之齋藤旅團開到一部援軍，因彈抗交戰，致南軍攻勢遑弱，咸逃避附近人家內，由內向外發射，自零時四十分頃，其主力部隊漸次向東部方面移動，於是商埠地殆已全部化為交戰區域。迄午後三時頃，益形激烈，天津派遣部隊與旅團主力部隊之軍用電話，已被割斷，通信既已絕望，而徒步連絡復不可能，至是各部隊乃取各自獨立臨機應戰方策。」

『以上乃衝突前後情況。日本警備隊，因深信總司令蔣介石之聲明，乃將中國街與商埠地間為防萬一所設之土袋鐵條網等防禦具，悉行撤去，以故陷於交戰狀態後，甚形不利。然掠奪開端，多數南軍，皆彼此呼應襲來，似為有計畫的行動，待此防禦線撤去後而施行者也。此等事實，自其他別項情報以觀測之及根據共產分子計畫之遠大以

審察之，乃極明瞭者也。當其先北伐軍佔領濟寧兗州繼續北上之際，濟南電報曾有報告，謂北進魯西之北伐軍第三軍司令質耀祖，乃反蔣之共產派，曾計畫入濟後，必向日軍發砲，以惹起第二南京事件，俾蔣介石陷於對外的苦境，刻已派多數便衣隊潛入濟南云。又繆培之第四軍，亦為共產軍，此乃已有定評之軍隊，凡此足可表示此不祥事件勃發之重大又明瞭之原因者也。」

五月八日的北平順天時報，登載了東方社的一篇七日濟南的電訊，居然用頭號字標題說：『寧政府造謠欺世，其目的在播動排日氣勢』；副標題是「蔡公時於事件突發前即他去，黃郛在日軍旅團部且受保護，無線電臺係得軍地雷炸燬者」。電訊的原文是：

「日昨滬京其他各地華報，登載南京政府方面公布之消息，或稱濟南交涉員蔡公時，被日軍割掉耳鼻，挖去眼目，繼將蔡虐殺，或稱其他交涉員十六名，同樣被日軍慘殺，並縱火禁燒交涉公署云云。彼南京政府方面撒布愚劣之謠言，欺瞞內外人，實行猛烈之宣傳，以圖煽起排日氣勢。然前記消息，乃全然為無稽捏造之報告，而南京政府方面宣傳之幼稚拙劣，不圖偶然暴露於世。彼之造謠欺世

，却成南軍自狀其本身罪惡之結果。原來濟南交涉公署，在軍日守備區域內，事變之際，始終被日軍，安全保護警備，致當時在交涉公署內者，無一人負微傷。惟蔡交涉員當事件突發前，已不在公署，此為公署內職員所證明者，毫非日軍之所關知。又黃郛自事件突發以後，即終日在日軍旅團司令部內，受日軍安全週到之保護警備。黃本人且確認華方不法殘虐之事實，而表示遺憾之意。又其他日軍侵犯中國兵營，轟倒無線電台等宣傳紀事，亦由華方所流布，無線電台，因魯軍所埋地雷炸燬其一部，雖為事實，與日軍並無何等關係。」

像這樣的標題，像這樣片面宣傳的消息，自濟案發生以來，差不多無日不有，無地不見，日本帝國主義者的巧妙的圓滿滑的荒謬的宣傳手腕，意在淆亂世界的觀聽，其伎倆可算是無所不用其極了，但其如心勞日拙何？

北平的順天時報，是日本在華北文化侵略的總機關，它的目的在無形地麻痺我國民衆的心理，攪亂我國社會的輿論，它的背景完全是以帝國主義者的利益為中心。它挑撥我內亂，破壞我統一，離間我國國際感情，阻擾我國家進步，平時只以造謠為慣技，罵街為能事，擁護舊禮教，反

對新思潮，戰戰兢兢，惟恐我國開明思潮的發展，時時致其如簧的巧舌，盡力對下級民衆施以極狠毒的麻醉劑。此次濟案事起，它的荒謬絕倫，更見露骨了。違背事實的新聞的揭載，鋪張揚厲而含有惡意的標題，不消說了；最可惡的，便是每日逞其似通不通的華文，胡造種種無理取鬧信口雌黃的社論！現在把它的社論抄錄一則，題爲「濟南事件」，以見它荒謬絕倫的一斑：

(一) 報告與宣傳

「關於濟南事變，吾人當初雖以爲或係僅屬單純之衝突；及逐次知其實情，遂不能不思惟其非單純之衝突，而爲計畫的危害行爲，其性質與寧案全然同一，誠甚屬遺憾也。在南京方面之所宣傳，與日軍方面之報告，頗異其趣。雖然，日軍之所傳，自始不過單純之報告，自事件發生之初，隨一事一事之判明而報告者，其間有意宣傳之途，不能認其充裕也。南京方面，在經過時日之後，其所宣布者，自不能不以之爲多含有宣傳成分也。日本方面之通信，雖亦有不確實者，此則係照風說報告又或係出於推測，而風說或推測，其旨明言而與確實之報告有別。故無誤人之事，於全體上讀者足置信也。」

(二) 南日兩軍與掠奪暴行

「在日本方面，謂發端由於南兵之暴行，在日本謂爲南軍之計畫的行爲，在南方亦謂爲日本之計畫的行爲，日本謂南軍之制節與兵士之非人道，南方亦謂日軍不節制與日兵之非人道，其言雙方相同，實屬奇怪也。惟南方不謂日兵之掠奪，夫掠奪暴行，爲南兵之常習行爲，其對於外人者，依漢寧案，最爲彰顯。此雖謂係共產黨之所爲，然即在清黨告一段落之今日，南軍中尙有共產主義的分子之混入，實不能掩。而掠奪暴行一事，即在非共產主義者之兵士，亦非不常行之，又非僅對於外人行之，即對於國人亦行之者也。軍隊所到之處，必生多數之避難民，由此可證明之也。試觀日本軍隊，其在日本內地，無論行至何處，人民不惟不趨避之，且轉無不歡迎之。即日軍之出至外國，其來青島也，又入濟南也，該地不問中外人，亦決無逃避之者，此豈非足以明示雙方軍隊紀律之不同者乎？」

(三) 南軍之掠奪性

「南軍之於掠奪，尤所最喜者也。夫中國兵不問南北，罔不染此惡習，然南軍由於赤化思想之反映與共產主義盛行時代之遺習，其施行掠奪者，洵不足怪。在文明各國之

濟案特刊

軍隊，最以掠奪爲忌，即在濟南，南軍之掠奪，證跡有觀然者，任何人亦難爲之否認。即對於佐佐木中佐，尙加以暴，且將其攜帶之品，搶掠而去。由此觀之，日軍制止南軍之掠奪，謂爲事件之發端，此誠足使人首肯者也。故行此事件，非僅由單純之排外思想而起，其含日軍防碍彼等之掠奪，亦其原因之一也。」

(四) 暴行與戰鬥行爲之區別

「暴行云者，乃非理不正之腕力行爲也。日軍一旦既決欲訴諸武力，其以後之腕力行爲，即不得謂爲暴行耳，惟以必要以上之腕力爲暴行耳。自南軍言之，亦屬同然。可謂爲暴行者，只可就開戰以前之行爲而言，一旦入於戰鬥狀態，爲屈服敵人所必要之腕力，即非暴行。南方之宣傳，似欲混同此點。如日本佐佐木中佐與總司令交涉畢，于其歸途中，加以危害，即屬於暴行。且雖與司令部職員同乘，亦敢加以危害，誠可謂重大之暴行。於是其軍隊不節制之程度，亦足以推測矣。又如殺害月本之婦女，乃無用之腕力，尤暴行之最大者，更不俟言也。又如當殺害時，凌辱之，虐殺之，更人道上所不許之大罪惡也。」

日本帝國主義者的用心，是最狠毒不過的，他想要一

手掩盡天下目的緣故，所以一方面利用國際通信社，取新聞方式的宣傳；一方面又效「惡人先告狀」的故智，故意將濟案向國際大張其謠，企圖淆亂黑白，以輕輕卸脫其滔天的大罪。五月二十八日日本政府致國際聯盟的聲辨書，就是後者宣傳方式的表現。它的原文很長，現因限於篇幅，可惜不能全錄，其中造謠中傷的地方，真是不堪枚舉，不過其特別重要的，有下列幾點：

1. 他說參加收回漢口九江租界的民衆是所謂「暴徒」。
2. 他說南京事件，華兵把日人的東西搶劫一空。
3. 他說去年四月三日華人在漢口圖殺日本水兵。（日水兵無理毆殺人力車夫事。）
4. 他說近來外僑在華的生命財產，無絲毫保障。
5. 他說濟案起因是因華兵搶劫日本商店，日本干涉，華兵跑出商埠，就開槍射擊日兵。
6. 他說在濟日軍的行動，絕未阻碍或幫助南軍或北軍。
7. 他說我們自開的濟南商埠是外國區域。
8. 他說日軍接蔣總司令抵濟的通知後，即除去一切防禦工程。

9. 他說濟案的擴大，是因華兵不服從長官命令。

10 他說蔡公時的辦公處有多數人放排槍轟擊日軍及日僑。

11 他說蔡公時被殺，因日兵不知其為交涉署。

12 他說文明的日人，絕不會做出割鼻剜眼的慘事。

13 他說十二小時哀的美敦書的期限，出於司令官認為必要之處置，否則便有全軍覆沒的危險。

14 他說屢向華方接洽停戰，不得已而戰事復起。

15 他說濟案的擴大，中國便衣隊負大責。

這一篇深巧妙的深刻的空前絕後的大謠言，完完全全露出了日本帝國主義者的刁滑的，狡詐的，陰險的，無賴的，淺薄的，狹小的，殘忍的，暴惡的大和民族的本色！

「倭寇居心的狠毒，真是不堪問了。」

「世界公論的勢力，至為強大。」這句話是

不錯的。不然的話，英美等帝國主義者為

什麼要每年花了好幾百萬的國際宣傳費，

來開辦國際通訊社呢？為的是要製造種種

有利於本國的空氣，以冀得到世界的同情，國際的諒解。

日本帝國主義者何嘗不如是：每年支出了百餘萬的國幣，

來辦理東方通訊社等，難道就是白花錢而無作用嗎？當然不是的，這是他的新聞政策。東方電通等通信社用了雄厚的資金，靈敏的方法，平日把各種外人所注意的關於政治經濟社會等等的正確新聞，儘量的供給外報登載；時間一久，外報便對他發生了一種信仰。一旦對華發生任何國際大事件，它就大肆其反宣傳的伎倆，外報便毫不懷疑的與以登載。人類的天性，往往是先入為主的，所以他得了不少的便宜。這次濟案，便是一個實例。

濟案發生後，日本政府就利用東方電通等通信社，敏捷地大造其違背事實的宣傳，外報登載的結果，外國人士起初果然便為其所蒙蔽，把濟案的責任輕輕地加在我國的身上，這是何等重大的錯誤！幸虧後來在濟的外人，將事變的真相，報告本國，國際的輿論，纔能因之稍為轉變。但無論如何，我國因為沒有國際的宣傳機關，吃虧委實不少，這是絕大的遺憾！所以我們今後應該特別促成國際通信社的創辦，尤應該注意濟案未解決以前的宣傳事業的推進。我們雖不希望像日本那樣巧妙的反宣傳，但至少應該使事變的真相得白於世界，以引起國際公平的輿論。

中國無論任何國際大事件發生，如五卅慘案，沙基血

案，漢口事件，南京事件，以至於最近發生的濟案，國際的輿論，往往都是很顯明地分做兩大派：一派是代表各國的進步的革命勢力，或開明的自由思想；一派是代表各國反動的保守勢力，或自私自利的傳統精神。前者對於中國的為民族解放的國民革命運動，很表深切的同情；後者是完全站在帝國主義的立場上說話，他們希望中國永遠淪於次殖民地的地位，做它們侵略壓迫的對象，所以與中國革命勢力的利害，是相衝突的，它們當然要橫加誣蔑的。

外人在華所辦的報紙，對於濟案的輿論，即如上面所說的一樣分做了兩派：一派是不偏不倚，主持公道的；一派是造謠挑撥，信口雌黃的。北京導報 (Peking Leader) 與上海的密勒氏評論 (The China Weekly Review) 等，是屬於前者；上海泰晤士報 (Shanghai Times) 字林西報 (North China Daily News) 大陸報 (China Press) 京津泰晤士報 (Peking Tientsin Times) 等，是屬於後者。現在且把他們的輿論，擇要彙譯在下面：

1. 北京導報

日軍當局七八兩日所取的暴烈手段，殊難謂為正當。蓋現營事變已平，在濟日兵保護所占區域。亦甚安固，華

軍亦已多數撤離，華方正擬談判；乃霹靂一聲，福田突提出哀的美敦書與各項要求。其中最重要的，為華軍應自膠濟路兩側撤退二十里。此項要求，即係宣布日本擬攫取中國領土的一部（至少亦係暫時的），亦即係對華宣戰。日本復不許華方以請求國府最高當局時間的合理要求，即為軍事行動。福田的暴烈行為，終覺無可饒恕。（九日報）

2. 上海字林西報

對於一切之感情偏見，或瑣碎之事實，若遽行驚愕或急加判斷，因有為時尚早之譏，姑置而不論。此次之濟南事件，誠可惋惜也。綜合諸種之情報，日軍未有何等挑撥，而為華軍所攻擊，中國方面，其結果殺死多數中國國民，且使北伐軍之前途，逢着重大危機。此種行動，吾人只有下「自作自受」四字之觀察耳。

中國領袖人物，因此等事件，不啻自立于較文明世界一段下層之舞台，而使去自國民所渴望之國際平等地位愈遠矣。

濟南事件，或出於馮玉祥之陰謀的使嫉，抑僅出於夙無紀律之國民軍反日感情之爆發，雖不得而知，其結果則一而二二而一也。而工於世界的宣傳之國民黨，照例為

圖通自在之宣傳，然日軍爲攻入者乃被攻於人者，吾人所信而不疑也。綜合中國側所執之理由，吾人已料定中國一流之不顧事實捏造譏謗（此等於一九二五年已有最可嫌惡之事實），此後將更反覆嘵嘵不休也。然而今也世界各國於既往二年，中國人宣傳方法之如何，已盡洞悉無遺矣。日本如有行動，其結果必招致排貨，爲日本所夙知，且在現在政情之下，日本政府對於反對黨之攻擊，尤不可不加一番之慎重警戒。

最後所殘之問題，爲日軍此次若不開赴濟南，或不致發生此次事件乎之一點。然日軍如不開赴濟南，彼時即保不發生較此更甚之惡劣狀態固未有一人肯下此斷語也。夫中國人雖拼命努力於主權問題，然列國關於其在華僑民，不絕處危險狀態之下，則不得否認也。且由世人記憶猶新之既往二年間之事實推之，日本若不講何等保護方法，而遺其多數僑民于濟南，使放置於極危險軍隊並可憎山東土匪之通路，則是日本政府於其職責上，將犯重大之過誤也。可乎否乎？（七日報）

3. 上海大陸報：

依近世軍事學的教訓，兵士而行搶劫，則軍隊的紀律

必掃地。而中國軍隊至今以搶劫爲事，長官無法約束，去年漢寧滬，無地無之；今濟南又遭此不法的動作，苟非日軍早在濟南者，華兵暴亂更不知伊於胡底！至日本後次出兵，斷非侵略，實專爲保僑而來。（五日報）

4. 京津泰晤士報

此次濟案的背後，似有一種政治的陰謀作用。蔣氏的政敵，利用這次機會，使蔣氏陷於大困難中。故此大慘案的性質，和寧案無異。至於在華外僑生命財產的無法保障，已有種種證明了。中國軍隊的暴行，南北兩軍不甚相異，日軍既積極取防禦手段，而仍不得完全保障日僑的安全。倘若日軍不取斷然的態度，外僑生命財產，不幾完全受損失？（九日報）

5. 上海泰晤士報

濟南日軍被攻擊，係預定計畫，似已無疑。搶劫日人財產的華兵，携有手榴彈及子彈甚富，足見志不僅在搶劫。有人爲國軍洗刷，謂此係共黨搗亂，亦有謂係倒蔣派所爲者，然均不足信，須知國軍欠餉已數月，其行劫固無足語。無論此次暴亂，其背景爲何，要足證明外僑在華地位極不安全，國民政府保護外僑之說，均不足靠。日本出兵

，誠非得已，欲保護僑民，非用武力不可。所可怪者，中國報紙抹煞事實真相，反煽動排日惡感，即大報亦聽其自己被人利用，何耶？（六日報）

6. 密勒氏評論報

上海英人所辦的三晨報——泰晤士報，大陸報，字林西報等對於濟案的責任問題，毫不猶豫的接受日人方面的報告，此乃極有興味之事，足見上海之頑固派又在抬頭也。字林西報七日社論云：「吾人不能有其他意見：祇可說已有一種無端的攻擊向日人施行了，祇可說中國人對於其國民之死亡了不少，及北伐前途之大遭危險，惟有自己責備而已！」該報又載一報告，謂日人之攻擊，係馮玉祥部下所為，「意在破壞蔣介石信用」，此說之目的，乃在離間國民黨的人物。又大陸報五日揭一社論，題目「濟南，南京之再演」，按關於濟案之華方正式報告，發表于五日之夜，而大陸報於是日已有此論，顯係根據日人一面之詞，報紙之公平，果如是乎？又泰晤士報近來因記載公平，頗得好評，然時於此事件，則顯然不能忘情於往日與日人之關係，而大示其袒日的態度。該報於六日載中國總商會關於濟案的公函及報告，標題曰「商會相信關於日本山東之目

的之狂野的報告——無佐證的控訴——無根據的說詞。此外又有「有組織的到處攻擊日本人」的標題。又黃外長致田中之正式抗議電文，該報不載全文，而將其重寫，致失原文本相，使讀者陷於迷誤，其為偏袒日人，更屬顯著。由上所述，足見上海外報，至少三英晨報，又在以同一的步驟出發。其結果除造成華人排外心理之外，決不能有其他效果。大抵此等報紙之主筆，以為一種總武力干涉的機會又到了。以上是在中國內的國際的輿論，現在讓我們看看歐美各國的報紙，對於濟案的輿論是麼樣：

國際的輿論界，自濟案發生後，除少數反動的報紙，因受日本巧妙的反宣傳的影響或別有作用外，大部份對日兵的暴行，都表示不滿，而取抨擊的態度。可是這並非完全是同情於中國，他們大半只是站在自己利益的立場上，對日本的強侵我國主權，發洩點不平的醋意吧了。

先看英國的：

曼哲斯德指導報——日政府顯然將進行交戰的政策，此乃寧案後英政府所躊躇而不敢為的。日本如要佔據濟南及山東的大部分，至獲得滿意與賠償而後已，則似將永無撤兵的日期；蓋滿意與賠償，確不可得；如果可得，則世

人也可向地震要求謝罪了。這種佔據，勢必發生不幸的結果，而蒙受災殃最重的，或為日本；且中國與列強的邦交，恐也將受極大的影響。

倫敦泰晤士報——日本現有一種重大的責任，其行動的影響，不易測算；若能以賢明的態度自行抑制，則可以大有益於中國問題的解決。他的自己國家利益及其為遠東領袖國的地位，顯然都是他在目下舉動之中作孤注。

每日郵報——濟南府發生暴行，乃由危險的排外舉動而發生，故英國之對日本表同情甚烈；日本採取如此毅然決然的行動，一般人對之均覺得熱烈的滿意。

每日快報——日本對華出兵的真意，大有可疑之點；此際為日本計，最善的方策，不外與其他列強協同以期對華計劃的實行。

觀察報——事變的結果，不惟足以證明日本用意之正當，中國兵素質的暴露，更予日本以增派艦隊的自由。

次看美國的：

紐約泰晤士報——山東之新形勢，顯然使中國問題陷於紛糾，乃至引起國際的重大結果。試問日本有在濟南配發軍隊之權利耶？中日何方先開始戰鬪行為之問題，目前

無討論之必要，重大者乃因衝突而將起之結果耳。南京政府責備日本，日本正欲藉此大事件為口實而將佔領山東之事化為正當有理，惟田中首相縱如何擁護其所謂積極政策：奈田中首相曾屢次明言日本無軍事的占領中國任何部分之意圖何？田中首相為一九一五年當時計畫對華軍事的支配之軍閥之一人，世所共知。然今日若欲再恢復其一九一五年當時之政策，則日本將如過去受全世界的批難，幾至立於四面楚歌之窮境，此以田中首相之明察想必知之。然而此次事件之代價將取如何手段，斯誠一問題。蓋不幸遠東之政治，含有體面問題，本事件恐在日本終難看過不問。要之，去年南京事件後，亦有類似於此者，其最上解決之法，或如當時英國方面所採手段，即增派應援隊而出以寬大友誼的態度解決之歟？抑日本之不能在阻止南軍攻擊張作霖之態度，而干涉中國內戰，顯而易見。蓋日本之利權在長江及南方一帶殊大，當不能因此而買中國國民之敵意。再此次事件中中國無論矣，為日本計亦極痛苦，緣田中首相既有國內若干之煩憂，其政府之地位實薄弱而政局動搖，故若新啟中日糾紛，不免影響及於政治。

紐約世界報——二十年間的中日關係未有如今次危機

之切迫，對日戰爭之難免乃多數華人之所期待。而欲知本事實之背景，有回顧過去三十年之記錄與列國侵略山東經過之必要。日本退還山東後，依然視爲其特殊勢力範圍之情形。今次事件，不過將深密之內情現諸表面而已。故判決事件責任之起自何方，非大必要之事。希望有先見之明之人士，速出解決；否則必至釀成重大之結果。

孟卡斯報——(一)濟案沒有共黨的行動；(二)日人出兵到濟南，致起衝突，咎當歸彼；(三)革命軍步步退讓，毫未抵抗；(四)革命軍標語只說打倒帝國主義，並無打倒日本的字樣。觀此四點，濟案應由日本負責。

紐約晚郵報——日本在山東方面的特殊利權關係，與英美之於長江方面特殊利害無異；但日本露骨的行爲，實出於吾人的意外。

次看法國的：

急進黨報——日本對華出兵，陽稱保護僑民，而陰藏極大的野心。各國中對於日本對華行爲當特別注意而有驚訝態度的，厥爲美俄兩國。此次日人的行爲，將不免引起國際上重大的糾紛。

巴黎報——日人之於中國革命軍，初則用親善手段，

力謀提携，以資擴大勢力。至革命軍聲勢大振，張作霖勢必不能保持其地位，日本權利因之大受影響，乃改變其態度，積極威迫革命軍。此種政策，必致中國民衆增加對日敵愾的感情，日本的謬誤，可說很大了。由種種方面觀察，此次濟案，實有發生重要結果的可能性。

次看德國的：

民主黨報——日本出兵山東，原係違反華府條約的行爲，今在濟南已開戰禍之端，今後戰爭的罪惡，亦必在日本。日本之領土野心，固爲全世界所知道，其對滿蒙方面的野心，尙未充分滿足，自無再進而佔有山東的力量。故此次佔領山東的動機在那裏，雖無從斷定，但滿州方面如果充足其野心之後，則必再向中部及南部前進，而今日非其時。然佔領山東，必不免引起美國的懷疑，日本勢將用外交手段來解決。

法朗克夫脫報——關於濟案，日本方面的報告，顯係故意張皇，含有以對外武劇轉移國民視線，而維持田中內閣危急地位的意味。

地方廣告報——日本佔領山東，就國際公法觀之，其爲無道，與法國佔領魯爾無異。希望世界勿坐視日本乘中

國時局不安，侵佔其軍事的經濟的要地，而袖手不問。

斯·特·斯·曼·機·關·報·(?)——國際聯盟成立以來，如此大濟南事件，應受聯盟干涉，實為從來未的最好機會。此際國際聯盟對該事件，如不開始活動，則平和保護者的地位，不得不立時喪失，聯盟所受的打擊當甚為重大。

克利埃報——日本究竟與誰戰爭？何則，因現尚無中國之國家故也。然則日本正反覆其一八九四年中日戰爭當時之故事，而重冒其危險而已。又日本於其視為無足輕重之南軍宣戰，結果難保不促成南北兩軍取共同戰線一致對日。

德意志全民報——南北兩軍的交戰中，忽有日本佔領膠濟路並濟南事，實為極大的危險，且不得不說是難於承認的事情。

再次看意國的。蘇俄的，奧國的：

講壇報——在美國盛行鼓吹弭兵的時候，而日本乃在山東取軍事行動，足證美國的非戰宣傳，不能阻止武力的侵略。(意報)

意大利報——日本擁有大軍，並可立即出動。此次對魯出兵，其意實在鞏固其在魯的地位，惟美國終必拋棄其

現在的被動態度，可以斷言。

蘇俄報——此次華人在魯始能認識日人的態度，吾人對此，自不能不特加注意。今後兩國關係的變化，亦極有研究之必要。此次中國民衆受日本的大侮辱，一則可以弔，一則可以賀。如果中國無這種極大的外寇，必不能養成舉國一致的力量。

奧國報——濟案對於世界的政局上，關係極為重大。歐洲大戰的戰神，已向東方移去。濟案大有爆發亞洲大戰火藥庫之可能性。中國和日本勿論了，全世界各國亦必相繼陷於大戰的漩渦中。

由上面國際方面對於濟案的種種輿論看起來，立論最公道的，要算德法兩國的報紙；而最足使我們痛心疾首，切齒寒心的，却是法西斯黨治下的意國的謬論。其餘的弦外之音，我們也不難從字行間領略出來。但我們對於現在的所謂世界的公論，真不禁失聲一哭。

最後，我們且來看看日本國內對於濟案的輿論：

濟案發生後，日本國內，除一部分反動報紙盲目地擁護田中內閣的對華侵略政策，充分地暴露其猙獰醜惡的面目外，其他各報的輿論，對於田中義一的。「強橫外交」

以及脫線的行動，多取抨擊的態度。可見公理自在人心，暴惡的大和民族，尚有所謂理性的存在。

大阪朝日新聞——濟案遠較五卅慘案為重大。如認北伐軍所帶對外昂奮的潮流為「五卅」的餘波，則濟案的反響，實屬重大。恐中國民衆繼於前事，此次反響或不出於表面，如斯則留於將來之危險，較爆發於一時的，更為嚴重。此慘劇的根本原因，要在田中內閣不知最妥最宜的僑民保護策，須求諸中日兩國人心的完全一致。所謂兩國人心之完全一致者，無他，觀於前年以來，在華德僑完全不受損失，便可知其緣故了。即不然，此次日僑亦應退出濟南，暫避青島，以待此勢風雨的過去。這樣，則費用一層，亦較出兵一萬，何時撤兵尚不可知，而須投莫大的費用者為遜勝。田中內閣的強橫外交，一施於滿州而遺誤，今於山東，又完全失敗了。

東京報知新聞——田中內閣至少須痛感下述重大的責任：(一)輿論反對出兵，而敢於斷行；(二)不留意於北伐軍中的份子；(三)應捨就地保護方針等，取臨機應變的處置，而不為之；(四)對於派遣軍不使其充分理解其目的，適使抱各派於交戰國的思維等。田中內閣以為非出兵不能

保護僑民，悍然排內外的反對而出兵，結果適得其反，其責任實屬重大。有此無遠見的當局存在，雖努力於中日兩國的理解與接近，結局亦惟有終歸徒勞，而愈導對華地位於危險，我等不得不謂田中內閣的責任。

日日新聞——政府對華，僅施武力政策，而棄外交政策，實為重大的遺憾。深望政府當知增惡大局，轉須續派大軍。

日本泰晤士報——中國對於日本的穩健手段及溫和態度所出的報答，即掠奪日本僑民的家產，及蠻殺日本的僑民。……中國的排日謠言及宣傳，必充溢世界，冀在博取同情；實則世界各國對於中國的信望，因其虛偽，加之過去數年間的多故，已大受動搖了。

濟案發生的內幕與國人應有之努力

(續前)

章勃

(四)我國全民衆應有之覺悟

由上所述，日本帝國主義者要到中國領土，任意慘殺我同胞，是有他必然的趨勢的；因為有牠的必然趨勢，所以由出兵山東之日起，以至濟南大慘殺，一步一步，均有

嚴密的計劃。我們在此所當十分明瞭的，這次濟南慘案，不能認為全出田中個人之野心，實則日本國內資產階級和一般軍閥，都有這樣主張的。蓋日本帝國主義者在中國由不平等條約所掠取的權利，較之任何帝國主義者，更為優厚；目下中國國民革命及於帝國主義的影響，日本所受的較之任何帝國主義者為尤甚。因此，中國國民革命進展的過程中，日帝國主義者妨害革命勢力之進展，自然較之其他帝國主義者為烈了。日本帝國主義者與其他帝國主義者相異處，有下述三點：

(A)——日本帝國主義者，除享有領事裁判權，關稅協定權及各帝國主義者共同享有之權利而外，其他如旅大之租借地，南滿鐵路之敷設權，土地之商租權，農業之經營權，鑛山之採掘權……等，無論那一個帝國主義者，都沒有像日本這樣的在中國享有如自己的領土一樣的權利。

(B)——日本對華貿易，平均占其全國對外貿易總額百分之四十以上，與各國的情形不同。所以中國國民革命如果成功。由廢除不平等條約而得到了關稅自主，雖別國對華貿易，亦同受打擊，然尚不足以動搖其全國之生產基

礎，而日本則非影響到他的產業的全體，使他的國民經濟陷於不可收拾的地位不可。

(C)——日本帝國主義者，密運我中國疆土：朝鮮與中國相毗連，三島與中國只有一衣帶水之隔；而在我國境內，又有他自己的鐵路為他運輸，為所欲為，毫無限制。因此，中國國民革命的大障礙，在各帝國主義者中，要首推日本，因此，我們中國能否脫離帝國主義者之束縛，能否還我國際自由平等的地位，就要看我們四萬萬同胞，能否打倒日本帝國主義者。我們如何去打倒他，關於這一點，總理遺囑裏說「……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這是總理指示我們的外交政策，我們既為總理的信徒，便當照此奉行，我們外交上的聯合，當然就在「平等待我」條件之下而聯合；決不能在「不平等對待我」條件之下而聯合的；因為現在的中國民族，要達到國際上的自由平等，決不是使用一點外交權術所可達到的；更不是搖尾乞憐，仰仗其他帝國主義者的力量，所能奏效的。誠然，當我們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時候，還得防範其他帝國主義者的進攻呵！

在今天使一般同志，極感不快的，就是政府所採取的

媚外政策，處處表示與本黨所定的政策，背道而馳。事前既毫無準備，事後則張皇失措，對於此次濟案所用的策略，識見之淺，手段之劣，真正可為黨國前途一哭。什麼提交國際聯盟呀，什麼希望日方在野黨裁判他們政府的錯誤呀，什麼希望美國起來援助呀，什麼聯英制日呀，處處表示他們畏縮，乞憐，軟弱無能的態度，他們還說什麼「弱國無外交」的喪氣話。老實說，弱國是有外交的，革命政府更有外交的，不過要有革命的同志去運用罷了。我們固然不主張即刻和日本帝國主義者宣戰，但只少須有最後應付的準備，徒賴傳統的外交策略或希望其他敵人來解除我們的鎖練，是終不可能的。

而況國際聯盟，請求仲裁一事，姑無論是否有違本黨的主義和政綱，其不發生絲毫効力，是非常明瞭的。現在日內瓦的國際聯盟，本是一些帝國主義者分贓的機關。裏邊把持會務的國家，就是日英等五個帝國主義者，其他各弱小國家，要得他們的同意，才能當一個非常任理事。在這樣的國際聯盟，怎能希望它對弱小國家主持公道和正誼？聯盟理事會對波蘭與立陶宛兩國維爾納問題的處置，便是前車之鑒，神志不清的外交當局，可別作這個夢吧！

其次，希望日方在野黨裁判他們政府的錯誤，這種策略，為應付一時計，我們不能認為沒有必要，可是據此以為對日的根本政策，因而不惜取締民衆的對日經濟絕交，取消「打倒帝國主義」的口號，那就太不明日本侵略主義的歷史和物質的背景了。蓋日本最大的野黨，是民政黨，民政黨是資產階級的政黨，他們在對華政策上，雖主緩進；然就根本上看，是和政友會無所差異的。當濟案發生之初，民政黨表面上，是很反對山東出兵的，其實他們所反對的，完全站在「政權」的立場上，而不是站在「公道和正誼」立場上的。謂予不信，請看八月二十三日大阪朝日新聞間載稱，民政黨對華決議一節，便可曉然民黨對對華的態度了。其決議共分六條，略述如次：

1. 近來中國內亂，時有侵及外人條約上享有之各項保障，為保護日僑及防衛日本權利利益，乃其當然職責。惟關於達其目的之手段，應循外交當道而採不留禍根之機宜辦法。至軍隊派遣，乃為秤量全局利害之最後手段。

2. ……謂此次因政府出兵，而使日僑隨處頻遭華兵掠奪貨財，此種責任，應由田中內閣責任。

3. 此次出兵，無論政府之舉措如何失當，然對於歷有例證之中國兵暨不良分子之暴行，只要不越乎保僑之目的，則我之行動，原無由因爲有何違反公法或條約之處。華官因確保各地外人生命財產之安全，宜速完備其設施；證實其能力，政府於認爲華盡職之誠意及努力可滿足時，即斷行該地方之撤兵。

4. 於東三省，日本毫無變更該地領土現狀之意，固不待言。如欲乘目下鄰邦混亂狀態，而謀政治的活動，斷非日本之所容認。惟於日本保全該方面中國領土，並因開發富源協力貢獻之多年歷史，與現今本正當享有權利利益之極緊切且重大之事實，中國之民應以十分認識尊重之……

5. 吾人不得不希望中國對內改良庶政，對外尊重國際信義，以確保於各國間之不當地位……

6. ……不信任現內閣之對華外交

從這幾條議案看來，目下日方最大的野黨——民政黨的立腳點，與在朝黨——政友會——的主張並無差異。然則欲希望他出來裁判他們的政府的錯誤，還說他能够做到的嗎？民政黨如此，甚而至於素來幫助國民黨的日本

社會民衆黨，也可嘗不是如此。日本社會民衆黨，當濟案發生，也被國權，國威和人道問題的大帽子所厭，而只說化千數百萬元保護少數的人民財產，於經濟上很不合算，主張不繼續用武力了；所以我們政府此時反想日本在野黨起而制裁他們政府對華政策，真不啻與虎謀皮了。

還有希望美國起而援助的。這種策略，也是不對的。美國是個帝國主義的國家。帝國主義的國家，是只有顧及本身的利益，而罔知其他的。他們的一舉一動，完全站在「謀本國利益」的立場上；決不會站在「人道和正誼」府立場上的。他們如果起來援助，固然予日本以打擊，可是也不能給我以好處，這是可以預料的。我們知道，美國自從歐戰以後，野心勃勃，實欲執世界之牛耳。年來觀其急急擴張軍備，放棄孟羅主義而干預歐洲政治，以後之不安於新大陸，而必展其勢力於太平洋上；而必欲染指於我東亞者，實在意料之中。所以希望美國起來援助的話，充其量，亦不過予以可乘之機而已。

更有一部分腐化分子主張聯英制日的，採用什麼「遠交近攻的政策」以爲外交的新道路，這真是荒謬極了，這真是善於健忘的了。他們看見現在與我們衝突得最利害的

是日本帝國主義者；便以爲英帝國主義者可以與我做朋友；殊不知現面的局面，是革命勢力由英帝國主義者的勢力範圍，進展到日本帝國主義者的勢力範圍的時候，爲的是與日本帝國主義者有猛烈衝突，暫時停止了與英帝國主義衝突痕跡，決不是我們與英帝國主義衝突的原因，已經消滅了。英國帝國主義者之與日本帝國主義者，始終是我國國民革命上的障礙物，除非他們完全放棄對華侵略的主張而外，都該分別先後，去打倒的。主張的謂聯英聯日的政策，乃是政客式的外交，決不是革命式的外交，更不是中國國民黨的外交政策。

由是論之，我國今日既不能提交國際聯盟；復不得希望日方在野黨的倒閣；又不可恃美國的援助；更不能藉聯英之力以制日。然則，要報我國仇，雪我國恥，除非國民全體，從速覺悟，覺悟我國現處的地位，是非有革命的外交不行的。革命外交，就是革命民衆所主張的外交，這種外交，是要革命民衆起來當外交之衝，然後才可以得到革命外交的勝利。明白言之，革命外交，必須民衆認識了帝國主義者對於中國的侵略情形；和自己所處的地位；必須民衆有嚴密的組織，一致與帝國主義作殊死的鬥爭；必須

民衆有澈底的覺悟與革命的精神，然後對於日本帝國主義者經濟的，或其他的鬥爭，才能收得偉大的最終的效果。

(五) 今後國人在消極方面應有之努力

吾人對於濟案，既有深切之認識與覺悟，我們還要進一步而求我民族在國際上的平等地位；濟案有勝利的解決。因此，我國民衆，從今天起，便當有「拔劍而起，挺身而鬥」的大無畏精神，以與日本帝國主義者，作一澈底的奮鬥。不過這種鬥爭，不一定全仗砲火之威力的。砲火的威力，乃吾人與帝國主義最後應法的辦法，我以爲今後國人努力的方面，可分二方面來講：一方面是消極方面應有之努力；一方面是積極方面應有之努力。消極努力，是以破壞彼方之利益，而使他們在經濟上，感受莫大痛苦爲目的的。積極方面的努力，用以培養我方之實力，期於最短期間，對日作一根本的解決爲目的的。

茲請先言消極方面應有的努力。消極方面的努力，不用說是採用對日經濟絕交的策略。我在前文，已經講過，此次濟案發生，有六個大原因：(一)人口過剩與食糧的不足；(二)受傳統的大陸政策的影響；(三)資本主義的影響；(四)田中軍閥的好大喜功；(五)北伐勝利的影響；(六)

濟案特刊

日本國內政治的關係；其實這六個原因，歸納起來，可說就從經濟一點發生出來的。自然，一個國家的軍事，實業，政治，文化，一時一刻，離不了經濟的實質。回顧日本，地狹人稠，而經濟基礎又異常薄弱。目下彼邦在經濟上發生的難題，可得而言者，約有五點。

(1) 對外貿易的入超，無法制止。

(2) 對外匯率的低落，及經濟信用的惡劣。

(3) 人民負擔奇重，中下層社會生計困難。

(4) 一般物價較世界上任何國家俱高。

(5) 資本集中，中產立國之基礎，已見動搖。

現在再就中日經濟關係上觀察一下：日本沒有鐵礦，他的軍事工業，都依賴中國鐵的供給。日本缺乏煤礦，他的製造工業，都靠中國煤的供給；棉花也是如此，日本紡織工業，要免去對於美國的依賴，必須得到中國的棉花。日本全國的糧食，只能維持本國九個月的享用，不足之數，是完全仰給於我中國的。所以我們大家倘能於此努力，要致其死命，是很容易的。我們外度世界大勢，內顧本國國情，要想以最小的犧牲而獲最大的效果，只有經濟絕交的一法。況我國國民革命，本以打倒帝國主義為要義；而

帝國主義，對中國侵略的最後階級，便是經濟侵略。我們如果對於某個帝國主義，提出經濟絕交的口號來，則對方的帝國主義者，因我們的堅壁清野計劃，便會受經濟上極大的打擊；同時旁觀的帝國主義者，看見我們民族的精神，自然起敬，或者表示同情的心理，至少限度亦可使其他帝國主義者有所警惕。且在經濟絕交之下，一方面可因列強利害關係的不同，國際間容易發生分歧的步驟；一方面對方因經濟打擊，而引起國內阮隍的現象；因為日本帝國主義，有內外關係，自然容易就我範圍。還有一層，經濟絕交，就我這方面說，是可助長國內工業的勃興，利益甚大。經濟落後的中國，從已往看來，每年要把本國的金錢，進貢到日本帝國主義者，不下五萬萬元之多，此中癥結，固然由於日本帝國主義者，狹其不平等條約特權，來榨取我們的血汗；同時亦因為國人奴性太重，以致弄得不分貧富，舉國交困。假定我國全民衆從此下了決心，與彼斷絕經濟關係，則國家不惟可塞五萬萬元的漏卮，且又使我國貨的銷場，日益擴大；製造工廠，日益增加，而一切生產事業，俱有發展的希望了。

對日經濟絕交，我們從過去的成績上看來，是很良好

的。舉個例吧，比如民國十二年，爲廢棄中日條約及交換文事，中國北部及中部，排斥日貨甚烈；甚烈，雖期間僅有四月之久，然日本所受損失，竟達四千九百萬元日金。以這樣短促的期間，有限的地域內，實行經濟絕交，而得的結果，尙有如此之大。假設今次舉國上下，堅持到了長久的時間，那末效果之大，更有可觀了。然則經濟絕交，權操諸我，只要我四萬萬同胞，以不折不扣的精神，去堅持，是決沒有不見功效的。

經濟絕交，既爲國人有日有效的消極政策，此時我們還須進一步來討論經濟絕交的方法，經濟絕的方法，可分五點言之：

(一) 不買日貨——查日貨進口之巨，首推棉貨，我們要想抵制日貨：日宜首先注意及此。當大戰以前，日本棉貨進口，不敵英國；大戰以後，日本棉貨進口，竟占進口中國的第一位了，所以目下紡織業，是日本最重要的工業，我們排斥日本棉花，那大阪的工商業，必受莫大痛苦無疑。而且這種排斥方法，不但爲一種國際上絕妙的報復手段，懲治日本；亦不啻是挽回利權的唯一的機會哩。除棉貨而外，日本進口貨中以砂糖，魚類紫銅，瓷器紙張玻璃

等項爲大宗；這些東西，我們自己國內，都可抓着代替物品，是不一定需要的。至若機器及科學儀器之類，我們完全抵制外貨，固屬不可，但是輸入機器，不祇是日本一國，我們可用德國貨來代替日本貨。蓋德貨精良，遠勝日貨；且德國與我爲關稅對等國，我國可課德國以自由關稅，於我並無所苦，所以我們只要有不買日貨的決心，日本帝國主義者所受的損失，自然是很大的。

(二) 不賣原料及食糧於日本——日本地狹人稠，原料的供給，完全仰給於中國。我還記得一七一九年日本東京帝國議會開會時，外相內田子爵致辭說：『……吾國多藉支那之富源，以樹經濟之基礎』所以我們若於原料及食糧上，不供給日人，他們經濟基礎的動搖，自可預期。查我國輸日原料之中，尤以豆餅煤鐵最爲重要。自民國二年至十二年，滿洲豆餅輸出平均價值每年達三千八百萬之多，十分之九，皆輸入日本。煤鐵二貨，日本異常缺乏，其儲藏量不及中國十二分之一，該國八幡製鐵所所用之鐵，各工廠所用之煤，均由我國運去，所以我們若不把這些原料——豆餅煤鐵——賣給他們，日本國內農工事業，自非受絕大痛苦不可。

(三)不替日人作工——自從馬關條約訂立以後，日本帝國主義者，得在我國境內，建築工廠，招收工人，從事製造，而與我國國民享同等的權利。因此一方面可以免却進口之關稅水脚，易於奪取中國市場；一方面可以利用低廉的工人，免除本國之競爭。我國處在這種情形之下，所以一切工業，俱陷於萬劫不復之地，不能有些微的發展。就以紗廠言，我國現在紗廠一百二十家，其中日商占了四十四家，紗錠則占百分之五十。日人且以技術之精良，資本之裕，政府之保護，人民互助，在在使我棉織業，無法立足。其他如東三省之麵粉業，及上海之製糖業，殆莫不呈喧賓奪主之趨勢。所以居今日而欲擊破這種經濟侵略的工具，最好方法，莫過於不去替日人作工，所有在日本工廠裏的同胞，一律退出，使其不能生產；同時我國政府應設法組織同樣的大工廠，以爲容納之地。果能如此進行，日本帝國在華的工廠，便非達於消滅之地步不可。

(四)與日本銀行斷絕關係。與日本銀行斷絕關係，總理是早有這樣主張的。他在民族主義裏說「我國所受經濟力的壓迫，除了海關以外還有外國銀行，現在中國人的心理，對於本國的銀行，都不信用；對於外國銀行，便非常

的信用……從前中國紙幣的信用，不及外國紙幣，現在中國的現銀，仍不及外國銀行的紙幣。……一般人民，都情願收藏外國紙幣，不情願收藏中國現銀，推究此中原因，就是中了經濟壓迫毒。……外國人現在所用的錢。不過印出幾千萬張紙，我信用牠，他們便有了幾千萬塊錢。那些外國銀行紙幣，每印一張，祇費幾文錢，印成的紙牠的價值，便稱是一元十元或百元。所以我國人不過用最少之價值，去印那幾千萬元的紙。用那幾千萬的紙，便來換我有存款們幾千塊錢的貨物……外國紙幣之外，還有匯兌，……以外還有存款。中國人有了錢要存到外國銀行內。不問中國銀行的資本是大是小，每年利息是多是少。祇要是中國人辦的。便怕不安全，便不敢去存款，不問外國銀行是有信用沒有信用，他們所給的利息是多是少。祇聽到說是外國人辦的。有了洋招牌，便喫了定心丸覺得極安全，有錢便送進去。就是利息極小，也是很得意。……外國銀行在中國所獲之利。綜合紙幣匯兌，存款三種算之。當在一萬萬元左右」從中山先生所說看來，外國銀行之利害，怎能不令人心悸而咋舌呢？其實現在日本正金銀行之在我國東三省一帶，與夫臺灣銀行之福建一帶，他

們所負的職務，尤不正如總理所云，僅僅以發紙幣，匯兌，存款爲限。除此數種營業以外，更進而直接向各方面投資，隱然爲一國工業生產之原動力，所以上述幾種銀行，便是日本帝國主義者侵略的工具，國民政府，本總理之遺教，就是沒有這次濟案，也是要嚴行取締；何況當此濟案未解決幾萬創子還在我國領土上橫行的時候，對於這種經濟侵略的上述日本銀行，可以任其經營的嗎？所以我們與日本銀行斷絕關係的一點，凡有血氣的國民，都該如此的。

(五)不在日輪乘坐或運貨——我國自江寧條約訂立，沿海航行權，即隨五口通商四字而喪失；中英續約成立，外船可以自由駛入內地，而內航行權又隨之而失去。因此，各國根據最惠條款，要求利益均霑，各帝國主義者遂把我全國，變成國際化；而使我國航業，永無發展之機會，言念及此，良可痛心。日輪對華航業之發達，雖時期較暫，然其進步之速，殊可令人驚駭不止，近二年來，我國因軍事影響，舊有招商局，幾頻破產；而日本以爲有機可乘，對於沿海及長江航業，竭力增加商輪，希圖一手操縱之計。(茲查得日輪航行於長江者有日公同二十一艘；航行

沿於海者有南滿鐵路會社十艘)所以我國現在不欲發展本國航業則已，如欲發展航業，務次首先取消外輪在我國沿海及內地的航行權；換句話說，應將從前所訂之不平等條約，宣告無效。不過我說到這裏，使我心裏十分難受的，就是現在的外交當局，他們還是同北政府時代一樣，依然在那裏媚外，以這樣的政交當局，要希望他來宣告廢約，當然是沒有把握的。所以要實際的達到廢約的目的，還是要靠民衆的力量才行，最低限度民衆應一致不乘坐日輪，不由日輪運貨；一方面竭力促進本國航業之改善與發展。果能如此，貫徹始終，日輪在華之航業，自非達於慘敗之域不止；隨時用同樣方法，施之英國，那末外輪，就可驅之出境，而已失的航行權，亦可不費口舌而收回的了。

上述五項，是我認爲經濟絕交中，最有功效的方法。凡我國民，只要一致的，作持到二年之久，日本國內就可激成絕大的變亂；而非俯就我的範圍不可。總理曾經教訓過我們說：『我們中國，此刻還沒有亡，普通國民，對於別的事業，不容易做到，到了不做外國人的工，不去當洋奴，不用外來的洋貨，提倡國貨，不用外國銀行紙幣，來用中國政府的錢，實行經濟絕交，是很可以做得到的。』

所以我們當着一髮千秋的時候，我們更其要遵守總理的遺教，運用總理的大無畏精神，堅持到底，以期打倒日本帝國主義，達到國際上自由平等的地位。

(未完)

濟案的禍首田中義一論

張水淇

日本自田中義一做了內閣總理大臣，就標榜積極政策，就有去年派兵到山東之事，就有今年出兵山東而發生慘案之事，就有阻止東三省順服國民政府之事。山東我土地也，而彼竟藉口保護僑民而出兵。若是，則凡有日人所居的地方彼日本皆可派兵了，天下豈有此理？欺我國弱，就任意出兵，任意慘戮我官吏人民，致我同胞無端的慘殺去二千人以上，這鐵人落淚的血痕，當留千萬年而不去，我子子孫孫當永永記憶之而不忘，我同胞的流血的不共戴天的恥辱，凡為我中華的人民必深深刻在心頭。東三省我國家之一部，一部順從中央，是我國家的內政，日人有何權利可以容喙？有何責職可以插嘴？然而彼竟欲以施於朝鮮者施於東三省，竟欲東三省當局做李完用。雖然詭謀不售，但居心實太可惡了。這種種荒謬絕倫野蠻的政策，竟發現於二十世紀的今日的日本，不但是日本的不幸，也是二

十世紀文化史上的一大污點。不必說吾中國竟受着這樣恥辱，是四萬萬人同負的辱恥，同塗的污點，如我中華人尙想站在世界上稱一個獨立國家的人民，不可不雪此恥辱。可是吾不爭氣的同胞，在今日還只在偷偷摸摸打自己的算盤，好像五三的流血已消痕跡的。同胞呀，這時候還不奮身起來，創造新生命，還不團結起來建造新國家，必至國亡種滅族絕，從頭再做亡國奴，給外族來任意殺戮鞭笞，印度人的呻吟朝鮮人的慘呼還不是我們前車麼？

田中施行這種政策，實出於他的封建時代的頭腦與好功名的唐坎霍堆 Don Quixote 的性格。日人馬場恒吾著田中義一論將他的性格分析得很詳細，讀之可以明白他的個性，而知對我施行那種政策的原因，我因此譯於後面，以供國人研究：

內閣總理大臣田中義一現已在四面楚歌之中，恨之者不只是反對黨，一般的輿論，無容再說，就是與黨的政友會中加彼以惡評者亦很多，其者有云：「田中的頭有些兒怪樣的嗎？做出常識所想不到來的事，血液的檢查比了怎麼都要緊，如果解剖他的頭來看看，當很有趣」。見了這樣的批評，可知田中首相在研究人物的一事上，提供出迷惑

人的題材，所以我想於此文中，研究研究一個田中義一而非日本總理大臣的他的的人物。

在我所曉得的範圍中，他決不是惡人，本來這只曉他的樣子而這樣說的。他與人談話，說出「我那時困難了」，我曾對你說過這樣話嗎」的話，顯出軟弱的樣子時，不論誰不能認之為惡人。聽說他是愛看戲的，可是看戲時常常落淚，聽說，那是不願意給人家看見的。所以不能不認為根底是正直的人。因此，今年六月八日他在上野驛被刺時，吾認為莫明其妙的事。若說是討厭的內閣是和原敬的政友會內閣同樣的討厭的從內閣蠻幹的一點說，田中內閣較之原敬內閣有勝無劣，但是田中內閣的做法，蠢拙而露骨，失敗多，雖然如是，田中義一還沒有原敬那樣的很毒。對新聞記者說了一連托生主義等的話，後來又費煞心思取消那話，那種樣子，就是要厭恨也不能厭恨了。拿他來與原敬那樣的沒有一絲一分間隙的政治家相比較，田中還缺很險的相兒，所以對於他行刺，可說是刺客方面摸差了門戶，對於摸差了門戶的刺客的家族，給予一千元的救助生活費，恐怕那不是田中自身的主義，其部下的一種選舉策，那也是一種摸差了門戶。若對於原敬評道：西有列寧

，東有原敬。那末我感得對於田中可評道：西有唐坎霍堆 Don snxote 東有田中義一了。

那唐坎霍堆如何能做日本的總理大臣的，那是因為他的出身與周圍的事情遇着好運氣的緣故。大眾也曉得他是長州軍閥的寵兒，長州軍閥中可稱為頭目的元帥山縣，桂，寺內不論誰都愛田中。其愛也又不是普通的愛，認彼為長閥的嗣子，就是裝入眼睛裏也不以為痛的愛也。田中對此三人無分軒輊都像事師父一樣，奮勵其忠勤，據此三人及熟知田中的人的話，此三人中田中從心頭上抱崇拜之念者是桂太郎。本來大首領是山縣，所以田中對之表尊敬之意最厚，這無容多說；可是心頭上所心服而常想蹈其足跡以行者，是桂太郎。田中的拍馬屁，是桂的拍馬屁的遺鉢；田中脫了軍服做政黨的首領，也要學桂的做法，只是所異的，桂好讀西洋書，那是那時代的事，所以很特別，從現在看起來沒有怎麼了不得，桂曾精讀明柝利的國家論，所以對於世界政策和日本的進路，也有固確的信念。田中就是做陸軍大臣的時候，除衙門的公文外，讀的東西只有演義體的舊小說，他的頭腦是由國定忠次，清水次郎等所支配的，他的信念是仁俠劍客的信念，所以雖說是承繼

桂的遺鉢，繼其外形而不繼其內心。

若問田中有怎麼得到說爲經綸抱負的片鱗的，那末恐怕就是中國問題。二三年前他未入政界時，曾於偶然的機會說道：

「日本從漢口撤兵，長江沿岸就無據守地，山東也捨掉，雙橋無線電報也弄得糟糕，我們幾十年煞費心思造成的地步，一件件破壞，再造起來，不知又要幾十年，見了這事苦得好像刺割身體」。

那是真像苦痛的，雖則是舊時代的軍閥主義的感情，那樣的感情橫着於胸中，總之可認爲當佩服的現象。近時山本權兵衛伯爵曾說道：

「田中惟一無二的招牌是中國問題，那件事弄糟，惟一無二的招牌，恐怕就不能不卸下」。

那時有抱負的信念已不合用於時代，是可悲痛的運命。但是歐潮大戰以前的日本，支配階級的共通的思想，就是那單純的軍國主義，山縣，桂，寺內政治家也，軍人也，生息於此思想中，呼吸此思想，此外有何別的思想，未嘗加以考慮，田中只是無考慮的承繼其思想。

陸軍中的田中，由軍務局長，參謀次長而成爲大臣，

極其順調，他本質上是否是那樣的人物，就是在陸軍部內，也有疑問。他背後有陸軍老前輩的山縣，桂，寺內等的後援。不但如此，所謂陸軍者成一種大組織，做了軍務局長，參謀次長，大臣，陸軍的大組織的力，能使其職者無大過失而升進其職，這就是陸軍先輩的庇護與陸軍大組織的後援，使做軍人的田中有實質以上的光輝也。田中做政友會總裁，做內閣總理大臣的瞎鬧，那不是偶然的瞎鬧，是沒有了前輩的庇護和大組織的後援之後的發揮田中的真價的瞎鬧。由前之說，所以說唐坎霍堆式的田中，是真正的田中。

雖然如此，這也不是說做軍人的田中是完全無價值的，他的立身出世，由於前輩的提拔，與由陸軍所組織的有力的部下的援助，不必說了，他爲怎麼爲陸軍的前輩看入眼裏，他往俄國的事爲重要的原因。

日俄戰前田中爲駐俄武官而居於俄國，（明治三十二年）當時日本的陸軍崇拜德國，苟爲軍人，皆欲往德國，惟田中自願留學俄國。由當時的參謀次長寺內的特別推薦，滿其志願。他居於俄國聯隊中四年，其時，他與俄國軍人同飲，同步，同游，曾有一段逸事：某日那聯隊要去演

習，同夥的俄國將校中有人合謀拿香賓酒來使田中吃醉，但其聯隊中對於田中有好意的營長密告田中，並說道：「香賓酒吃醉了很兇，吾教你不醉的方法，拿指頭來拚命拖舌頭就吐了，時時假裝去洗手的樣子去吐掉」。

行軍之晚，果被強飲香賓酒，田中不辭，不推，受而飲之，依所教的方法而吐去，所以始終沒有醉，可是到了明朝，兵卒敲他所睡的房间的玻璃窗敲了好幾次（因為房間加了鎖，所以敲窗）那時有八點鐘須集合於某地的命令，而田中到十點鐘還未起來，所以兵催促他起來，但是田中因為昨夜飲酒過多，似乎起了中酒毒病，眼睛雖然張得開，口開不來，而且身體動不來，於是暴露很大的失規，到今日尚留為話柄。

田中雖有這樣的失敗，然在俄國將校中，就得到完全與俄人相同的信用，終至得到俄國的聯隊長頭銜而歸。其時，俄國軍人的氣質他都學得，而胸中藏着一個結論，那結論就是日本即與俄國戰爭決不打败的斷案。他歸國之後，向他的前輩說此結論，日俄關係險惡後日本的支配階級正憂鬱的時候，那田中的一言怎樣的鼓舞他們的心臟，可以想像到。

日俄戰爭中田中（少佐）為總司令部中的參謀，在兒玉參謀長之下工作，戰爭如田中的預想日本得勝，戰後田中曾為參謀本部中的參謀，嗣後他漸進身於軍政行政方面而脫離戰爭專門。他的意見，以為俄國的軍隊的弱點是任士官和兵卒的關係不良。士官對兵的取壓制的手段，毫無溫情，兵卒只聽命令，無自發揮活動，那就是俄國取敗的原因。惟以德國軍隊為模範的日本陸軍也有其弊，太官僚的，太保守的，日本陸軍，有種種地方當改良，他抱有意見欲改良之，在偕行社的陸軍集會席上，曾演說過。

但演說這段事時，其席上的將官非常生氣，起很利害的駁論道：「田中胡說怎麼，竟指摘我陛下所統率的陸軍的缺點，是奇怪的事。」田中就陷於窮地，其時庇護田中而慰撫頑固的將官們的是乃木大將，乃木以其溫厚的調子說道，「田中的議論也許太無顧慮，可是他出於欲使帝國陸軍改好的誠意的，願你們不要太攻擊了。」於是那演說就得收場，憤怒田中者曾至陸軍大臣寺內正毅處彈劾田中不應該的事。

但是對這樣的事，田中是沒有漏洞的，田中演說前，曾向寺內述自己的意見，得到寺內的贊成及諒解而往偕行

社演說。所以特地去彈劾田中者，不論你說怎麼話，寺內拿不得要領的話來對付，反而得着沒趣而去。

田中之博得前輩的信用，與社會主義家白柳秀湖有關係，這是我從白柳氏方面聽來，得他的允許而寫於這裏的。

日俄戰爭後第二次桂內閣時代，田中爲麻布第三聯隊長，白柳氏被徵入營爲兵，那時正因白柳氏奉社會主義而被注目，那時又正爲社會主義成爲問題的時候，所以白柳氏之入營在軍事當局爲重大的問題。

但是三聯隊的對面有一聯隊，那邊出了兵士脫營事件，豬熊中隊是對於兵卒待遇苛酷的緣故，約有三十名的兵卒脫營而通夜野宿於戶山個原，翌日即生起至聯隊長處直接陳情的事件。白柳本與此事無關係，然東京的新聞因見三聯隊與一聯隊相近的緣故，所戴的新聞寫得像居於三聯隊中的他煽動第一聯隊的兵卒而使之脫營的，這本是使他非常難以處置的。

後來有一日白柳氏被做聯隊長的田中大佐喚去，那時田中的話，白柳氏尙記着，田中說：

「今天我想脫去聯隊長的軍服，老兄也脫了兵卒的軍

服，田中和白柳，男兒和男兒，拉開胸襟來談談罷」。

拿此話來打聽白柳氏的心胸，白柳氏說道：「我自己認社會主義爲不錯的，不想捨此信念，但我不願做半途而廢的事，既經進了軍隊，就想忠實的拚命的做軍隊的事。」田中聽了大悅，白柳氏遂爲忠良的兵士而終其軍隊生活。

事實只有這些，可是田中因此博得軍閥的前輩的信用，那些前輩本來視社會主義爲非常危險的東西，使此可怕的社會主義的信徒成爲忠良的軍人的田中，真有能耐，這是對於田中的批評。因與白柳氏接觸的緣故，發見出世之端緒者不只是田中一人，其別一人是叫做吉江的新兵教官，因教化白柳氏的功績採用爲山縣老公的副官，軍人靠了社會主義的新兵而出世，是人生的滑稽。

白柳氏退伍後漸漸肥胖起來，因此退伍後的演習每年拒絕的，但到預備的末了時候，他被叫到佐倉演習，因身體太肥，很苦惱，其時田中爲少將來檢閱，田中對白柳氏說道：

「人間自己的苦事自己最能知道，別人能知道的很少，所以你演習艱苦時，必要說苦，就是那樣說，不要緊的

」。

那時田中所說的話是真理，白柳氏今日還佩服。

居於第三聯隊時的田中曾做一件引起世間注意的事件，這就是請早稻田的大隈伯到聯隊演說的事。大隈是從明治維新以來以薩長的藩閥為敵而奮鬥的男兒。既有這種情形，使於長閥所支配的神聖的軍隊中演說，是怎麼一回事，可是因為長閥的寵兒的田中竟敢為之，這種非難，於大隈演說後即有之。因此田中被山縣叫去訓斥，但田中屈服，叙說世界的形勢發表意見道：『今日的戰爭只有軍隊能決不戰爭，必須得國民的熱烈的後援，所以必須於平日使陸軍與國民的關係密接，大隈固然與藩閥戰爭的，可是有收攬人心的手腕，陸軍不當以大隈為敵，反須得彼的好意，由彼以造成與國民的密接的關係。』這番意見表過後，大隈也得到山縣的諒解。

招請大隈時，田中恭敬盡禮，恰如迎接檢閱使，聯隊全部的兵士列隊而待，使大隈閱兵，而後演說。大隈連其蓮花妙舌，得意洋洋，且得見其圖上的作戰而後歸，大隈歸早稻田。田中即追其後而往，對大隈述感謝之意，看見了大隈的從心底裏快活的情狀而歸。

那時使田中驚駭的是首相桂的機敏，田中向桂報告此事時，桂不期然問道：

「那是真的麼？真的大隈快活麼？」

桂知道那是事實，也不對田中說，自己去防問大隈，開桂與大隈交歡之幕。使大隈為軍人後援的會一頭目而遊說全國，並幫忙早稻田大學使得着天泉的下賜金，那是桂對於大隈的好意的表現。田中看着這桂的政治的手腕，常欽佩於心中。

白柳氏從第三聯隊退伍後，在名叫「新聲」的雜誌上預言道：『田中是有一日捨掉指揮刀，掌理一般國政的男兒。』那恐是看見田中佩服桂，田中自身的行動漸成政治的，而有那樣的直感的，這預言現在適中了，白柳可云為田中之知己。

桂後來繼承大隈系的憲政本黨而建立立憲同志會，成為純粹的政黨首領，這樣的桂與大隈的握手，可說是田中所誘導的，桂與田中成為教之而又為被教的關係。以前說的，可說是田中的修養時代，其活動純粹限於軍隊中。大正元年（民國元年）西園寺任內閣總理大臣時，田中任陸軍軍務局長，生起增設二師團的問題，至使上原陸軍大臣辭

職，終使西園寺內閣倒壞，從那時起，他的活動在政治上遂被人注目。那二師團問題沒有那樣的嘈囂的時候，有一日首相西園寺，內務大臣原敬，內藏大臣山本達雄，在首相官舍會飲，叫軍務局長田中來說明增設二師團的必要。本來那件事是曾由山縣公打電話給原敬，叫他們聽聽對於二師團問題的田中的說明。於是田中就去了，在席上，田中就演說必須增設二師團的陸軍的意見，說完全，田中問道：「有怎麼質問？」西園寺答道：「沒有」！也沒有人說怎麼話，座上寂然，田中就匆匆辭去。其後西園寺就對山本內藏大臣說道：「這個問題照決定的辦法就對了。」那就是拒絕陸軍增設的二師團的要求其時，西園寺內閣是樹立緊縮財政的方針而施行百般的政治的，故無允許增設二師團之要求之餘地。然而陸軍要硬使增設，遂致倒壞內閣，故世人謂山縣藥殺內閣。

總之，二師團問題是上原和田中的出風頭的舞臺，好像田中和上原結合而做這好戲的，然現在上原和田中已不和好了，不和好的過程中田中的性格就表現出來。這是隔了七年的話，那時田中做原內閣的陸軍大臣，那是原敬算取悅於山縣的緣故，調了山縣，而奏請田中為大臣的。但

在原內閣時代，關於尼港（廟街）事件，田中不能不負責任，當時他想個方法，使自己的後任者由自己的意志決定之。以前的廢代內閣總理大臣對於陸軍大臣的人選，皆聽了山縣公的意見而決定的。因此，田中有一日向山縣說道：「老公已脫離陸軍好幾年了，漸漸不明白現在的狀態，請老公專門推薦內閣總理大臣，陸軍大臣的人選由前任陸軍大臣薦舉就對了。」山縣就聽了田中的意見說道：「今後就想那麼樣做」。所以原敬去商談田中陸軍大臣辭職後誰可繼任，山縣就答道：「讓田中去推薦就對了」。於是原敬與田中商議，田中就推薦那時做次官的山梨半造。於是山梨做陸軍大臣。此後田中和山梨就有感情疎隔的時代。田中使山梨為自己的後任大臣，以為山梨可依自己的話而動。可是山梨做陸軍大臣後，很不聽田中的話，使田中為之悶悶不歡，使田中生起必須復為大臣的意志。山梨對此，則又不欲離大臣的椅子。原氏死於凶刃，高橋是清內閣以改造問題而倒，加藤友三郎內閣產生時，山梨乘夜密訪加藤，運動自己留任，那是到了社日加藤親自向田中說的話，所說的話，好像是說：「山梨曾來過，陸軍大臣似乎也是不更動的好」。田中只有有說：「那末，那是好的」。但

是田中的心中很焦苦是事實。

加藤於大正十二年震災前病死，後繼內閣山本權兵衛的內閣就產生，山本網羅各方面代表的人物以造舉國一致內閣為幌子，而組閣陸長當以長州為代表，長州當以田中為代表，就招致當時恰從長州歸至伊豆修善寺的田中，使之為陸軍大臣，那時上原勇作不做了參謀總長，成虎視眈眈之勢，然山本眼中無有上原。

山本內閣因虎之門事件而倒塌，那事起後的翌日，砲工學校行卒業禮，那時陸軍的巨頭都到，上原在許多人前敲敲田中的肩頭說道：

「這次是清浦呀，可是陸軍豈不是想不去運動嗎？但是上原於行卒業禮後，歸途中就訪清浦奎吾子，向清浦道賀，有大命將下的形勢，所述其意見道：「陸軍大臣福田雅太郎是適當的」。清浦因為未拜受大命，說道「若大命降下，當深加考慮」。但是這次會見後，福田陸軍大臣說就盛傳世上。

一面田中方面，這個樣子陸軍大臣從外部撤進來，是所反對的，田中的意志就托清浦內閣的組織本部研究會傳過去，那意志是陸軍大臣的人選，本來依山縣公的意見而

決定，可是自原內閣以後依前任大臣的推薦而定，所以這次當然要聽從田中的意見的。清浦拜了大命後，老樣子的優柔不斷，像要辭大命又像不辭，空費了二三日，田中頗焦灼。催逼道：「清浦若組織內閣，對於後任的陸軍大臣當聽從田中的意見」。於是清浦有組閣的決心後，就招致田中，求對於陸軍大臣的人選的意見，田中就約定彙集陸軍要路的意見後，推薦候助者三名而歸。同時在清浦周圍的出身熊本陸軍將官們，就派人到上原地方，求上原的意見，於是起影戲樣的作戰。田中離去大臣官舍後，就召集軍事參議，及其他要路的將官們，決議後任大臣的候助人，但是福田是有問題的人，所以招致。田中拿了筆定三名的候補人，寫三人的名字，最先寫是福田，這是已經成爲問題的，所以先寫，而以之爲首名，寫了福田雅太郎的名字後，向坐在那邊的尾野說道：「尾野君可以麼？」。

尾野搖頭道：「我決不有！」這恐怕只是謙遜之意，可是田中說道：「不，因為要提出三人，你的名寫了罷。」就寫了尾野實信的名；又寫字垣一成的名字而說道：「再次是字垣次官這是滿任的。」

這三個候補的名字彙集了，田中就使人拿到上原的地

方，求其承認，上原的意志是推薦福田的，田中所推薦的以福田爲第一名，答道：「沒有異議」。

田中拿了列記那三名的推薦狀，親自走到清浦的地方，清浦問，「這三個候補人的中間，那一個好？」就答道：「那福田陸軍部內能歡迎否是疑問，尾野恐要辭却不受，字垣當是適任的。」

「清浦就說，那末決定字垣罷。」即和字垣會見，得其就任大臣的同意。從清浦方面派至上原的使者歸來時，已在決定時間之後，相距一小時以上，那是或因認田中權薦福田的，所以悠悠閑閑而居的，其後上原與田中交惡，川合操和大庭二郎等雖欲調和之，然火勢甚烈，不能近身，結局只有袖手旁觀。

上原對田中之爭鬥，現在勝歸田中，從道德上批評之，那方面是對，是不成問題的。因爲他們都抱有爲要爭勝而不擇手段的信念，認政治行動爲軍隊的作戰，是軍人政治家易陷之癖，他們雖然脫去了軍服，不曉得解除心內的武裝，就是做了政治家，仍有軍人的臭味，實爲此也。山縣，寺內就做了總理大臣，其臭味很濃，桂氏比較稀薄，所以有那樣的政治家的氣味。田中雖然學桂：而對於上原

爭戰時，一舉一動皆出之以巧妙的作戰。

大正十四年（民國十四年）四月田中因做政友會總裁，請罷了軍人的現役。彼時以前的他的經歷，若回顧之，則不外乎做軍人的成功，他自俄國歸後，經過了日俄戰爭，做第三聯隊長的時候，爲少壯有爲的軍人，而築成爲軍閥巨頭寵愛屬目的基礎。其後由軍務局長而參謀次長，而陸軍大臣，就確定其做長州軍閥的後嗣的牢確的地步，同時世人亦漸知他爲有手腕的政治家。在這過程中，田中由軍人而變成政治家，其歷程徑路值得注目，他與上原合夥得以一軍務局長拆倒西園寺內閣，他爲西園寺，原，山本叫去說明增設師團的理由時，只聽得冷冷的話，「沒有質問」。那時他當然憤慨但是那時所吃的一肚子酸醋，因西園寺內閣由田中等的力量弄得土崩瓦解，故也該就消掉。由自己之力得倒內閣，那經驗必也起也能由自己造成內閣的自信。他不做軍務局長後，就旅行歐美，當歐州大戰時歸國，當做參謀次長的時候，已經有由他一人背着國家的樣子。大隈內閣種種對華活動：寺內內閣的出兵西比利亞等，田中參的謀次長的名字常爲重要的脚色。那時他和各方面的政治家，實業家結了割也割不斷的因緣。關於中國的事

情，大倉，久原的關係不淺。大倉到了晚年，竟欲拿田中親筆的信做證據，起訴訟，因其關係密切故也。熱心於西比利亞的時代的外務大臣木野一郎到死以前，曾說道：

「寺內，後藤以及別的人不能信用，只有田中可靠。」當時我做新聞記者，本為望野部下的外交官有人以沉痛的調子對我說道：

「老兄，田中是不能信用的，必須使之不成為大臣。」我都不認為全對的觀察，我以為田中也不是聖人，也不是惡魔，只是想做政治家，而有軍人們的熱烈如熾的功名心。從這前提出發，不論怎麼善人，必成為權術家，尤其是拿了以戰爭為天職的軍部於背景而活動的時候不能不到此地步。

他做原內閣的陸軍大臣時，大向政治方面活動，原解散議會時，許多政友會會員皆不曉得，就是政友會幹部的人員，也像都不知道的樣子。但是田中方面，則原氏自身已於解散前幾日去求其諒解。蓋在解散後的選舉中，選舉費有問題故也。田中就此插手於政治方面，趁此機會就得以於政友會中培養着相當的勢力。

若田中一生一世以陸軍大臣而終，那末恐怕誰也不認

他為唐坎霍堆了。為怎麼呢？他的行動，總是用水也不漏的那樣的緻密來準備，而以使世人驚裂的那樣的胆氣來實行的，那是總是日本帝國的陸軍式的，不是唐坎霍堆，是馬克維利 Machiavelli，熟知他從前的事體的某政治家批評他道：「田中是不看見六尺前的地方的漢子，但是約三尺前的地方得看見，而揣摩人心是天才。因此那陸軍先輩所極寵愛的桂到了晚年和山縣不好的時候，調停於桂，山縣之間而跑腿的是田中。」

寺內曾批評田中道：「田中眼前的能夠看到，可是不是潛藏鐵砲的彈子的漢子，所以肚子裏不行。」

可是這樣的批評就成就了山縣，桂，寺內，田中的所謂長州軍閥的承繼首相的系統。

脫了軍服做純粹的政治家的田中，不論拿怎樣的庇護的曙光來看，已沒有從前的爽利。他在大正十二年的年底，就山窮水盡，就與山內閣同倒，脫離陸軍大臣之地位。自彼時以後，他就要想插足於政界，着着準備，活動不已，十三年總選舉時，向犬養毅所率的革新俱樂部送好意，使政友會領袖橫田千之助與久原房之助相結合，而使橫田之運動資本得以豐富，因此世間也就預期他將插足於政

界。

田中做政友會總裁的時候，是大正十四年四月。四月三日高橋自請總裁向自己所屬的內閣班首加藤高明說道：「我辭掉大臣，總裁也辭掉，後任總裁是田中義一。」田中那時候居於其故鄉，接到了政友會的迎接的人，他就連拿的也不拿緊遽到東京。現在死掉的岡野次郎批評他道：「太急了，在九州方面旅行旅行，稍爲漫漫的悠悠的到東京來就好了。」這種話當也向田中說過。

田中到了東京後，就立刻訪宇垣陸軍大臣，托其辦理從陸軍現役變成預備役的事件。他做政友會總裁的事，已爲決定的事實，本來田中的計畫，田中入政友會同時就合併革新俱樂部，故田中會見政友會之高橋之前，先會見犬養毅，得着合併革新俱樂部的承諾。從以前的關係上犬養不得不承認之，但高橋氏對於合併革新俱樂部唱異議，因高橋提出辭職書時，曾向加藤首相，誓言道：「三派協調的現狀不使之動搖，但現須加立刻合併政友與革新，破毀政治上的信義。所以至說道：『若做那件事，自己不退讓總裁。』」遇了這種反對，田中可走的路，或是就答道：「那末自己不入政友也好。」就此高飛遠颺，否則就不拖帶革新

俱樂部，就孤影寂寞做乾乾淨淨的贅婿。可是他走後，一條路，因高飛遠颺，則他已辦過編入預備役的手續，脚跟已爲政友會看得清清楚楚。他做了政友會總裁，加藤高明就勸他入閣，他雖然拒絕，但他有覺書，誓言：「當忠實於三派協調。」世間則懷疑其誠意。爲怎麼呢？田中如心頭上要三派協調，那末沒有對加藤內閣拒絕入閣的理由，他的軍人的朋友，曾憂慮這一點，叮囑道：「已經是做到陸軍大將的人，加入政界，所以望其出處進退正堂堂有男兒氣，太弄小手段，與陸軍的名譽有關。」田中道：「不要憂慮，我正堂堂的做。」

正堂堂爲當時的通語，二三個月後，起稅關整理問題，憲政會出身大臣與政友會出身大臣生起爭論，其時正堂堂也成爲問題。田中始終說正堂堂的做，這是說政策上的意見若至不能相合，則使政友會大臣溫文然辭職，決不做強迫情死的那樣齷齪手段。這事好像會對西園寺說過。爲怎麼呢？到了後來政友會出身大臣總不說溫文的辭職至使加藤內閣總辭職時，田中對西園寺道：「自己想正堂堂的做，可是幹部中的人不能抑制幹部麼？」做了總理大臣之後，田中也訪問西園寺，其會見的談

話，由田中之口傳出，一問一答的登於新聞之上，據聞西園寺曾說道：「自今以前曾會到種種人，像田中那樣我也沒說過的話拿自己的想像作爲我所說的而傳出去的人，未曾有過，」在新聞記者方面，西園寺怎樣的心頭決定本是不管的。那田中那樣的痛痛快快說給他們聽的總理大臣很開心，故叫他綽號道「我們的大臣」。牢跟他走，所以田中不到原敏那樣程度的惹人討厭，同時爲這個緣故，爲政治家的他，也大衆不真正的信服他。田中內閣從去年四月組閣之初已稱爲反動內閣，但是田中自己的頭腦不論反動，或是急進，怎麼都好。在他呢，只有熾烈的功名心燃燒於心中，若是能遂其功名心的，什麼人也用，那用的人偶然反動的色彩強烈些，那末田中自身爲反動的，其人如爲急進的，田中自身也就爲急進的。田中內閣起頭的一年，鈴木前內務大臣爲內閣的台柱子，於是內閣反動的色彩濃厚了，今後若久原遞信大臣爲台柱子，那末內閣資本家的色彩要強烈了。田中對這一點是無抵抗主義的，這個樣子做擔負國家的人，是危險的，因爲做怎麼事，不能預測故也。

譬如使鈴木做內務大臣，含有推倒若槻內閣的論功行

賞的意味，鈴木趁財界有危機之際，於樞密院中活躍，給若槻內閣以致命傷，現在是天下周知之事實，因此之故，銀行起提款之事，使國民困苦，可是田中不對那種事起煩惱，主義呀，怎麼呀，怎麼都好的，所以田中重用鈴木。

此間攻擊鈴木的反動的色彩時候，田中對新聞記者說。『始終一連托生的』這是說，『若鈴木必須罷免那末內閣，辭職。』那是田中時時在火車中對新聞記者說過話，可是及至了捨掉一連托生主義呢？還是捨掉內閣的分水嶺時上田中就捨掉主義，『無苦痛，這就是無主義是他的主義：田中好像脹得很大的紙球，只拿無色的皮來製成了內閣總內看閱起來像有色彩，只不過是閱員的色彩反映於紙球是的东西，就這一點一論，田中是偉大的零。

田中所做的事像其人事行政那樣被人非難的再沒有了，其中最被人非難的是任命山梨爲朝鮮總督久原爲遞信大臣。若問爲怎麼要發那樣的惹起物議的任命，固然有種種解說。認此爲與鈴木的事情相同，是論功行賞，最近於事實。田中因尼港（廟街）事件辭了陸軍大臣，其後山梨做陸軍大臣，那待兩人的感情會不疎隔，田中與上原爭鬥時，山梨的度態不鮮明。可是山梨也做了閒人之後，又與田中

相接近了。山梨與大木，木野，鈴木組織田中的小組，替田中劃策政友會與政友本黨合同之事。爲了梅田寬一事件，山梨替田中買收議員，那時的費用也是山梨自己去弄來的，即使不是他自己弄來，他曾經想去弄過，未必是田中拿出來的，所以私情上田中是否愛山梨是問題，可是從論功行賞的意味上，不得不起用山梨。

任用久原房之助，也可論功行賞的意味來解釋，那是有複雜的財政關係的，本來田中不是缺乏錢的人，他背後是一個後援的人，二三年前死去叫做西村秀造的，做藤田順的顧問的，就是援助田中的人。他也是長洲出身的，和田中是從小起的朋友，田中從俄國歸後，於陸軍部中漸露頭角，世上認爲有此人物時，西村翁遂決心進身援助田中，曾向田中道：「不願使君有家室之憂，若需金錢，只須打個電話，不論什麼時候就送上。」田中受了其好意，向之借二百三百的金錢，立刻就派人送到。此人粗看像鄉下老，其心義俠的血若潮湧，他有了病至無生望時，叫田中到枕邊，從枕下拿出存款簿，給他道：「我要死了，這一個拿去。」其金額是幾十萬的巨額，田中含淚而受之。

使田中與久原結合的也是這西村，西村是上文所說的

藤田組的顧問，那藤田組是藤田傳三郎與久原莊三郎的兄弟所經營的。久原莊三郎的三子是久原房之助，他於常陸的日立礦山發了財，田中做了政界中的大柱子，西村至設法使他與財界上的有力者相結合。

久原貢多少於田中，外間不能知之，有人說自田中做了政友會總裁後每月送生活費五千圓，未嘗有缺，其真偽不明。有這個樣子的關係，所以到政界後的田中的腹心的參謀長，可云就是久原。總選舉的資金是不是久原自己拿出來的，都信爲由久原的手籌來的。今年初田中想叫久原做外務大臣，據對田中曾對去諫他的政友會的幹部說道：「我想叫久原做我後任的政友會總裁。」因此，去諫的人益爲憤慨，故論功行賞而使久原爲遞信大臣，沒有怎麼不可思議。

論功行賞的功是怎麼，還是使田中爲總理大臣，或使之永爲總理大臣的功。賞是怎麼，是政權的分配。田中好像認俠客的頭兒，政權看之如私有財產，田中所不能明白的是立憲政治的政治既不是總理大臣的政治，也不是政黨的政治，是實質上代表人民的意志的政治。人生如羈旅，政治家像旅人，有時住於叫做總理大臣的旅店，因爲住了

一夜，就認那旅店爲自己的私有財產，不堪，不堪！

田中首相令人生起他像從演義小說中跳出的人物的感想，雖然他懷中不插腰刀，其思想不超過於俠客的頭兒。可憐呀。他登場的時候該是封建時代，錯誤了出於昭和時代。田中從他的爲人看起來，沒有壞的地方，也有相當的手腕，也有豐富的人情，可是將他與其時代的背景相對照，遂不免爲東洋的唐坎霍堆。最可憐的，是加於必與此唐坎霍堆共歌共舞的現代日本人的運命。

以上是馬場恒吾所說的話，讀了就可知道田中爲何如人，其種種對我政策之來源，亦可以推想而知。據聞此次的對華政策，佐藤安之助的意見亦與有力焉。彼糊塗而空想的田中，一切惟人言是聽，誇大好事是務，不幸的日人竟與之共舞共歌；更不幸的我華人竟被其任意蹂躪。此愚而好自用的人一日在政治舞台上存在，中日關係恐怕很難有安定之時。欲中日間之懸案解決，則田中的頭腦非改造不可。

※ ※ ※ ※ ※

日本對華文化侵略的狀況 章勃

(一) 文化侵略之義意及其響影

什麼是文化侵略？文化侵略，就是帝國主義者一邊用以麻醉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人民，而使他們忘却本國固有的文化，成爲「奴隸化」的順民；一邊用以偵探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情形，作成種種報告，報告他們的政府，作爲將來實行經濟和政治侵略的張本。這種文化侵略，比起政治侵略或經濟侵略，形式上雖緩和得多；可是實際說起來比任何侵略都狠毒哩。因爲政治侵略和經濟侵略的最後結果，殖民地或半殖民的人民，不過受帝國主義者的壓迫和管束，但是一有機會，就起來反抗了。而文化侵略則不然，其結果使殖民的人民，神昏顛倒，知覺全失，像是吃過麻藥一般，甚至於亡國滅種而不悟。所以帝國主義者之侵略人國，往往藉傳教，辦學校的名義，故意鬧出亂子，或擾亂敵國的政治，來達到他們所抱的野心；這是讀過世界外交史的人，沒有不知道的。

日本爲帝國主義之後進者，亦帝國主義中之尤最者。他們眼見別個帝國主義者文化侵略的成功；所以日俄戰爭以後，也便在我國境內，努力經營文化事業了。最初僅及

南滿一帶，其後隨勢力之發展，而至北滿，而至膠東，每年支出費用之巨，不禁令人驚異。其所辦的文化事業，侵略色彩之濃厚，比之列強，奚啻數倍！此種文化侵略，所發生的影響，略舉有三：

(一)政治——日本帝國主義者，藉經營文化事業名義，得以暗中利誘我國無恥之徒，為其爪牙，使之勾結軍隊或游民土匪，掀風作浪，釀成變亂。遂致政治無平靖之國。同時，因文化事業之發展。國權日漸擴大，我國人民亦得逐漸被其同化。

(二)經濟——日本在華所設之學校，其目的專在經濟侵略；故文化事業之發展，影響中國經濟前途，亦非常重要。而且現在南滿他們的研究經濟機關，到處都是。名為學術團體，實即經濟侵的一種工具；所以日本之積極發展對華文化事業，就是為達到經濟侵略的一步而已。

(三)教育——日本教育，當然不適合中國民族的。今天日本在華所辦教育，一方妨害中國教育的統一；一方製造他們「奴隸化」的順民。對中國學生，專拿一些外國語來麻醉青年，不使他們知道中國一切情形；對他們自己學生，專門鼓勵他們叫來作侵略人國的勾當。你看，這種破

壞我民族，麻醉和民族的教育，不根本推翻，我民族的精神還能解放嗎？

(二)日本對華的教育政策

我們觀察日本在中國各處所施之教育，乃一種純粹侵略主義的教育，既如上述，此種教育，實日本帝國主義者對華之根本政策，較之鐵路，商業政治，兵力，尤甚。考日本在華教育宗旨，約有下列二端：

(甲)侵略者的教育——即以教育之能力，養成其本國人民征服他民族的思想為急務。日本在遼東膠東所設之日本學校，從小學以至中學以上學校，其教育目的，無非造就侵略的心性而已，其目的既在造就侵略的與侵略的人才，是以種種設施，皆具一種特別性質，用一種特別手段，而與普通之教育不同。

(乙)被侵略者的教育——即奴隸教育，換言之，就是甘於征服的教育。以教育之能力，而造成被教育者有奴隸者之資格，使其安於被治的地位，而不能有反抗之能力與思想。

惟其如此，所以日人對於教華人子弟，特別施以小惠，以便供其驅使，即不然，亦可藉此造成多數親日派；緩

和居民仇日的心理。比如：

- a. 免收學費，且定獎錄金法，以廣招徠；
 - b. 畢業後，代謀相當位置，較為本國服務，薪金稍優
 - c. 乘車免費；減除遠方來學之苦；
 - d. 甚至有藉外人之勢力，以欺侮鄉里的，亦事所常有
- 以上種種，都為釣我國人之餌，年來我國教育，因經費關係，未臻完善，於是一般愚民，眼見日人能施小惠，都把他們兒童送去上學了。久而久之，日人之政策完成，而我國在無形中受毒，實已不淺。一九二四年，奉天教育界，曾提倡收回外人在華之教育權的運動，可惜那時當局非人，不能達到。好在東三省易幟，已不成問題，希望政府將來，遵照總理遺訓，收回自辦為要。

(三) 日本在華教育之概况

日本在華教育事業最發達的地點，首推南滿；次及膠東，他處絕少；蓋日本的大陸侵略政策，原欲以二半島為根據地的原故。日本在南滿方面是：關東州內之教育歸於關東州辦理的；滿鐵沿鐵之教育，根據政府的命令，歸於滿鐵會社所掌管；此外尚有其他機關及團體所設的學校。至於日本行政區域內之中國人教育，多依日本官民之協力

而辦理的。

(A) 關東廳經營的教育——自一九〇六年以來，有小學校十六處，教授中國人的初等教育之公學堂十處，其他中學四處，女學二處，工科大學一處，中國人教師養成之師範學堂一處，又改良中國之舊式私塾，公認為普通學堂者，凡一百十六處。

(B) 滿鐵會社經營之教育——自一九〇七年直接辦理以來，共有小學三十一處，實業補習學堂三十三處，家政女學校十處，幼稚園二十四處，而屬於中國人的補習學校，有公學堂日語學堂，南滿醫學堂，南滿醫科大科之業專門等，都是該公司直接經營的學校，其他尚有圖書館多處。

(C) 東洋日俄兩協會經營之教育——東洋協會設甲種商業學校於大連；設中國語英語之夜校於旅順。日俄協會設日俄協會學校於濱江，主授俄語。

(D) 大連市經營之教育——大連市創辦的學校，有市立高等女學校及商工學校二處。

(E) 居留民團經營之教育——居留民團經營之學校，一九〇七年設立於營口者一；一九一七年設立於錦縣者一，教育所在之留民子弟。

其次，在膠東方面，當日人佔據青島的時候，便從事經營教育，假借教育華人子弟為名，設立許多特殊學校，以養成專為本服務之人才，茲查膠濟沿線，及濟南所設學校，計共小學十二處，中學校二處，華語學校五處公學堂三十七處。幼稚園一處。華盛頓會議以後，青島雖已收回；而教育機關，依然在於日人之手，從來政府對於教育的漠視，於此可見了。

(四) 學校教育

日本對華文化侵略的方法，不止一端，大別言之：有從學校教育入手的，有從宗教教育入手的，有從社會教育入手的，或者從其他文化宣傳機關入手的。不過最重要的，要普推宗教，和學校了，茲請先述學校教育之狀況。

(A) 日本人之初等教育

日本人之初等教育，在南滿方面，分日人學校和華人名稱公學堂。日人學校命名尋常小學及高等小學；華人學校名稱公學堂。日本人之初等教育，始於一九〇五年之旅大。小學校；後以人口之增加，學齡兒童因以俱進，現在通南北滿州共有六十一校，教育之主旨及形式，是根據日本內地小學校的，立章程辦理；惟設備內容，較內地優良的多了。其中屬於關東廳經營者一六處；屬於滿鐵經營的三二處，滿鐵本線，每三〇哩，安奉線每四〇哩，設校一所，

茲將最近之小學校數，列表如下：

名 稱	設立年	教員	學生數
旅順第一尋高	一九〇六	二八	八五八
旅順第二尋高	一九〇七	一七	五二〇
大連伏見台尋高	一九〇六	三一	一，一四五
大連第一尋小	一九一五	二九	一，一六八
大連第二尋小	一九〇九	二三	六九〇
大連第三尋小	一九一一	二六	九三三
大連第四尋小	一九一七	二三	七四六
大連第五尋小	一九二〇	二三	七五六
大連第六尋小	一九二二	二一	六一〇
南山麓尋小	一九一五	一一	三九五
嶺前屯尋小	一九一五	六	九〇
沙河口尋高	一九二一	二四	八一七
沙河口尋小	一九二一	二六	一〇九一
柳樹屯尋高	一九〇八	五	五二〇
團水子尋高	一九一八	六	五一
金州尋高	一九〇七	九	一四六
普蘭店	一九〇九	七	一〇二

濟 案 特 刊

魏子窩	一九〇八	六〇	七〇
瓦房店	一九〇七	一〇	二七二
熊岳城	一九〇八	五	七三
鞍山	一九一九	二一	七二四
遼陽	一九〇七	一八	六三一
遼陽烟台分教場	一九二〇	二	三一
奉天尋高	一九〇八	三一	一，二七二
奉天第一尋小	一九一七	八	二〇二
奉天第二尋小	一九二二	一六	四六九
奉天第二小學校	一九二三	一	三二
蘇家屯分場			
鐵嶺尋高	一九一二	一六	四六二
開原	一九一一	九	二七二
昌圖	一九〇八	四	五七
奉天尋高小	一九〇八	六	一六〇
奉天第一小	一九一七	二	四五
鐵嶺	一九一二	二	三八
開原	一九一四	三	六〇
四平街	一九一九	一	三九

公主嶺	一九一一	二	六二
長春	一九一一	二	一〇二
安東	一九一三	二	八五
撫順永安台	一九二〇	四	一二〇
吉林	一九二四	一	二八
安東分園	一九二三	三	九七
長春分園	一九一一	二	六四
四平街	一九一〇	七	二七八
鄭家屯尋小	一九一八	三	三二
大石橋蓋平分教場	一九二〇	二	一一〇
公主嶺尋高	一九〇七	一〇	三一七
長春尋高	一九〇八	二一	八五四
長春范家屯分教場	一九二三	二	三三
吉林	一九二〇	五	九二
哈爾濱	一九〇八	一〇	二九五
本溪湖	一九一六	一〇	三二八
橋頭	一九一〇	四	七五
連山關	一九一四	六	一〇〇
鷄冠山	一九一〇	五	一二八

名稱	設立年	學生數	級數
第一青島尋常小學校	一九一四	二二〇	八
第一台東鎮分教場	一九一七	二七	六
第一四方分教場	一九一七	四〇	六
第一高密分教場	一九一七	一六	六
第一坊子分教場	一九一七	一一〇	八
第一普州分教場	一九一七	一二	六
第一張店分教場	一九一七	五四	六
第一濰州炭礦分教場	一九一七	五九	八
第一博山分教場	一九一七	三〇	八

名稱	設立年	保母	幼兒
第二青島尋常小學校	一九一六	九四五	八
李村尋常小學校	一九一四	四六	八
旅順幼稚園	一九〇九	二	七六
旅順クツブル	一九一三	一	五二
大連	一九〇七	七	二〇一
雙葉	一九二一	四	七〇
西廣場	一九二一	三	五六
北公園	一九一六	二	五四
日之出町	一九二三	三	九〇
伏見台	一九二二	二	六〇
沙河口	一九一四	四	一〇九
瓦房店	一九一〇	三	四〇
熊岳城	一九一八	一	一八
蓋平	一九二二	二	八
大石橋	一九一〇	三	六四
營口	一九一八	三	六〇

在膠東方面，日本所設小學堂，亦分日人學校與華人學校二種。日人學校，最先設立者為一九一四年之第一青島尋常小學校，共有十一所，列表如下：

濟案特刊

濟 案 特 刊

海城	一九二一	一	一八
鞍山	一九二〇	四	一〇六
遼陽	一九〇九	四	九一
本溪湖	一九一四	三	五二
橋頭	一九二一	二	二一
鷄冠山	一九二一	二	二五
撫順	一九〇九	四	一三六
范家屯	一九一四	三	四五
長春	一九一〇	二	三〇九
本溪	一九一一	二	三八
橋頭	一九一一	五	八三
連山關	一九一五	一	四一
鷄關山	一九二二	二	五一
鳳凰城	一九一四		
安東	一九一七	一六	一四一
撫順	一九一〇	二八	二九〇
共計	三〇校	一四〇	一五六〇

在青島者，有二處：

私立青島幼稚園	一九一四	未詳	六四
望青島保育會	一九一七	未詳	八〇

(B) 中國人之初等教育

日本在南滿方面，教育我國的子弟，是在以文化主義，僞結中日親善的感情，用為開蒙滿之準備。藉為國際侵略之工具。一般愚昧的官民，不明一切，為之贊助，誠屬可嘆。此種教育機關，濫觴於一九〇四年金州之私立學堂三十年來，關東廳及南滿路繼續設立，現在共有小學二十四所，教員四百餘人，學生不下一萬左右，茲列表列左：

(一) 公學堂

名 稱	設立年	教員	學生
旅順公學堂	一九〇五	二五	七〇五
水師營	一九〇六	一四	二八二
大連伏見台	一九〇五	二三	六一四
大連西崗子	一九二一	三〇	八七一
大連士佐町	一九二三	一一	三三四
沙河口	一九〇七	二三	八三二
公學堂南金書院	一九〇四	三六	一〇九五
普蘭店	一九〇九	一九	四〇九

濟 案 特 刊

貌子窩	一九〇七	一四	三〇二
旅順師範附設屬	一九一七	一六	三〇〇
瓦房店	一九一三	七	二〇七
松樹	一九二〇	六	一四五
熊岳城	一九〇九	一三	一七四
蓋平	一九〇八	九	二五一
鞍山	一九二二	四	二〇九
奉天	一九一九	一二	三〇五
開源	一九一四	一〇	三五二
四平街	一九一四	八	二六九
公主嶺	一九一五	一〇	二〇一
長春	一九一二	一〇	四〇三
撫順	一九二〇	一〇	三五二
總計	二一校	三一〇	八六〇二
(二)其他學校(一九二三)			
學校名稱	設立年	教員	學生
海城東語	一九一六	二	七七
遼陽日語	一九一三	三	五八
奉天外國語	一九一〇	六	一〇三

鐵嶺日語	一九一二	九	一六五
鐵嶺育英	一九一七	七	一〇六
長春扶餘	一九二二	二	四七
吉林中日語言	一九一三	二	四〇
安東中日戀親	一九一三	六	八八
奉天普通	一九二〇	九	二六三
私立東山	一九二〇	六四	
計	一〇校	四九	一,〇一一
(三)公立普通學校一覽			
地方別	學校數	教員	生徒
旅順	一九	一一三	一,六〇六
大連	一三	三四	二八九三
金州	七五	二五四	一,五五五
計	一〇七	四〇一	一,九〇一四
(四)關東州內私立書房(一九二三)			
地方別	書房數	教員	生徒
旅順	一五	一五	二二〇
大連	七三	七七	一,三二八
貌子窩	一三	一三	二六六

濟 案 特 刊

普蘭店 三六一〇 三六 四四〇
 金州 三六一三 三六 五四八
 合計 一三七六 一七七 二一，八〇二

此外如山東青島及濟南，對於教育華人之公學堂，亦屬不少，茲錄於後：

名 稱	設 立 年	教 員	學 生
青島公學堂	一九一四	四	三〇八
台東鎮公學堂	一九一四	三	二四九
薛家島公學堂	一九一四	三	二一四
施溝公學堂	一九一四	二	五〇
瓦屋莊公學堂	一九一四	二	四三
濠北頭公學堂	一九一四	一	三二
南屯公學堂	一九一四	一	三八
辛島公學堂	一九一四	一	三三
台田鎮公學堂	一九一四	三	二一八
高家村公學堂	一九一八	二	一七
湛山公學堂	一九一八	二	五八
浮山所公學堂	一九一八	二	一〇二
辛家莊公學堂	一九一八	二	五二

大麥島公學堂	一九一八	二	六六六
李村公學堂	一九一四	一	二三八
李村公學堂滄學校	一九一四	二	五〇
蘇家下河公學堂	一九一四	二	一一六
朱家窪公學堂	一九一四	二	一〇四
浮山後公學堂	一九一四	二	八七
趙哥莊公學堂	一九一四	二	五七
上八公學堂	一九一四	二	一〇二
于哥莊公學堂	一九一四	二	八三
登密公學堂	一九一四	二	八五
埠落公學堂	一九一四	二	七二
法海寺公學堂	一九一四	三	一二〇
姜哥莊公學堂	一九一四	二	八八
侯家莊公學堂	一九一四	二	四八
主哥莊公學堂	一九一四	二	八八
九江公學堂	一九一四	二	七二
灰牛石公學堂	一九一四	二	七七
香囊公學堂	一九一四	二	六一
現化菴公學堂	一九一五	一	八六

雙山公學堂	一九一六	四九
養正公學堂	一九一七	六六
明德公學堂	一九一七	七七
育英公學堂	一九一七	五五
常在公學堂	一九一七	九五
計	三十七所	六八三，二五六
北平同學會語學校		
青島日語學校	一九一七	一五三
李村日語學校	全	一一六
坊子日語學校	全	六二
張店日語學校	全	八七
青州日語學校	全	六二

按：日本所設華人學校，其目的在於侵略。因此他們採取的教科和訓練方針，當然也有注意之必要，茲分述之：

(一) 教科——現在日本在華所設之公學堂及普學堂之教科，日文日語外，沒有什麼主要的教科，沒有中國歷史地理，也不許學生私自瀏覽關於中國歷史地理之教科書，尤以南滿一帶為甚。其居心不過要使被教育者之中國兒童

失去本國之民族性及國家觀念而已。

(二) 訓練——我們參觀各處之公學堂，一入校門，多有「化民成俗」四個字的匾額掛着。所謂化民成俗者，不管要把我國民化成他們的奴隸。對於校規，則嚴立規章，學生偶有過失，立刻加以鞭笞；至於拳擊足踢，尤屬常事。對於兒童，概使模仿日本的風習，關於中國及中華民國等字樣，概不准道及。是以隨便問一兒童為何國人，不講「我是清國」便說「我是日本」而中華民國四字，他們是不知道道的。

(C) 中等教育

日本在華中等教育之設施，可分男子中等教育，女子中等教育，師範教育，實業教育四項來講：

I. 一男子中等教育——男子中等教育，在南滿方面，實始於明治四十二年關東所設之旅順中學校，中日學生合校。民國七年大連奉天相繼設立，且在奉天設南滿中學，專為華人受中等教育之所。凡華人在該校畢業的，就可直接赴日本留學，該校並補助若干津貼，留學後在滿州各日人機關任事，因此華人，投考該校者，極為踴躍。民國八年滿鐵會社又設立奉天中學校，關於中國人之中等教育，

濟 案 特 刊

滿鐵會社於一九一七年設立南滿中學堂於奉天，內分預科，中學科，醫學堂預科，參酌中日兩日的中學堂制度，入學資格，修業年限等，多照中國的制度。

2, 女子中等教育——女子中等教育，始於一九一〇年關東廳所設立之旅順高等女學校，近以小學校之增加，入學者漸夥，一九一四年，更增設大連高等女學校，滿鐵公司對一九二〇年，設高等女學校於奉天，又於一九一三年以後，繼設實科女學校共十一處，——遼陽，奉天，公主嶺，長春，大石橋，瓦房店，本溪湖，撫順，安東，鞍山等——內分本科，研究科，選科三種，此外又設大連市之實科女學校。

3, 師範教育——以養成做中國人公立普通學堂之教員為目的，一九一六年設立，初稱高等學堂，及一九一七年，改稱旅順師範學堂，修業年限三年，一九二三年，有生徒一七八人。

4, 實業教育——日本在華之實業教育，始於一九一〇年；東洋協會在大連所設之實業補習學校，及一九一二年，改稱甲種商業學校。一九二〇年，滿鐵設南滿工業學校設長春商業學校，日俄協會於一九二〇年設日俄協會學校於

濱江，又關於中國人之教育，滿鐵於一九一七年，設營口實業學堂，一九二一年設撫順簡易礦山學校，及大連市立商工學校。

茲錄各種中學校之名稱，及其設立年間，學生數如左：

名 稱	設 立 年	教 員	生 徒
旅順第一中學校	一九〇九	三九	四六八
旅順第二中學校	一九二四	一七	一二一
大連第一	一九一五	三七	六五四
大連第二	一九二四	一三	二九四
奉天	一九一九	三〇	五三八
鞍山	一九二三	一〇	一四五
撫順	一九二三	一一	一四八
南滿	一九一七	二一	二六七
旅順高等女學	一九一〇	二九	四八三
大連市立	一九一九	二九	六五一
大連	一九一四	二八	七一九
奉天	一九二〇	一三	三七三
撫順	一九二二	一四	二七五
安東	一九二三	八	一四一

濟案特刊

大連商業	一九二三	一三	一〇九
海城東語	未詳	三	八一
遼陽日語	未詳	三	九一
鐵嶺日語	未詳	六	一六四
吉林同文商業	未詳	三	五〇
東山學校	未詳	四	五四
熊岳女學校	未詳	二	三七
安東中學	未詳	二	九五
長春	一九二三	六	八四
大連商業	一九一二	二九	九六二
南滿洲工業	一九一一	六三	一四〇
滿工業附設職業部	一九一八	一一	五三
撫順礦山	一九二一	一一	七四
長春商業	一九二〇	二二	二九一
營口商業	一九二三	二二	一五一
日露協會專門	一九二〇	八	二七七
大連市立商工	一九二一	四	八三
遼陽商業	一九二二	一〇	一六四
大連商業	一九二三	七	七一

金州農業	一九二三	五	七二
熊岳城農業	一九二三	一	六七
公主嶺農業	一九二三	六	七一
瓦房店家政女學	一九一四	六	二四
大石橋	一九一四	四	一五
營口	一九二三	四	九
鞍山	一九二〇	六	二五
遼陽	一九二三	三	三一
奉天	一九二三	九	五九
鐵嶺	一九一五	七	二三
公主嶺	一九一三	二	一九
長春	一九一三	七	一八
本溪	一九一四	四	一三
安東	一九一七	一	八八
共計	四十七校	一二六一	六七八六

此外尚有在青島設立之高等女學校，中學校，及華語學校，因未悉其詳情，容後補錄。

附：實業補習教育——補習教育，為補助中日兩國青年職業上必需之智識技能，換句話說，所以準備為帝國主

濟 案 特 刊

義者役使之能力而已。滿鐵會社於一九一〇年在附屬地內各小學校及公學堂中，附設實業補習學校，初僅十一處，既在驟然增至三十三處，共分學科制，學年制，今將調查所得之學校，列表如下：

校 名	創 立 年	學 級	生 徒
埠頭 實業補習學校	一九一五	一〇	一八九
大連 實業補習學校	一九一九	一〇	一五八
沙河口 實業補習學校	一九一三	四	三九
旅順 實業補習學校	一九一六	二	二六
金州 實業補習學校	一九一四	一	二三
普蘭店 實業補習學校	一九一四	三	一七
瓦房店 實業補習學校	一九一〇	七	六七
熊岳城 實業補習學校	一九一〇	一	一五
蓋平 實業補習學校	一九一〇	四	七三
大石橋 實業補習學校	一九一〇	七	一〇
大石橋 實業補習學校	一九〇八	一三	二六七
營口 實業補習學校	一九〇六	一六	二八三
海城 實業補習學校	一九〇九	四	七四
營口 實業補習學校	一九一四	八	一四四

海城 實業補習學校	一九一三	一	一五
鞍山 實業補習學校	一九一九	六	一一五
遼陽 實業補習學校	一九一〇	六	一一四
蘇家屯 實業補習學校	一九一三	四	二四
奉天 實業補習學校	一九一〇	三三	四九二
鐵嶺 實業補習學校	一九一二	三	六五
開原 實業補習學校	一九一一	二	四六
昌圖 實業補習學校	一九一〇	一	二一
雙廟子 實業補習學校	一九一四	二	二〇
四平街 實業補習學校	一九一〇	二	三五
鄭家屯 實業補習學校	一九一八	三	四九
郭家店 實業補習學校	一九一四	二	五五
公主嶺 實業補習學校	一九一〇	六	七七
范屯 實業補習學校	一九一三	未詳	一八
家屯 實業補習學校	一九一〇	未詳	四六二
長春 實業補習學校	一九一〇	未詳	一一七
本溪湖 實業補習學校	一九一〇	未詳	一〇四
橋頭 實業補習學校	一九一四		一五
連山 實業補習學校	未詳		六〇
鷄冠山 實業補習學校	一九一三		

鳳凰山

一九一〇

九〇

安東

一九一〇

一一九

撫順

未詳

四六七

共計三十六處

(D)大學教育

日本在東三省及山東等處，各種教育機關之多，就學生徒之夥，已如上述。惟日人意猶未足，於是他們就在一九二一年年的日本衆議院第四十四次會議中，提出滿洲大學建議案，略謂：

「我國(指日本)之大陸政策，當移最高文化於滿洲，無論何人，均所共認；故於奉天設立大學，除爲文化中心外，可爲其他各種調查之機關……先設醫科，工科，理科等，續設法科，文科，各大學……」

此案提出後，議會一致通過，認爲應辦之事。遂將滿鐵所辦之南滿醫學堂，改爲醫科大學；關東廳所辦之旅順工科學堂，改爲工科學堂，其他各科，正在籌備，不久即可次第設立，數年之後關東三省，欲其不爲朝鮮之續，恐有不可能之勢咧。

我在前文已詳言之，日本所以要在華經營教育事業，

完全從侵略主義上發出的。所以日本在滿設立大學之目的，當然亦是着重文化侵略之一途。據遼東新報記者棟尾松治說：

「日本在滿教育之主體，爲日本及日本人主義，客體爲對於中國人之卑日本主義……中國在滿未設一個大學，文化教育，設施實不完備，文化程度，亦甚爲幼稚，滿洲文化程度之幼稚，非僅爲中國人之恥，實亦日國人之羞也，何者，北京天津上海漢口濟南各地方大學及高等教育機關，依英美法諸國所設立經營者甚多。滿蒙爲日本特殊權利之地，其文化施設之劣，正有日本待於文化之設施。依日本之富力與文化，開拓滿蒙，實所應盡之義務也，彼美國民所到之地，必先築尖塔摩天之教會堂，而廣以運動場圍之，日本對於滿蒙之經營，亦必先由文化的設施始，英國及荷蘭之開拓印度，即先設幾多之大學，法之獲哥的基亞納，亦先設殖民學校及大學，故日本之開拓滿蒙，確有設立殖民學校及大學之必要……其大學，一在教育中國之青年學生，同時又在養成將來活動於中國之日本青年。」

特 案 刊

此種論調，實為日本在滿設立教育之根本目的；不啻日本在華文化侵略的自白書。然則吾國當局，為保全東三省計為國家前途計這種侵略機關，安可聽其存在的嗎。

I. 旅順工科大学

日本對於我國東三省，既然採取經濟的侵略主義；對於實業人才，自然不得不廣為培養，以為貫徹其主義之準備，這是旅順工科學堂所由設立的原故。一九〇九年，關東督辦府民政長官白仁武氏，首倡創辦實業教育之議。五月十日，得日皇之允可，遂發布旅順工科學堂官制，着手籌備，六月中任命白仁武為堂長，又任命文部長實業學務局長莫野文二等四人為籌備員，至一九一〇年四月一日，籌備就緒，允許日本各府是中學校長推薦之學生一一九人入學。五月十日開課，由是日本在滿實業教之最高學府得以成立。校內共分機械，電氣，冶金三科，授以高等之學術技藝定四年為學業期滿。

該校當初是僅收容日本學生，而不收中國學生的。自一九一九年以來，根據什麼日日親善之假招牌，要想實行他們的文化籠絡主義，又收中國之學生，預科科年，畢業後升入本科一年級，茲將一九二四年該校之學生額列表

如次

科 別	日 生	中 國 徒 教 員	日 本 本 國 經 常 臨 時 費
機 械 科	一〇〇	七	
電 氣 科	四 科	八	五
探 礦 冶 金	八 五	一 二	三〇、七〇 五、五三

此外預科有我國學生一七人，總計日本學生二五六人，我國學士生有四人。經費共三十六萬九千二百十三元，較諸我奉全省教育經費，還多過呢。

後來到了一九二二年，他們看見對華文化政策，成效頗著；而中等以上的畢業生徒，亦日見增加，遂有建設大學之必要。於是關東廳決定自一九二三年四月，改工科學堂為工科大学，以養成最高之工養人才。當一九二二年八月，先招中國學生一級，作為預備科，一年期滿，然後升入預科。至一九二三年度起，將從前之工科學生，改為附屬專門部，畢業後永不續招，後此每四年招大學預科生，日本八〇人，我國四〇人，該校預科三年，本科三年，而我國人宜多一年之預備科，現有工科學生二〇〇餘人。大學預科一〇〇餘人，預備科學生二〇餘人。

2. 南滿醫科大學

近代一般學生，每以衛生事項設施之如何，來斷定國家的文野。故日本自侵入滿洲以來，對於醫事衛生等設施，不遺餘力。當一九一一年四月，滿鐵會社在奉天創設南滿醫學堂，以研究一般之醫學及滿洲特有的疾病，謀在滿僑民之健康為目的。校舍自一九一一年八月興工，至一九二〇年末告竣，規模異常宏大，本科四年，研究科一年，卒業後得稱南滿醫學士。據一九二一年之調查，本科學生，日本一二人，中國八〇人。教員專任者三〇人，兼任者一四人。經費每年三十萬元。

一九二二年八月，根據對華文化政策，改稱南滿醫科大學，養成最高之醫科人才，完成在滿之保健方法。其中學生，中日並收，惟以日人為最多，至於教授，亦多聘請日本各大學畢業之最優學者，以謀學業成績之高深。

3. 滿洲法政學院

大連滿洲法政學院，成立於一九二一年。內分政治經濟科法科二種。共有教員十四人，學生二百二十餘人。

附一：專門學校

1. 上海同文書院，天津同文學院

同文書院，乃日本政府設立。內有日本學生四百十七

名；

特開中國部，收集中國學生，現僅有中國學生六十五名，此為日本對於中國文化侵略最有力的機關。

2. 滿洲教育專門學校

滿洲教育專門學校，設於大連，該校與我國師範相仿，畢業後可在三省日人教育機關任事，分文理二科，有學生一百二十餘人。

3. 旅順師範學堂

旅順師範學堂，與我國師範學校同，畢業後在各公學堂任教職，一切費用，概由該校供給，現有學生二百十四人。

4. 中華女子工藝學校

中華女子工藝學校的校址，設在大連，與我國女子職業學校相同。

附二：滿洲教科書編輯部——該部附設大連商業學校內，乃編纂華人所使用之教科書的機關。

(五) 社會教育

日本對於社會教育，不論在南滿及他處，比之學校教育猶未十分發展。滿鐵會社在大連奉天設立圖書館，在沿線各主要地，設立簡易圖書館，共計二十二所，藏書二十

濟 案 特 刊

萬四千七百九十七册，一日平均閱書人二千五百六十五人，今列表如下：

(A) 圖書館，今將滿鐵圖書館圖書閱覽狀況，列表於下。

人員別(一九二〇年)	館內	館外	新聞雜誌	總計					
種別	館內	館外	新聞雜誌	總計					
每年人數	一九七〇	一六七〇	一四、一八二	三五五九二					
一日平均	五九	五〇	八四	二〇五					
職業別(一九二〇年)									
種別	社員	學生	官吏	會社	社員	實業	無職	其他	合計
館內	五三	八〇	四三	三七	一、三	一、四	四	一九七	
館外	一一	二二	二九	六	九	七	四〇	一六七	
計	七六	八、〇	四三	一三九	一、三	一、四	二四	二、四	
三、書籍別	九	一一	三七	六	九	四〇	一〇		
和漢書	館內	館外	洋書	館內	館外	文書	館內	館外	合計

閱覽册數 四、一九九 三、二七 九六六 七八 四、〇二〇
 一日平均 一、三四 九三 三〇 三二 一、三七八

(B) 圖書館並簡易圖館成績

圖書館名	藏書數	閱覽人數	一日平均
大連圖書館	一〇二六五九册	五八六四九人	一七八
北公園圖書館	一一四〇	六四五五二	二二三
電氣游園圖書館	三九七三	三五一三一	一二九
近江園圖書館	四〇八八	四六五四九	一五二
埠頭圖書館	七一五六	五四二六六	一八一
南沙河圖書館	二四七一	三一六四五	一〇三
沙河口圖書館	六七九九	三七三七九	一二二
奉天圖書館	二四六三二	四四〇二四	一三三
瓦房店圖書館	四〇五九	二七九八八	九〇
大石橋圖書館	四五九一	二〇三九〇	六五
營口圖書館	四七三五	一三六四八	四二
鞍山圖書館	七一八八	三三九二七	一一九
遼陽圖書館	五一五一	三〇八八七	九九
鐵嶺圖書館	五三一二	二七〇一九	八二
開原圖書館	三六七三	一九二九五	六一

四平街圖書館	三六四六	一二四一六	四〇
公主嶺圖書館	四八六二	一八〇四〇	五八
長春圖書館	六九四四	一五二〇五	四九
本溪湖圖書館	三七二一	一三三七七	四一
安東圖書館	五八一〇	七〇五七四	二二三
撫順圖書館	一一七一〇	一五六一二	五三
哈爾濱圖書館	七四七六	二二三五六	六九
北京圖書館	未詳		

除圖書館以外，在旅順又有博物館，考古館，紀念館，各一所，均為研究學術及考察滿蒙事業者所必需。博物館一年中閱覽人，約達六萬人，凡滿蒙風俗物產之實物或照片，搜羅異常豐富。考古館與我國歷史博物館相似，有我國及印度西藏等上古時代的古物，而為我國博物館所沒有的紀念館則陳列中日俄二次戰爭時候的紀念品，及戰爭情形或模型，這是日本人視為極大的光榮，乃我國所認為絕大的恥辱的。

(六) 宗教教育

日本在華關於宗教教育之設施，與其他帝國主義者比較起來，稍有遜色。日本在華——尤在東三省——的宗教教育

，以基督教所設者為多，基督教是有進取性的宗教，時至今日，已完全為帝國主義者利用的工具了。可是他們的宗教，因為他們常常施行小惠的緣故，可使一般愚民，遂受其迷惑而不悟，而於一般青年，却不能發生任何影響，於是又想出來開設了許多青年會和宣傳講所，來籠絡一般氣志薄弱的青年，藉此作為擴張教權的利器，今將幼兒學校及幼稚園，列表於下：

會名	所在地	創立年	信徒	教師	日曜學校	生徒
日本基督教會	長春	一九一五	八〇	一四	七	
又	奉天	一九一七	二〇〇	二九	七五〇	
又	大連	一九一六	三五〇	一〇	二〇〇	
又	撫順	一九二〇	一〇〇	一五	九〇	
又	旅順	一九一七	二〇〇	二		
又	安東	一九一七	九〇	一五	八〇	
基督教青年會	大連	一九一三	八〇〇	七		
救世軍事部	大連	一九一六	一三〇〇			
救世軍分隊	沙河口	一九一五	三〇			
日本基督教會講義所	鐵嶺	一九一六	三〇			

濟 案 特 刊

美以教會	大連	一九一九	七	二六	六〇
美加利派教會	鐵嶺	一九三三	六〇	一	
救世軍小隊	大連	一九〇九	一五〇	二八	一五〇
組合教會	奉天	一九二七	五〇	一四	六〇
又	大連	一九三三	一五三	一九	一六〇
朝鮮人教會	奉天	一九二〇	三〇	一	
聖公會	大連	一九二二	三〇	一三	四〇
東洋宣教會	撫順	一九二五	四〇	一三	六〇
組合教會講義所	鞍安	一九二六	四〇		
又	熊岳城	一九二九	五		
又	瓦房店	一九二九	三〇		
美以教會講義所	營口	一九二八	二五	一	
日本基督教會講義所	沙河口	一九二四	三〇	一八	
組合教會	遼陽		三		六〇
中華青年會	大連	一九二〇	二〇〇〇		
沙河青年會	大連	未詳			

(七) 宗教事業

自普通人眼光看起來，宗教以救濟精神為目的；而擴張殖民地，則包含侵略主義。二者，本如水火而不相容的

。其實，宗教和擴張殖民地，有絕大的關係。最近有一政治學者，論及擴張殖民地的步驟，他說：「近世帝國主義國家，欲注意某土地，嘗嘗利用傳教士，以為先趨，傳教士則持有本國的國旗，商賈則隨諸國旗之後，兩教相遇，必起衝突，既有交易，必有爭執，於是遂給武力干涉的實實；武力干涉之後，則繼之以武力佔據，佔據既久，則於不知不覺中，就變成他的殖民地了。」因此，帝國主義，便與宗教沉澱一起；由以救濟精神為目的的宗教，變成以文化侵略為目的底宗教了。所差者，日本人之布教於東三省各處的，至今力量尚微，僅在團結日本人的勢力與誘惑中國人而已，茲將在華宗教名稱，列表如左：

種 別	社寺教會數	布教者	信 徒
●神道教			
黑住教	三	四	九六二
大社教	三	四	一、六〇〇
御嶽教	三	二	四一八
神理教	三	二	八一
金光教	一五	一五	三、四五五
天理教	二五	四六	六、一四四

扶桑教			
其他	五一	三三	五四、一五四
●佛教			
真言宗	一九	二一	一〇、四三〇
淨土	二二	二七	八、二七三
臨濟	一二	一二	二、八一四
曹洞	二三	二五	五、八〇三
眞	三二	五三	二一、三二二
日蓮	一五	二一	三、四一〇
其他	六七	九九	四五、四八四
基督教	四六	五一	二、三二九
回教	五	七	七、二四二
道教	六六	七四	六八、八一三
其他	三	二	一五、三九八
廟宇	一五二		
合計	五六五	四九九	二五八、一三八

●滿洲及其附近日本人之基督教會

日本人以國家政制之關係，對於基督教之信徒，不若我國之廣，在滿洲所有各教會所，共約二四處，教師約二

一人，其他人員若干，信徒共三八九五人之譜。

(八)文化宣傳機關

所謂文化的宣傳機關，是指雜誌及新聞紙來講的。這種宣傳政府，完全秉承德國新聞政策的遺鉢，藉以迷惑耳目掩護鬼域的行爲。自從甲午以後，日人就有亡我的意思，新聞政策，是他們對華政策的大端。我們還記起二十四年前，日人首設順天時報於北京，盛京時報於奉天。報內之論評記事，對於我國，專以造謠笑罵助長內亂爲宗旨；對於日本亡國，則以誇張掩護推行政略爲宗旨。凡有利於我國的事實發生，則必運用種種筆調，爲破懷悲觀的批評；反過來說，有不利於日本的事實，則必婉曲措詞，日誅筆伐，使其人其地無存在的餘地。前清不必說，就以民國以來觀之，痛罵我國民黨；餞靡我革命的志氣；鼓吹南北分裂；侮辱先總理；擁護賣國賊；掩袒奉張軍閥；反對革新運動；種種罪惡，真不啻「罄南山之竹，書罪無窮；決東海之波，流惡難盡」了。日人又恐我國人不能盡讀其報紙，或我國報界有時揭破其陰謀，於是於民國建設之初，由日政府援助而設之東方通訊社，由日實業團建立之電通社專門供給新聞材料。俾我國矇矓記者，依他的新聞來做

經濟特刊

日清興信所日報	大連	一九二一	六五〇
滿鐵時報	鐵嶺		三三〇
大陸日日新聞	奉天	一九二二	三、九〇〇
滿洲重要物產	大連	一九二三	六八六
商況日報	大連	一九二三	一、八〇八
安東新報	安東	一九二三	三六〇
滿洲通信	奉天		一六二
長春商業時報	長春		一、五〇〇
大連經濟日報	大連		五〇
共同通信	奉天		
滿洲日報	奉天		
開原新報	開原		六七五
大連新聞	大連		四四七二
日本電報			七六
關東報			三、六五五
大連株式商品日報			三〇〇
長春實業新聞	長春		一、五〇〇
四洮時事新報	四平街		四二〇
滿洲寫真通信	大連		
大連週報			二、三五〇

名稱	創設年	週次	銷數
體育通信		週三次	五〇〇
タイムズ		一九一六月二次	一、〇〇〇
以上各報，尤以順天時報和上海日報勢力最大；而東方通訊社，電通社之傳播新聞，與發言權，又幾與英國的林字西報，美國的大陸報相等。			
報紙之外，尚有雜誌多種，宣傳日本在華一切設施，及研究滿蒙天然富源，以引起該國人民的注意為宗旨者居多數，其他如關於政治，及各種科學者，亦復不鮮，茲將雜誌名稱述如下：			
東北文化月刊			二〇〇〇
新文化雜誌			二二〇〇
支那問題			未詳
基督之福音	一九〇七月刊		五〇〇
滿洲教報	一九〇九		二、〇〇〇
海友			六〇六
汽車汽船滿鮮旅行案内			四〇五五
電氣月報	一九〇八		八五〇
大陸	一九一三		一、一〇〇

撫順	撫順	一九二二	一、〇〇〇
大陸工報	大連	一九一四	九五〇
滿鐵實業彙報	大連	一九一五	二、一〇〇
滿鐵讀書會雜誌	大連	一九一四	九、七三〇
東亞公論	奉天	一九一六	一、二〇〇
產鹽所宜教月報	大連	一九一七	八〇〇
營口商業會議所月報	營口	一九一八	四五〇
勸德會會報	大連	一九一九	一、五〇〇
滿洲タメタス	長春		一、二〇〇
支那風物研究會之「北京繁昌記」出版期及銷數，未詳			

以上所述，不過就予所知者言之；自然不免「掛一漏萬」之譏，閱者諸君，尙祈多多補充，俾明全豹，是作之作深盼的。

(九)我們怎樣對付日本文化的侵略？

前面既將文化侵略之意義，我國所受之影響，日本在華所採之教育政策，與其侵略的狀況，業已條分而縷陳之。稍有常識的國人，當可覺悟到我民族前途的危機。我們自己想一想，以堂堂獨立之邦，而須受他國人之教育，固不論其有無野心的存在，喪失民族的體面，喪失國家的成

信，已够恥辱了。我國自從海禁開通以後，我國家我民族所受外族的壓迫，除文化侵略而外，固然，還有政治侵略和經濟侵略的三大工具。不過我們要知道政治侵略的目的，在得我土地與主權，苟我國民心不死，是不愁土地和主權的不復；經濟侵略的目的，在得我們利益與金錢，如我國民心不死，也不愁利益和金銀不重返的。惟有受文化侵略之後，經帝國主義者長期訓練壓迫，使吾國民忘却一切固有之文化，終日洋服革履，痛道外國之善處，外人一來，則俯首聽命，任憑指揮，甘心爲奴，始至無可救藥的地步呵！日本帝國主義者採用亡人國滅人種的奴隸教育，迷我大學青年，迷我中學青年，創立女學，迷我清潔之姊妹，更創幼稚園，以迷我天真爛漫之兒童；設立報館圖書館等以迷惑一般民衆，諸如此類，若任其發展，必至將我國有爲之青年，全爲迷惑而中止，事之痛心，寧有過此？同胞呀！今日中國之青年男女，即將來導揚我國文化，發揮我民族的中堅分子，豈忍長此任帝國主義者所奴化的嗎？！所以我們居今日，不欲我國復興，不欲我民族復興則已，否則，便當起來反抗日本帝國主義者的文化侵略政策。反對之法，大略言之，不出二端；在接極方面，趕快發展我

說法取締日本在華文化機關。在消極方面，凡我國民，應有組織的一科退出日人所辦之文化機關，使其根本消滅而後已。說到這裏，還要盼望以打倒帝國主義自負的國民政府，應秉總理遺訓，把日人一切在華文化侵略機關，一一收回自辦，毋再任其自由發展，免得一般純潔有為的青年，一個個變成日本帝國主義的順民，這是作者所以禱祝於現政府者。

十，二一，一九二八 於北平交通大學

從濟案聯想到其他

韞 慈

△從軍備聯想到科學

△從外交聯想到內政

△世界和平問題

當我們撫摸着被人家打傷了的創痕，我們一定會想到人家打我們時的兇暴；不堪入耳的謾罵，窮兇極狠的拳脚，這自然要怨恨到我們的身體為何這樣軟弱！當時為何不攜帶了一支手槍！即使我們實在不行，為何旁觀的人也不來勸勸架說句公道話？這的確確是人情，不能算無故的怨尤吧？

濟案發生已經半年，而創痕如新，我們不惟沒聽說有解決的希望，簡直聽不到有交涉的消息，然而日本兵在濟南却何等兇暴！還要建造營房預備過冬，不但在濟南可以護僑，甚至東省易幟問題也可以干涉，似這等的侵略，似這等的不顧公理不顧公法，在稍微有點血氣稍微有點力量的國家，沒有第二種辦法，祇有以武力對待。可是話又說回來了，武力對待不要用兵嗎？不要用槍械子彈嗎？中國的兵怎樣，槍械子彈怎樣！所以從濟案不由的便想到了我國的軍備。

我國軍隊向來是只防家賊，甲午與日本一戰，平壤陸軍潰敗於先，勃海艦隊沉沒於後，忍辱含垢結下了馬關條約，其見侮於歐西列強，更不可勝數。民國以還，變本加厲，不但為軍閥私品用以排除異己，且與土匪勾結，串害商民，直到現在革命軍北伐完成，大部土匪軍隊，仍無善後辦法，革命軍的大部確是有勇武精神，紀律也好的多；但與外人相較，武器却相差太遠，戰鬥術防禦術也遠遠不如。民十五李景林守天津，只因有日人從中作祟，在楊村挖了一道戰壕，國民一軍便犧牲了無數鐵血，此次在濟南登端初起，日軍三砲使將我國無線電台火藥庫營房毀壞無

餘，熱血同志抵死守禦，但為砲火所迫，終不得不退出城外，歐戰以後，戰術日精，殺人利器，日新月異，我國不但無人能造，並且無錢可買，一旦與人作戰，又焉得不敗？與念及此，更何敢與人作戰？五三以來我國軍民死傷至七八千之多，無一人敢言備戰豈不以此？談及軍備，真堪痛苦！

但是事情不是簡單的，軍隊竄敗，其過又豈純在軍隊！第一餉項無着，供養不足，兵士總勇又豈能枵腹作戰？這總要歸咎到民窮財盡，無款可籌，但是商民的負擔，已經逾量，因而破產者，實在不少，從此又引到經濟問題了——消費，生產，分配，關稅——關係太繁，非一言所能盡，可是軍械因無錢買不到好的，但是為什麼不能自造呢？哼！自造！談何容易！無論無煤無鐵，但就科學不發達說，更有何人能造！可是談到科學人才，又要使人痛哭，本來我國學文學法律的人多，學科學的人少，一來是由於傳統的觀念，二來中國科學實在過於幼稚，稍為高深一點，便須到外國去學，到外國去學又那有這許多錢來供給呢？就算有錢供給果真到外國去留學幾年，得到真實學識可以獨當一面的有幾？就算得到真實學問可以獨當一面，但

到回的國來，無論你是長於天文地理物理化學礦學工程……只有請你屈尊當位教員教教外國文而已，這幾年因為內爭的關係，學製造槍械的人比較的可以找到事作，但也慚愧的很，只可作人副手，正教師還是要請外人，更談不到新發明了，咳！新發明又有什麼用處！反正中國軍隊是只打自己不打人的，這幾年果真若有新發明，恐怕人民的罪受的更大些吧！

濟案既是不能以武力解決，用外交來解決總是可以的吧！不過外交要有兩種條件：一，軍備的充實；二，手腕的靈敏；至於內政修明更是唯一的基礎。不然，弱國無外交一句話又何從說起？試展開世界史一看弱小國家有幾次在外交上得有勝利？我國軍備既如上述不足為用，現在外交當局的手腕又怎麼樣呢？這一層帶點專門的性質我們不懂，不敢妄測，不過就已經的事情看，我們不敢說壞，也實在不敢說好，寧案的解決便是證明，當中美第一次解決寧案時，國內各報的指摘，國人苟非十分健忘，總還記得一二吧，我們又知道外交的手腕，往往是聯此制彼，我國在巴黎和會華府會議的時際，現在當局也在其內，當時可曾有一於此？就算當局無此手腕，似乎也應集思廣益商酌

對待，五次中央全會對於濟案從無一字提起，又當何說？先總理在遺囑中告訴我們，欲達中國之自由平等，必須喚起民衆，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這似乎可以作我們的外交方針了，但試問外交當局對於此層，作到了幾分？現在更妙了，濟案發生已經半年，到現在反置諸不理，就算不能解決，也不當一字不提一字不問，這究竟算一種什麼政策！

那末回頭來再看內政，北伐成功，五院組織就緒，報紙傳來，人選亦都擬議妥當，似乎可以生氣虎虎了吧。但有許多人對於國府組織表示不滿，本來無一種政治組織是絕對的有利，我們也犯不着吹毛求疵，不過抬頭望當道衰衰諸公，爲我們素所領仰的固然也有，但何以仍容納了許多的昏庸老朽，何以舊日的腐化官僚也嶄然露其頭角？餘如內兄妻弟，聯翩而進，人情請託，依然如昔，不但爲人才主義計不當如此，爲以黨治國計更不當如此，將來如何建設，不得而知，目下濟案交涉，何以解決！

如上所述，我國科學幼稚，軍備不揚，內政未修，外交無力，我們對於日軍的殘暴的確是不能抵抗了，對於濟案似乎是無力解決了，不過濟案不只是中國一國問題，對

於世界和平似乎也有重大的關係，從前是以引起國際間的問題擾亂世界和平的是在巴爾幹半島，但自近年近東問題解決以後，各國的目光都轉注在遠東，中國遂成爲列強注意之標的。在昔中國於十九世紀之末運失沿海要港，名爲租借，實則割讓，當時各國互爭雄長，利害衝突，實是引起世界戰爭，幸美國於一八九九年發開放中國門戶之宣言，得各國贊許，戰禍始無形消戢，入二十世紀歐洲大戰以後，各國俱感到戰爭的痛苦，於是巴黎和會威爾遜首倡人道和平，接連成立國際聯盟爲國際糾紛之仲裁，華府會議於是又倡縮減海軍，最近開洛克又有軍縮會議，各國意向政策雖未盡同，要都竭力避免戰爭不爲戎首，以求國內外工商業之發達，以維持世界和平於一線，但是國際戰爭，決非無故而起，不由於威勢的爭雄，即由於利害的衝突，近年以來，美日兩國不是力爭太平洋海權嗎？你來一次海軍演習，我來一次海軍大操，進攻退守，心目中都有一定敵人，直不曾露骨的示威運動，於是美人常倡英美同種相衛，日人每欲聯絡俄法，世界和平的約束，便發生了無形的罅裂，將來打破這種罅裂的導線，人人推測必在中國，蓋日人因人口的過剩，擴充領土的野心，定要在中國擴張

勢力，美人却要維持遠東商業，反對任何一國在中國得去特殊利益；況且在中國有關係的國家很多，日本若多得一利益，各國勢力即無形受一分損失，所以各國決不願的本在中國得到若何利益，日本若此次對於中國的侵略政策不變，一意孤行，不顧一切，中國縱無力抵抗，恐其他各國也決不容許他如此猖獗。並非對於中國有意衛護，不過對於本國利益決不能不竭力維持，戰端一開，陷入的恐決不止一國，將來結局的惡劣，恐我們都意想不到，這與世界和平是何等危險！所以說濟案並不是小問題，不止是中國一國的問題，小點說關係中日兩國的國交，大點說直接涉及了世界和平，日本人若是聰明一點決不當肆行殘暴，各國若是稍為顧慮一下決不當任日人如此猖獗，中國人若是有一點血性也決不當任人欺侮，任人宰割。

當我們撫摸着被人打傷了的創痕自己怨恨的時候，第一我們總想醫好我們的傷痕，第二我們總想鍛鍊我們的身體，設使我們度量大些，不出報復的行爲，也決不願再受人家欺侮，現在濟案的創痕猶新，我們應當如何醫治，將來我們的鍛鍊更當從何着手，這些我們只有靠自己，他

人是絕對不可依賴，實行民生主義則人民樂業國富自增經濟光裕，科學自然發達，軍備自然充實，實行民權主義，我們的內政外交自然納入正軌，實行民族主義，自然得到世界各國同情在國際間也享受平等幸福，親愛的同胞們，聯合起來！爲求中國之自由平等我們應當奮鬥，即爲解決濟案，我們也應當奮鬥！

十，十七，北平交大。

濟案的背景和今後應付的方針

孫景濂

此次驚心悚日的濟南慘案，完全是日本帝國主義無理的侵略我領土，慘殺我民衆，已將他那猙獰的面孔顯露於我們民衆之前了；很顯明的給我民衆一個深刻的覺悟，憤恨；雖然日帝國主義者得了不少的利益，但我民衆却深一層的認識日本帝國主義的殘忍，暴橫，同時非即刻打倒不可。任何人都可以看見日本帝國主義者加緊的向中國革命勢力進攻，以維持他固有的勢力，所以他不惜死力的干法百計來破壞國民革命的成功。

國民革命的目的是要中國人民在國際上經濟上政治上的平等，我們爲要求中國之自由平等，必須剷除內部的封

建勢力和打倒外部的帝國主義。國民革命要棄掉了這兩個條件，根本就不是國民黨的意義了。因此國民革命就是帝國主義的惟一障礙，同時國民革命要掃除封建勢力，必須與帝國主義衝突。因為封建勢力——軍閥等——是帝國主義侵略的工具，帝國主義把工具失掉了無異乎一個人失掉了兩手兩足。北伐將成功的時候，日本帝國主義為要維持其爪牙，不得不直接的與國民軍起衝突了。

濟案的發生，完全是日本侵略的必然的現象，在經濟侵略發生障礙的時候必然以武力為後盾。國民革命現顯然是日本帝國主義的眼中釘，及到封建勢力殆肅清的時候，日本必然要出兵，所以這次濟南慘案終是免不了的。此次慘案完全是無人道的行爲，我們都是人類，我們都要想想，這非人道的行爲，我們是不是能忍受下去？世界的民衆們！我們有目共覩，誰能忍受這慘無人道的事情呢？！中國的同胞們！日本這樣慘殺我民衆，無理的侵略我領土，霸佔我城市，我們是不是忍受，忍受這無人道的行爲？在這不平情形之下的我們！應當，應當怎樣想法子來對付這慘無人道的濟案。

我們為要對付濟案的責任者——日本，最先須要知道濟

案發生的背景，可以然後依着背景去對付他。

(一)發生的背景

我們認清日本帝國主義他無時不在侵略我們中國，此次慘案的發生，決非單純的在軍事上，實是他侵略我們中國必然的條件。我們知道此次慘案完全是日本發端的，其實他為什麼要開此次慘案的端？為什麼要出兵山東？為什麼要盤據在濟案？為什麼要慘殺我同胞？名為護僑，是不是為護僑而出的兵？這些問題，我們不能不知道，要解答這些問題，我們非把他的背景找出來不可：

(1)自工業革命資本主義發達後，資本家就興起了；日本遂時也就革新了工業，於是本家就日多一日了。我們想信資本家的出發點，即是商品經濟，它唯一的條件，是獲得市場而進行商品的交換，以取得利益。資本主義發達了，即要求擴充市場，增加消費者的購買力，正因為日本資本主義發達到了商品過剩的時候，於是就不能不在經濟落後的國家，來實行他經濟的侵略。同時日本地少民衆，當然本地所出的原料，不足工業機器的需用，但因原料缺乏，商品餘剩的過程中，工廠資本家就發生危機，於是就不得不找到經濟落後的地大物博的中國來消售他的商品；

同時就把中國的原料取去，這樣就把中國的血液被他割奪了去，自然中國經濟案就受了莫大的影響。我們要認清，這就是致中國死命的惟一方法。

(2)日本在中國侵的方法，就是拿軍閥等作他的工具，而實行其經濟侵略以消售他餘的的貨品和取工業的原料；同時軍閥等賴着日本以苟延殘喘，在此情形之下，日本資本主義就大膽的在中國實行其侵略的政策而獲得中國經濟，政治上的利益。國民革命軍的使命，乃是肅清內部的封建勢力和打倒外部的帝國主義；於是日本帝國主義直接就與國民革命起了衝突。在此我們要認清此次的衝突完全是日本故意造成，正因為國民軍不利於他。痛快的說：國民軍北伐成功了，直接的可以致日本的死命。因為日本完全賴着中國而生存，就好比寄生虫似的，假如寄生虫失了寄生的對象，那末牠立刻就死掉。啊！我們中國所以不強盛，完全是因着生了寄生虫。在這個階段中，我們完全可說是內部的封建勢力還沒肅清！所以外部的帝國主義還寄生着，因此革命如要完成，非根本打倒帝國主義，恐怕再沒有第二個法子了！顯然日本帝國主義就是國民革命的障礙，革命軍就是帝國主義的眼中釘；國民革命為要完

成，就不得不肅清封建勢力的軍閥，不言而喻日本就直接的受了損傷，所以這次慘案是必不可免的。

(二)應付的方針

由以上的背景，就可故着他的背景而去應付他，致日本死命的，就只有抵制矮奴貨物和斷絕原料的運出；換句話說，就是我們終天家喊的「經濟絕交」四字，這四個字就可把他葬送到墓墳裏去。我們為要求這一步的達到，不可不用以下的方針：

(1)關於濟案的真相，和濟案關係我們個人及民族的重要，普遍的宣傳給民衆，使他們覺悟此次濟案的慘痛，同時使他們覺悟到除非我們結合起來，打成一團的去抵抗他，不能雪此奇辱大恥；並且還叫他們覺悟到能領導他們的，只有國民革命。那末不怕帝國主義的侵略，不怕軍閥的專橫，我們有信仰有組織就有力量，我們有力量還怕帝國主義侵略軍閥專橫嗎？所以要使中國國際上經濟上政治上的地位平等，必須先使民衆早先自決；為要使民衆早先自決，必須急速喚起民衆，然後中國才有希望，國民革命才能成功。

(2)我們向世界被壓迫民族作一律的工作來打倒帝國

主義，同時必須喚起他們，使他們認清了此次濟案是慘無人道的，不獨中國發生此等慘無人道的事情，恐怕我們世界上的被壓迫民族——殖民地和半殖民地——都要受此等慘忍的手段吧！所以我們快些聯合起來，幫住着我們打倒日本扶起在日本鐵蹄下的半殖民地——我們中國民族的生命。

(3) 經濟絕交，來澈底的抵制日貨，給日人絕交，不到一年，日本即不殺自退。

諸如上論，我們可以知道日本對中國有密切的關係了，並且日本完全仰賴着我們中國才能生存，像中國寄生虫似的；同時我們還可以了解日本對中國的經濟侵略，政治侵略；我們還可以認識日本對中國這樣的慘無人道的屠戮我們人民的生命了；進一步我們還可以認識：爲要救中國，必須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爲要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必須給他經濟絕交。

中國的民衆們！我們不要消極，不要彷徨，更不要畏懼！我們趕快團結起來，組織起來，聯合成一氣，一直的向日本帝國主義進攻。我們是中國的活人，我們是中國有血氣的人，我們應當努力去洗刷我們的奇恥大辱。我們不要看着慘案還沒有到我們身上，我們不要袖手旁觀的在迷

笑！這並不是我們山東一省人的恥辱，我們全國民衆的生命死關頭，都繫在這次慘案上。不但我山東人的生命在他的手心裏，就是全國的民衆們，那一個又不在他的手心裏呢？！

同胞們！同胞們！我們不要再酣睡了，我看炮火已接近了你的身邊了，還酣睡嗎？

過去的縱然過去了，將來的，我們當怎麼辦呢？同胞們！同胞們！你看那死去的靈魂呀！都在愁雲慘霧中等候着我們去替他們復仇雪恨哩！

同胞們！看見了沒有？那血淋淋的肉塊呀！那鱗傷着的屍身呀！那一切，那一切，看見了沒有？哭！

十，五。

爲濟南慘案敬告歐美列強的國民

黃少游

遙遙億萬里歐美列強的國民呀！你們知道世界上還有公理存在沒有？你們知道世界是強權的世界嗎？唉，我真不知道，在這世界和平聲浪高唱入雲的時候，還有這個國際惡魔，這個人類之以敵的日本軍閥，甘冒大不韙，步德

意志的後塵，得寸進尺的大肆其橫暴的侵略手段，破壞中國的統一，妨礙中國的國民革命。濟南慘案，殺死我外交官，及赤手空拳素愛和平之民衆，達萬餘人，財產損失略九千萬元。後又干涉東三省服從國府統治，暗中又援助直魯殘餘軍閥，在關內擾亂。不但影響中國國民生命財產重大的安全，而且把各外僑鬧得驚慌無狀，無所適從。歐美列強的國民啊！歐洲大戰不是爲德國不講公理侵破比利時的中立而起的嗎？而世界各協約國都不是擁護公理打倒強權而參加戰嗎？唉，歐美列強的國民啊！誰知這大戰後還有比德國更野蠻更不講公理的日本！牠藉口保護濟南二千一百九十六名的日僑，出兵五千餘名，故意挑釁，把我中國的人民土地蹂躪得不堪耳聞。查日本政府第一次出兵其公布之費用爲一百六十萬元；五月三日事件發生後，其二次公布費用，爲一千三百萬元，合共一千四百六十萬元。於此可以想見並證實日兵之來華並非爲保護二千一百九十六名的日僑，實則別有大作用在。歐美列強的國民啊，日本實在是野蠻，實在是與中國不共戴天之仇，實在是蔑視公理。她當歐戰緊急之時，你們列強無暇東顧，便提出最殘酷最無理的二十一條，要求把山東南滿洲內蒙古漢冶萍

公司全國沿岸港灣及島嶼礦產築路諸權，都斷送了給他。可憐那時的中國國民，只眼巴巴的望着你們出來主持公道，不幸巴黎和會被萬惡的日本要挾，（提出人種平等案）公理終不能伸張。你看她——日本可惡不可惡！歐美列強的國民啊！黃種之患就是日本！望你們同情中國，打倒日本。不然，嘿！你們恐怕也要遭她滅亡！請看她對於同文同種的中國都是這樣野蠻，虐待！

歐美列強的國民啊！中國國民革命是實行孫文主義，不但是求中國之自由平等，實是求世界大同，人類共存共榮，並不是狹義的國家主義，也不是殺人的空想的共產和無政府主義。乾脆說是爲全人類謀幸福謀和平唯一無二的主義。歐美列強的國民啊！你們想日本狼不狼狼子野心？她不但使中國永不能統一，而且要使世界永久戰爭，永久不能和平。你們看她混蛋不混蛋！一九一四年的世界大戰，該是如何的不人道，誰都要痛心疾首的。國際聯盟會，軍縮會議，及今年的非戰條約，都是要維持世界和平的表現。你看日本真是掛羊頭賣狗肉，一味想利用「和平」「親善」來兼併別的國家。歐美列強的國民啊！你們的幸福不要被日本媚倒了，她們的外交政策，是傳統的侵略政策。所謂

海洋派與大陸派這都是南進的侵略主義和北進的侵略主義。她們這次於屠殺濟南之餘，還把我們中國無線電臺搗毀，意圖掩盡天下人的耳目。唉，真是傷心！侵佔我領土，殺戮我同胞，毀壞我城池，還不讓我們呼籲，喚起世界的同情和人類的共鳴。反被她宣傳說是，我們中國人啟釁，并且她報告國際聯盟會說：（一）蔡公時外交官之被殺，日兵不知其地為交涉署，（二）十二小時哀的美敦書之限期，係出於司令官認為必要之處置，倘稍延長時間，全體便有全沒之虞。歐美列強的國民啊！日本人的心毒比蛇蝎還利害！我盼望你們主持正義擁護公理，站在人道的立場上來督促各本國政府，打倒強權，打倒萬惡的破壞中國國民革命及世界和平的日本帝國主義者！

關於濟南治安維持會

王賓孫女士

濟案！濟案！令人痛心疾首的濟南慘案！國人爲了濟案奔走呼號成立了不少的外交後援會，反日大會；可是一直到現在，依然還是一種懸案。唉！我們賢明的政府，究竟用什麼方法來解決？

我爲了濟案沒有解決的辦法，不免盡我個人的職責，

去尋求到底什麼是我們外交的障礙物。時時思索，刻刻調查，結果，只得到兩種原因：一則是蠻橫的日本帝國主義者包藏禍心，絕無解決的誠意；再者就是現在濟南的怪組織——濟南治安維持會的存在了。

所謂治安維持會，這個名目，說起來到很好聽；可是仔細考察他的內容，能不能名實相符呢？這却是個問題。試問治安維持會裏的組織，都是那一類的分子？誰能毅然決然的來答：「都是大公無私，不存絲毫野心純潔分子！愛國分子？」

我只知道：現在的濟南，是被一般反動的土豪，劣紳，官僚，政客，及失勢的軍閥等，據爲安樂窩，發財窟。他們這些惡魔，不顧一切的罪名，勾結各處的亡命客，竟組織自治政府（與治安會有無名義）。公然與那慘無人道的日本帝國主義者，訂立了賣國的密約。啊！是多麼危險呀！政府還不從速設法來解決濟案；恐怕要養癰遺患，一發而不可收拾了。

我不是故意來和濟治會取鬧，我也是個山東人！想想我們山東的小民，都在水深火熱之中，居然有人出來維持治安，實在感佩之不暇，那能再有反對的餘地？不過我想

這種掛羊頭賣狗肉，爲日本帝國主義者作傀儡的治安維持會，委實沒有成立的必要。我爲什麼要說這句話呢？只因痛心我們中國人的私心太重；往往口頭說的很好，怎奈臨時利令智昏何？假使沒有私心，那末，大家就來維持治安好了，又何必像狗搶骨頭般的來你爭我奪呢？

本來既然命名爲治安維持會，理該如何小心翼翼的站在民衆利益的立場上做些福國民的事情才對，但過去的成績如何？那不是替倭奴作傀儡；受日賊的指揮唆使，來魚肉自己的同胞？這種奴隸性的生活，還不是奇恥大辱？結果，反貽日本以口實，給他促成了宣傳的材料。日本最近的宣傳中說：「日本出兵山東，初衷即在保僑，並無侵佔領土的思想；不見山東的治安，還都是中國人來維持嗎？」哈哈！好個抽身滅罪藉口的材料！啊！濟治會！濟治會！何苦來呢？要不然，任他野獸般的日本人，無論怎樣的蠻橫殘酷，殺人放火也罷，姦淫虜掠也罷，我們倒看他鬧到什麼地步？世界上，人類中，當真就沒有一個主持公道的了麼？那時我們的政府，也自然有相當的對待方法。唉！現在怎麼樣呢？

濟治會！我們受賜不淺呀！日人在山東殘殺了我們同

胞，他還說是幫助濟治會來維持所謂治安。現在我們什麼也不要說，我只以十二分的熱誠來忠告濟治會，非濟治會——一般想拿山東作根據地的野心家；關於濟案，政府縱然一時不能圓滿的解決，我們有的是血，並有利刃，不惜與我們的仇敵同歸於盡，亦不惜與賣國賊同歸於盡。我相信我們的半個山東，決不能變成第二滿洲，作彼倭奴的半殖民地！

反日聲中之雜感與今後之希望

(周晉康)

噫！自我滿清末葉以來，因政治之不上軌道，人民之耽於嬉遊，安於逸樂，致外侮頻仍，勢不可遏，馬關五九之恥未雪。六一五卅之血未乾，而濟南之慘劇又追隨而起！彼藐視我中國之主權，輕忽世界國際公法，甘冒天下大不韙之蠻野橫行之日獸，性既難馴，陰謀預伏，槍殺我無辜之革命南軍，救國健兒。蹂躪我徒手之總理遺子，濟南民衆，戰委交涉員備嘗劊刑慘酷之刑，國府外部部長飽受驚虛意外之險，街衢屍滿，溝窟血流，慘目傷心，莫此爲甚！哀我同胞，無辜受戮！夫此而可忍！孰不可忍！以此我國

國文化事業，同時民憤彼帝國主義之殘忍侵略，感慕燕釜魚之可傷憂慮，遂風起雲湧，作反日之運動，爲倒日之宣傳，國中大小學校，男女學生，及各界人士，既停止三日之娛樂，又以如喪考妣之熱情；下半旗，纏黑紗，致哀國恥，他如罷課罷工，請願開會，露天宣傳等，組織之森密，紀律之規嚴，誠有不滅此朝食，不可遏止之慨，凡此種種情形；實可爲中國前途賀也。惟如是時，吾願諸同胞，尙須繼續努力，速作下列之圖：（一）繼續經濟絕交，不用日貨，（二）實行軍事教育於學校及各機關內。（三）努力宣傳「打倒萬惡之日本帝國主義之思想」於民衆，如此，既可打破外人數十年來譏我遠東病夫愛國熱情不逾五分鐘之陋習，又可假此睡獅猛醒之雄威餘烈，而拯覆巢之將倒，而挽百川而東之，而十年生聚，十年教訓，斯時而血染三島，而殲滅倭奴，而直搗黃龍府，痛灑一杯，以奠先烈，可立待矣。吾國民對此千鈞一髮之時，建國家於千秋之良機，而三致意焉可耳！ 十七，九，廿六，中大。

短劍

（一）福田強調的訓辭

飛劍

世界聞名的遠東唯一的祖傳屠戶國中義一門下的一個

最悍惡的劊子手福田彥助，於率領一批的野獸日軍由青島入濟南的時候，曾用強調的訓辭，激勵他的將士說：「凡我士兵，於奉令開火之後，必當盡力，殲我敵人，以保持我大日本帝國的威權！」

日本出兵的官樣文章，宣言的是「目的在保護日僑在魯的安全」，可是福田司令竟公然把國民革命軍看做敵人，且老早就準備着有計劃有組織的戰鬥屠殺的行爲。嗚呼！日本處心積慮侵略的陰謀，真可謂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了。

這樣，還飾詞宣傳說濟案是華兵及「暴民」有準備的虐殺日本人，欺人欺己，終不能如事實之雄辯！

（二）私爾忘公的北平市黨部

鳴鼓

北平市黨部，自開幕以來，於茲半載，假使站在他們小團體的立場上來看，他們工作之努力，成績之優美，的確比任何黨部高了許多；什麼送往迎來的拍馬屁呀，什麼營私舞弊的包辦登記呀，什麼濫用黨權的設法解散本會呀，什麼利用腐化惡化分子組織學聯會呀，什麼借各界濟案會的名義來尋娛樂呀，什麼侵吞公款以謀私利呀，如此如此，都是北平市黨部六個月間，所努力的工作。至於其他的工作——黨的工作，替民衆謀利益的工作——可說是除貼幾

條標語而外，絕無而儘有，那末，這種黨部，不是私爾忘公的是什麼？

(三) 嗚呼！不爭氣的日本兵日本國民

我對於號稱列強之一，東方最文明的大和民族大日本國民是非常欽佩的；他們那奮不顧身，為國家爭光的忠勇氣概，直使我五體投地！不料十月十六日的新聞報載着濟南日軍一日間之三暴行一條，內云：「有日軍步兵三人於十一日午前八點赴跑突泉，至盛昌小雜貨舖，購買煙嘴，言明價洋五角，日軍給洋兩角，携之即走，舖夥李玉豐懇其再給洋三角，該三日軍惱羞成怒，突以刺刀刺李，躲避不及，肚破腸出，李暈倒于地。日軍即去……十一日晨三點（即十日深夜）二大馬路緯四路，南洋兄弟公司，突聞扣門聲甚急。問之，則稱係日軍檢查。該公司人不敢抗違，即行開門。二便衣日人先入，繼之者，有日軍七八人。入內，即砸箱翻櫃，搜索槍彈；槍彈無有，則又要銀元……今日，聞已便衣二人捕去：一名高橋，一名中根，確係冒充檢查，希圖銀錢云……十一日午十二點，二馬路靜安里孫河家被搶，警察局當在館驛街某日人家，捕博士匪李樹貞，何功臣二名。訊之，供稱：槍械係由日人供給……

……」。不竟使我駭然，愕然！一個人在自己家裏，偷也好搶也好，究竟外人不知道。所謂「家醜不外揚」，到是不要緊的。如果出去做客人，也是這樣幹將起來，那就丟臉了！為保護僑民，防備搶劫而來到我們敵國——濟南——做客人（？）的文明兵，竟會幹起強盜的勾當來了！保護的文明兵，做了強盜，被保護的文明僑民，也做了強盜；我們敵國的小百姓，吃些小虧不要緊，可是東方最文明的榮譽，就此一筆勾消了！我們因為他們會勾土匪，供給土匪槍械；便當些，就給他們一塊兒算帳吧！可是日本國內的良善君子，給他們的不肖同胞誤累了。所以我嘆一聲：不爭氣日本兵，日本國民！

(四) 毋忘濟案

德齡

現在一般人們，對於空前未有的濟南慘案！是怎樣紀念牠呢？對牠又持何種態度呢？當此傷心的慘案傳來消息的時候，舉國憤慨，奔走呼號，如疾風暴雨，若錢塘怒潮；我們忠義的氣概，民族奮鬥的精神，誠足以泣鬼神而碎仇膽！但是現在呢？事過境遷，同胞們對於牠又是怎樣的看呢待？親愛的同胞們！我們對於這次「含痛入骨」的濟案絕不能輕輕的忘記了牠！我們的奮鬥，絕不是「虎頭蛇尾」和「五分鐘的熱度」就完了的！絕不能使帝國主義者在

一旁歡喜發笑，說吾們是散沙無力量的民族！吾們絕不是一時的熱氣和高興，作些無意識的舉動，而漸漸無形中消散了的！現在認清了吾們的敵人和吾們的出路，對於死者的友情，一定要盡心去做的！對於我們共同生死存亡的問題，一定要「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去奮鬥！我們看帝國主義者仍然是盤踞我們的土地；可憐數千萬的同胞，仍然在他們木屐蹂躪之下；他們的野蠻殘忍，仍然是如「燎原之火」「層出不窮」的發生，親愛的同胞們！吾們的飯可以不吃，水可以不喝，生命可以不要，但是濟案是萬萬不可一時一刻忘掉了的！願我們的同胞，犧牲了一切的一切，為濟案去打算！

(五) 經濟絕交

德齡

「經濟絕交」的口號，是人人知道的，也是人人深切明白的；但是人人在實際上，是否做到了沒有，却是一個疑問！我們要制帝國主義者的死命，刺痛了牠的麻木不仁，非採用「經濟絕交」的策略不可；想「經濟絕交」發生極大的動力，又非人人認真的實行不可！不然，我們雖天天萬唱「經濟絕交」的口號，亦不過使空氣稍如流動而已，同胞們，吾們細細研究一下，帝國主義者是天天要殺我們的，我們又何忍買他的劣貨，用牠的紙票，與牠在商業上往來；將

吾們的金錢，送給了牠，來殘殺我們呢？所以我們若是明知道是牠的劣貨，絕對不能買牠的；如果買了牠的，就如同你幫助帝國主義者，殺你的同胞，殺你自己一樣！天下豈有此理呢？親愛的同胞們，我們想打倒帝國主義，洗雪我們的不共戴天之仇，即要努力實行「經濟絕交」！

(六) 民衆不要太信任當局了！

刺激

五次會議以後，封建勢力一天一天的抬頭，革命的空氣一天天的淡薄下去，這是不可掩飾的事實。你看現在黨國要人的行動言論，有幾個是站在黨國立場上的。他們不妨在那兒天天念遺囑，談主義，而事實的證明，處處違反遺囑，違反總理遺訓，不過妓女似的，對遊客敷衍敷衍而已。所以我們民衆不要太胡塗了，我們切不可同那些妓女，再談戀愛了。民衆！民衆！你們是新國家的主人翁，新國家的建設，不是專靠幾個妓女式的當局！自然不是全稱的！所可能的。

(七) 異哉革命政府之處置濟南慘案也

昭長

濟案發生迄今數月矣，政府除去了黃郛，換了王正廷外，迄未聞有何具體辦法。王氏自就職以來，忽而京，忽而滬，直到近日，濟案交涉新聞始漸見於報張。夫濟南慘

濟案特刊

案，爲我國有史以來之奇恥大辱。日本當我國內亂未平之日，無故出兵；干涉我內政，慘殺我官吏，占據我國土，直視我爲朝鮮琉球之列！凡稍有血氣，莫不髮指。而王氏受任於濟案吃緊之際，負茲重任；反延宕其事，而先之以修約，無聊孰甚！而政府不之過問，一任其所爲，不亦異乎？

夫濟案之發生，日本之所以敢冒大不韙，出兵山東，阻撓我北伐，慘殺我官吏，占據我疆土，蹂躪我濟南者，有用意，有決心，有準備，有步驟，明眼人早知其爲挑釁矣。列強迄今尙未有出而主持公道者，乃帝國主義者狼狽爲奸之故，吾人又焉能望其援助耶？回溯歐戰之後，弱國每恃民之步而獲外交上之勝利。即如我國，五四運動，舉國若狂。帝國主義者，以戰勝之餘威，亦無可奈何於我國，此爲弱國民衆戰勝帝國主義者之鐵證。故總理於病危之際，猶惇惇以「喚起民衆」爲囑。而今政府，漠視民衆力量之偉大，冀以政客式之外交手腕，取得勝利之解決，豈非「緣木求魚」乎？且夫王正廷非三頭六臂，神通廣大之怪物；彼不過曾爲軍閥政府之外交總長耳。而政府不察，認爲萬能，欲賴之以雪此有史以來之奇恥大辱，不亦大可異乎？

今也，濟南交涉，毫無進展，勢將變成僵局，革命之政府，其將何以對我民衆耶？回思總理在日；領導民衆，以與帝國主義者抗，不稍畏避遷就；即爲號稱海王之英帝國主義者，亦尙不敢正視而有所顧忌。吾儕深借民衆力量之偉大，渴望仍有革命領袖，領導我民衆而訓練之，指導之，合四萬萬之血肉，挾三千四百四十四萬方里內之錢，以與帝國主義者決一死戰！

通訊

(一)

記者先生：前於友人處，得閱貴刊，誦讀再三，愛不釋手。此次濟南慘案，誠吾中華民族亘古以來未有之奇恥大辱。過去數年來倭奴之假中日親善主義，已現其猙獰之真形，其野心勃勃，亦由此可知之矣。諸先生辦此特刊，提醒國人，喚起民衆，其愛國思想，熱心毅力，實使遠適異國之人，感佩無既。仍望本此壯志，繼續努力以求貫徹，是則我國家之大幸也。

最近駐東京美國記者伏漢氏，發表一通信，謂日本此次在山東之軍事行動，業已證明爲一種耗廢的可慘的失策。此事早日了結，日軍早日撤退，乃於日帝國較有利益，

濟案特刊

除日政府當局外，智識階級中之大多數皆抱此見解。有一退職之前內閣大員告人云：「田中首相之所謂積極政策，自始即屬錯誤，現已食其果，吾人自投於山東時局之漩渦中，到底必有失無得」。此種論調，到處可聞。彼等皆料關於濟案之解決，田中內閣將遭許多困難。蓋與國民政府交涉，未必如田中內閣所想像之容易，在日政府界外之諸領袖，皆認從國民政府取得金錢的賠償之可能性殆絕少。彼等謂去年寧案尚未解決，今又添一濟案，日方雖欲得滿意迅速之解決，然瞻顧前途，殊乏光明。當濟案初起時，日人咸信濟南日僑為國軍所殺，羣情頗為激昂，但近來漸發生較清醒的第二觀念，就實際利害着想，已認濟案有一慘劇的錯誤，與西比利亞出兵及尼港事件同類云。專此奉達，順頌
撰安！

劉冠秀，九月十一日於日本長崎市夫掃川町56番地
(一一)

雄翔先生：此次濟案發生，舉國憤慨，而我星洲華僑，尤為悲憤填膺，誓滅此不共戴天之日賊。故自五月中旬以來，努力宣傳，踴躍募捐，援助祖國同胞，作有計劃的準備，以與倭奴決一死戰，而保持我中華民族的尊榮。雖

屢經星洲當局的非法干涉，然而我國僑胞之救國運動，絕不因而稍行停頓，誠以國難臨頭，義無反顧，我舌可去，我頭可斷，而我壯志却不可移也。頃於中國圖書館中，得讀 貴會所辦之濟案特刊，義正詞嚴，無任欽佩。（中略）此段為對記者個人過獎之辭，愧不敢當，故特略去。（中略）目下星洲華僑對日杯葛運動，頗為熱烈，所恨者，尚有多少漢奸，不顧大體，為遺憾耳。最近僑胞中有熱心份子，組織一救國團，專發探秘密買日貨之奸商，一經偵覺，即發函警告，以發五次信為額；若接到該團五次信，仍不悔悟者，則用激烈手段對待。團員約有百餘人，其中有本地殷商數人，經費異常充足。如有警戒奸商之工作，則用抽簽法行之。若因公被此地政府拘留，則照其人每月所得薪金多少照發，直至釋放為止，苟被遞解出境，則發給川資一千盾。故對日杯葛運動之進行，尚稱順利；而國貨之輸入，尤為暢銷。知關錦注，特此報告。燕北早寒，霜淒風厲，尚祈為國自愛，慎為珍攝。遙致
革命的敬禮！

孫淑敏寄自星加坡，十月一日

(一二)
敬啟者，濟案發生，舉國痛恨，凡有血氣，莫不欲得

濟案特刊

癡皮食肉而後快；而各處對於此案，多擱置不聞不問，好相弱肉，應爲強食。吁，真咄咄怪事！故熱心抱憤此案者，對於此中慘狀，及我國人應如何一致努力之辦法，均無所得。愈沉愈默，將外人已許我國人之五分鐘熱度，竟至消滅；含垢忍辱之能，較印度人尤甚。堂堂華胄，團結力固欣欣佩服！頃於友人處，借誦貴會出刊之第二期濟案特刊，敬悉貴會之熱心國事，無以復加，而覺我國人心之未行死盡，尚有一線生機存焉。刊中所囑凡我華人應須一致努力，以期圓滿達到復仇雪恥之一日；敵所開設此間，學生之熱心國事，固不乏人，然於濟案，因國人沉默，苦無所得。擬借貴會所出刊物，作爲普傳之資料。茲特遵照定章，奉上郵票五分，懇即賜給第二期特刊三份，第一期特刊二份，以便根據宣傳，俾莘莘學子，知奮鬥之目標，是則貴會同志之期望，抑即我武裝同志應有之努力也。此上

雄翔同志惠鑒 弟謝守謙，九月廿八日於

通州國民革命軍第四集團軍第三十六軍軍官講習所

編輯後

這一期的本刊，早就編好，本來打算在國慶紀念日出

版，來和革命狂歡節的全國民衆見面；可是因爲經費關係，直至現在才出版。承愛讀諸君，紛紛垂詢，真是抱歉得很。

本期裏面，有幾篇很值得注意的文章，讓讀者自己仔細地去欣賞，用不着我們來自畫自贊，自吹自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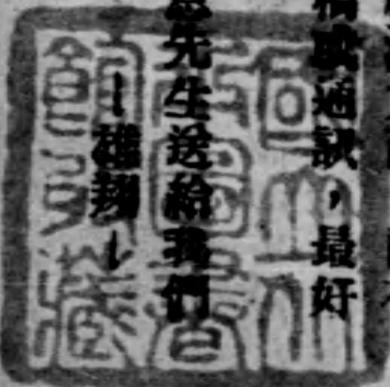
本刊出版，每期各印萬分，分送國內外，以廣宣傳。承海內外同胞惠函，幾如雪片飛來，這種熱烈的同情，我們感激得很。此後當仍秉着這種救國的素志，努力做去，以求貫徹我們的主張。

我們現已着手編輯下列的幾種書：（一）濟案痛史；（二）日本對華侵略狀況；（三）對日經濟絕交辦法；（四）反日運動等，大概不日即可付印，特此預告。

許什廉博士的「中日衝突的社會背景」一文，因文中圖表甚多，趕製不及，下期決行登出，請讀者原諒。

下期的本刊，定於本月底出版。現在經濟方面，已有把握，大約當不至再行延宕。讀者諸君賜稿或通訊，最好請早一點交來。

卷頭的幾幀濟案慘狀的照片，是江晴恩先生送給我們的，應該在這裏敬致我們的謝意。



徵稿簡章

- 一、投寄之稿，凡關於濟案之論評，研究，調查，翻譯，介紹，通訊等，均所歡迎。譯稿請附原文，否則請將原文題目，著者姓名，出版日期及地點，詳細敘明。
- 二、文體不拘，作者隨意，惟須繕寫清楚，並加新標點，如能依本刊行格繕寫者尤佳。
- 三、投寄之稿，本刊於必要時得酌量增刪，如投稿人不願他人增刪者，請預先聲明。
- 四、稿末請附通信處，發表時署名由作者自定。
- 五、來稿一經揭載，當酌量奉酬本刊。
- 六、本刊徵求關於濟案之照片，如蒙惠贈，或借製銅版，均所歡迎。
- 七、不登之稿，如附相當郵票，皆可退還。
- 八、來稿請寄北平篋羅倉十一號章雄翔先生收。

請看朝報副刊之一

經濟週刊

該刊係中華經濟研究會主辦刊物之一，內容豐富，記載翔實，舉凡關於國內外經濟情況與我國將來的新經濟政策及其理論等的文字，均極有精彩。霹靂社果夫君曾批評該刊為「揭破帝國主義者侵略中國野心的原動力」，確是的論。該刊係隨北平朝報副刊出版，如願以同性質之刊物交換者，極表歡迎。函件請交北平交通大學徐克君收轉可也。

民國十七年十月三十一日出版

第三期

版權	公開	歡迎	轉載
----	----	----	----

編輯者

北平學界濟案 宣傳委員會
外交後援會

出版者

北京大學第二院
北平學界濟案外交後援會

印刷者 京城印書局

黃昏的湖畔

章雄翔氏序

彩虹社叢書
余眠雪著

這是南方的一個新進的青年作家的創作集，裏面包含了五篇淒麗動人的小說。裝訂精美，內容豐富，定價每册三角五分。再版本已經由上海泰東書局印出了。

代售處 景山書社 文化學社 及各書坊
(附告)彩虹社叢刊「彩虹」出版了，定價五角

美麗的小說集

新聞學論著

廣東通信社駐平記者章雄翔氏，對於新聞學，素有所研究；現因感於喜斯道之初學者，苦無相當入門之書籍，故特廣集新聞界名人如邵飄萍、徐彬彬、戈公振、胡政之、徐寶璜、謝福生、吳貫因等之論著，編輯是書，都數十萬言，生有名記者彬彬先生序文，及編者之長序。現已付印，不日出版。

北平學術講演集

是書亦有章雄翔氏所編輯，彙集各著名學者，如梁任公、馬寅初、王世杰、陳大齊、鮑明鈞、陳垣、徐寶璜、周作人、吳貫因、張耀翔、瞿世英、等在北平之學術講稿。大部分皆為編者所速記，而經講者之訂正者。當此全國青年正鬧知識荒中，是書之出版，或能有所贊助焉。

新書出版預告

三民半月刊廣告

本社為發揚 中山學說之真義以期實現於社會起見發行三法半月刊創刊號及第四期均已出版茲將優待與普通定閱辦民開列於後

一凡屬民衆團體及教育機關定閱者均按九扣計算以資優待但以蓋有機關於學校之圖記者為憑

一私人定閱者每期一角二分半年一元三角全年二元四角（郵票在內）

一郵票代價不折不扣但以一角以下者為限

北平交通口京兆署三民學社啓

上海時報

有文學歷史價值之小說

古城返照記

凌霄漢閣主人擅文詞熟掌故久任上海時報特約撰著所有作品早已膾炙人口今應時報之請撰著小說「古城返照記」搜羅北平五百年來政治社會風土人情奇聞軼事以亦莊亦諧之筆寫可歌可泣之文其文字以包羅萬象，談諧，雋永之「劇體文」為主以新語體文，古文，駢文，詩歌，英法文，圖案文為輔，運用奇趣巧合，繪影繪聲，各極其妙，讀之如身臨其境，其九月二十一、二十八、三十一日所登文內有「調侃田鷄內閣」教訓矮老鼠兩段，涉筆成趣，借題發揮，天衣無縫，全書九萬言，逐日披露，須三年登完，插圖豐富多為珍貴影片時報印刷極精字體清楚排列整齊閱者逐日翦存將來裝訂可成巨帙，函閱主人在九月一日以後可聲請補寄特此啟白幸注意焉

上海浙江路時報館 北平西南園時報分館啓